

大唐西域記



大
唐
西
域
記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大唐西域記序

魏特字敬本訪書志補高麗國本原序

竊以穹儀方載之廣蘊識懷靈之異談天無以究其極括地詎足辯其原是知方志所未傳聲教所不暨者豈可勝道哉詳夫天竺之為國也其未尚矣聖賢以之疊軫仁義於焉成俗然事絕於曩代壤隔於中土山經莫之紀王會所不書博望鑿空徒真懷於印竹昆明道閉謬肆力於神池遂使瑞表恆星鬱玄妙於千載夢彰佩日秘神光於萬里暨於蔡愔訪道摩騰入洛經藏石室未盡龍宮之奧像畫涼臺寧極鷲峯之美自茲厥後時政多虞闡豎乘權潰東京而鼎峙母后成覺剪中朝而幅裂憲章泯於函雒烽燧警於關塞四郊因而多壘况茲邦之絕遠哉然而鈞奇之容希世間至煩存記注寧盡物土之宜徒採神經未極真如之旨有隨一統寔務恢疆尚且睠西海而咨嗟望東雒而杼軸揚旌玉門之表信亦多人利涉葱嶺之源蓋無足紀曷能指雪山而長驚望龍池而一息者哉良由德不被物威不及遠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闢寰宇而創帝圖掃攬搶而清天步功伴造化明等照臨人荷再生骨肉豺狼之吻家蒙錫壽遠魂鬼域之墟總異類於藁街掩遐荒於輿地苑十洲而池環海小五帝而鄙上皇法

魏特字敬本訪書志補高麗國本原序

師幼漸法門慨祇園之莫履長懷真運仰鹿野而翹心褰裳淨境實惟素蓄會高風之西偃屬候律之東歸以貞觀三年杖錫遵路資皇靈而抵殊俗冒重險其若夷假冥助而踐畏塗幾必危而已濟暄寒驟展轉方達言尋真相見不見於空有之開博考精微聞不聞於生滅之際廓羣疑於性海啟妙覺於迷津於是隱括衆經無片言而不盡傍稽聖迹無一物而不窺周流多載方始旋返十九年正月屆于長安所獲經論六百五十七部有詔譯焉親踐者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或事見於前典或名始於今代莫不餐和飲澤頓顙而知歸請更革音梯山而奉贐歡闕庭而相拊襲冠帶而成羣爾其物產風土之差習俗山川之異遠則稽之於國典近則詳之於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無勞握槩已詳油素名為大唐西域記一秩十二卷竊惟書事記言固已緝於徽婉瑣詞小道異有補於道闕祕書著作佐郎敬播序之云爾

大唐西域記序

高僧左僕射燕國公製



若夫至亮流照可露灑於大千金鏡揚輝葉
 風被於有截攸知示現三界專稱天下之尊
 先宅西乘式標域中之大是以慈日輪彰像
 化之跡東歸帝歇安瀾大章之步西陲有慈
 恩道場三藏法師譯玄奘俗姓陳氏其先頓
 川人也帝軒提蒙隆帝渚而開源大舜賓門
 基歷山而盛構三恪照於姬載一奇光於漢
 祀書奏而承朗月遊道而聚德星縱整駟騰
 塔風齊翼世濟之美贊為景曾法師籍處延
 王舍和降德結振源而荒茂道源浚而靈長
 奇闕之藏霞軒月舉聚沙之年爾董柱鏡伯
 乎成主藝彈瓊素九車敷警丘府文碑以夫
 早悟真假夙照慈懸鏡且登而延竹顧生注
 而采息而朱鏡紫纒誠有界之微細密車丹
 執寔出世之津途由是履落塵海言歸開蹕
 令兄長捷法師擇門之探齡者也擅龍象於
 身世擬鷲鷲於當年朝野抱其風猷中外羨
 其聲彩既而情深友愛通睦天倫法師服勤
 請益分陰履業業先上首擢秀擅林德契中
 庸騰芬廟室抗策平道包九部而吞雲鼓社
 玄津俯四章而小曾自茲徧遊談肆載移冰
 煥功既成矣能亦畢矣至於泰初日月燭耀

靈臺子雲擊阮發揮神府於是金之豐落竹
 杖駕而雲趨玉柄繞攝破霧市而波厲若會
 網翰之旨猶知拜瑟之微以馮觀之多聞沈
 慮升而獨遠返於輟轡之地先獲銀巖之務
 并給之知遠表活杯之異途途宗把為之語
 曰晉聞荀氏八龍今見陳門雙顯汝相多奇
 士誠哉此言法師自幼遊長遊刃玄籍名流
 先達那親交馳趨末忘本無爭捐實遂有而
 北異學是非紛亂永言於此良用德然或恐
 傳譯踳駁未能登究欲窮奇象之史前警龍
 宮之日以絕倫之德屈會昌之朝杖錫掛衣
 帶如遊境於是背玄灑而延望指悉山而矯
 迹川陸綿長備津艱險隨博望之非遠法
 顯之為高遊蹤之處單究方言鶴求幽蹟妙
 窮洋會於是詞發確黃飛更天竺文傳貝葉
 聿歸披旦 太宗文皇帝金輪業御發住居
 尊敷竹風微召見青蒲之上通脫通識前接
 黃屋之間 手詔網繆中使繼路備揚睿思
 乃製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言今上昔在
 春闈藏述聖記凡五百七十九言路玄妙之
 津盡掬揚之旨蓋非道快鐘林學光警岳堂
 能細降神藻以蒞時秀及 詔翻譯梵本凡
 六百五十七部其覽選方異俗絕塵殊風土
 著之宜人備之序正制所暨聲故所舉者大

唐西域記勅成一十二卷編錄其經表明
審立言不朽其在茲焉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德持香沙門 辯機 撰

三十四國

阿香尼國 屈支國

欽祿迦國 欽及以 示建國

新雨國 作 數 厥 捍國

罕通國 增利 懸那國 錫林建國

錫林買國 劫布 咀那國

屈霜 作 你加國 焉得國

捕喝國 伐地國

貨利習彌伽國 焉霜 去 那國

呷蜜國 示邪 衍那國

忽露摩國 恰 色 伊 漫國

曷和衍那國 曷沙國 更 謂 陀國

河吐羅國 拘送 更 謂 陀國

轉伽漫國 訶露 恣 泥健國

忽憐國 轉喝國

斡鉢陀國 胡是健國

咀利健國 揭職國

梵衍那國 迦畢試國

歷選皇歌遐亂帝錄危義出震之初軒藏主

衣之始所以司彼黎元所以壇畫分野暨乎
唐竟之受天運先格四表虞舟之網地高德
流九土自茲已降空傳書事之冊迷鬱前脩
徒聞記言之史皇若特逢有道運屬無為者
歐我大唐御極則天秉特運紀一六合而充
宅四三皇而照臨玄化清流祥風遐扇同軌
坤之覆載齊風雨之鼓潤與夫東夷人貢西
戎即叙創業垂統撥亂反正國以跨越前王
曩格先代同文共軌至治神功非載記無以
贊大猷非昭宣何以光盛業玄奘親隨隨至
舉其風土雖未能考方辨俗信已越五踰三
合生之崎成被軌澤能言之類莫不稱功越

自天府登詣天竺幽荒異俗絕域殊邦咸承
正朔俱霑聲教勢武功之績諷成口實美文
德之盛發為稱首詳觀載籍所未嘗聞極惟
圖謀誠無與二不有所叙何記化洽今據聞
見於是載述然則索訶世界 舊曰 華 世 界
此三十大千國土為一佛之化攝也今一日
月所照臨四天下者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

諸佛世尊皆此壹化現生現滅導聖導凡蘇
達盧山 唐言 妙 高 山 舊曰 須 弥 山 四寶合成在
大海中據金輪上日月之前迴薄諸天之所
遊合七山七海環峙環列山間海水具八功
德七金山外乃鹹海也海中可居者大略有

三

四洲者東毗提訶洲舊曰華蓋國又曰東勝神洲西瞿陀尼洲舊曰西瞿陀尼國又曰西瞿陀尼國北拘盧洲舊曰北拘盧國又曰北拘盧國南瞻部洲舊曰南瞻部洲又曰南瞻部洲

四天下銀輪王則政隔北拘盧銅輪王除北拘盧及西瞿陀尼鐵輪王則唯瞻部洲夫輪正者轉即火位隨福所感有大輪寶淨室來應咸有金銀銅鐵之異境乃四三二一之差因其先瑞即以爲号則瞻部洲之中地者何那婆谷多池也唐言無和池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矣金銀琉璃頗旛節其岸垂金沙彌漫清波皎鏡大地善薩以願力變化爲龍王於中得宅出清冷水給瞻部洲是以池東而銀牛口流出苑巨弁伽河口池西而銅馬口流出憍勝池一而入西而海口流出信度河舊曰信度河一而入西南而海口流出瑠璃馬口流出憍勝河舊曰憍勝河一而入西北海池北面頗旛師子口流出徙多河舊曰徙多河一而入東北海或曰得流地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爲中國之河源云

時無輪王應運瞻部洲地有四主季而象主則善濕宜表西寶主乃臨海盛齊北馬主寒助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致象主之國踞烈萬等特開異術服則攝中石祖首則中醫四

垂族顏邑居室宇寬闊寶主之卿無禮養重財顯短製左衽削髮長髡有城郭之居務殖貨之利馬主之俗天資積暴情忌殺戮龜隄穹廬鳥居逐牧人主之地風俗機慧仁義照明冠帶石衽車服有序安土重遷務資有類三主之俗東方爲上其居室則東闊其戶且日則東向以祥人主之地南面爲尊方俗殊風斯其大繁至於君臣上下之禮憲章文軌之儀人主之地無以加也清心釋累之訓出讓生死之教象主之國其理優矣斯皆等之經詰闡諸土俗傳聞今古詳考見聞然則佛興而方法流東國通譯奇能方言詭譎奇說利義失語謬則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貴無乖然矣

夫人有剛柔異性言者不同斯則擊風土之氣亦習俗之致也若其山川物產之異風俗性類之差別人主之地國史詳焉馬主之俗寶主之卿史諸備載可略言矣至於象主之國前古未詳或言也多暑濕或載俗好仁慈願存方志莫能詳舉豈道有行藏之致固世有推移之運矣是知候律以歸化飲澤而來寶越重險而疑玉門真方身而拜絳闕者蓋難得而言焉由是之故訪道遙遊請益之際存記風土異巖已求莫非胡俗羅戍人同貫

而羨饒群分書券封灌大率土著建城郭格
祖曰畜性重賦頗俗輕仁義嫁娶無禮尊卑
無次婦言是用男住居下死則焚骸喪期無
數務面截耳削髮裂裳屠殺群畜祀祭幽鬼
吉乃素服凶則皂衣同風類俗略舉條貫異
政殊制隨地別叙印度風俗語在後記出高
昌故地自道者殆曰阿耆尼國馬吉

阿耆尼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
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環山道險易守泉流
交帶引水為田土宜糜黍宿麥香麥蒲蜀梨
奈諸果氣序和陽風俗質直文字取則印度
微有增損服飾髡髮無中貨用金錢銀
錢小銅錢王其國人也勇而略好自稱伐國
無綱紀法不整肅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
人習字小乘教誡一切有部經教律儀既遵
印度諸習字者即其文而說之或行律儀衆
清動屬然食糴三淨滯於漸教矣從此西而
行二百餘里湖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
行七百餘里至屈屈若也支國焉曰

屈支國東西十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大都
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麥有穀給出蒲萄石榴
多梨奈桃李土產黃金銅鐵鉛錫氣序和風
俗質文字取則印度租有改變管絃伎樂特
善羯闐服飾飾髡髮巾帽貨用金銀錢小

銅錢王屈支權也智謀寡昧迫於強臣其俗
生子以木押頭欲其匾匾也伽藍百餘所僧
徒五千餘人習字小乘教誡一切有部經教
律儀取則印度其習讀者即本之矣尚拘漸
教食糴三海潔清耽觀人以功觀

國東境城北天祠前有火龍池諸龍易形交
合北馬遂生龍駒龍虎龍駝龍駒之方乃
馴駕所以北國多出善馬聞諸先志曰近代
有王号曰金季改教明察感龍駝素王欲終
波駝爾其耳因即潛德以至于今城中無并
取波池水龍變為人與詢師會生子號番走
及奔馬如是漸深人皆龍控臂力作威不恭
王分王乃引攝突厥教此城人少長俱發略

無雜頑城今荒無人煙新絕
荒城北四十餘里接山河隔一河水有二伽
藍同名照怛登而東西隨稱佛像莊飾殆越
人工僧徒清肅誠為動屬東昭佑肇佛堂中
有玉石面廣二尺餘色帶黃白欲如海路其
上有佛足履之迹長尺有八寸廣餘八寸矣
或有齊日照燭光明

大城西門外路左右各有五佛像高九十餘
尺於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處每歲秋分數
十日閩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
士庶損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

戒諸僧聲僧伽藍莊嚴佛像堂以珍寶飾之
 飾持戒諸聲與謂之行像勅以千數雲集會
 所常以月十五日歸日國王大臣謀議國事
 訪及高僧然後宣布會場西北渡河至阿耨
 理覓伽藍音阿耨庭宇顯敞佛像功飾僧徒肅
 穆精勤匪怠並是耆艾宿德博學高才遠方
 俊彥兼美至上國王大臣士庶豪碩四事供
 養久而彌敬聞諸先志曰昔此國先王崇敬
 三寶將欲遊方觀禮聖迹乃命母弟攝知留
 事其弟受命竊自剽勢防未暇也討之金函
 持以上王王曰斯何謂也對曰迴駕之日乃
 可開發即付紙事隨軍奉護王之還也果有
 稱禍者曰王命監國短亂中宮王聞震怒欲
 置嚴刑弟曰不敢逃責願聞金函王遂發而
 視之乃勅勢也曰斯何異物鈔何發明對曰
 王昔遊方分知留事覆有鏡稱判誓自明今
 果有微願幸照覽王深歎異情遂彌隆出入
 後庭無所禁礙王弟於後行過一夫權五百
 千欲事刑腐見而推念引類增懷我今形勢
 豈非宿業即以財寶贖此群牛以慈善力男
 形漸具以形具致遂不入宮王怪而問之乃
 陳其始末王以爲奇特也遂建伽藍式誑美
 迹傳芳後業從此西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
 至跋祿迦國音跋祿

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
 大都城周五六里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
 法則同屈支國語言少異細觀細褐隣國所
 重伽藍數十所佛徒十餘人習學小乘教說
 一切有部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
 山北則惡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谷積雪春
 夏含凍雖時消洋暑後結冰經途險阻寒風
 慘烈多暴龍難及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結
 衣持傘大聲叫徹有違犯丈褐日觀暴風當
 發飛沙雨石過者莫沒難以全生山行四百
 餘里至大清池音大清又謂熱海周千餘里東西長
 南北狹四面羣山泉流交湊色帶青黑味兼
 鹹苦洪濤浩汗驚及洄流龍魚雜處虛怪聞
 起所以往來行旅禱以祈福水族雖多莫敢
 漁捕
 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城周六
 七里諸國高胡雜居也土宜慶麥蒲芻林樹
 柿棘象序風寒人衣氈褐素葉已西數十孤
 城城皆立長羅不相粟命無皆俊厲寔厥自
 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各軍利人亦謂垂
 文字語言即隨稱矣宇源爾略本二十餘言
 轉而相出其流漫廣粗有書記堅詰其文遠
 相傳授師資無管服氈褐衣皮氈囊靴褊惠
 齊髮露頂或披布制縷絡頰形容偉大志

性僞怯風俗流說多行詭詐大孩貧求父子計利財多為貴吏賤無差雖富巨萬服食麋犂刀曰逐利者雜半矣

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餘里面而雪山三垂平陸水土沃潤林樹扶疎暮春之月雜華若錦泉池千所故以名華突厥可汗每來避暑中有群鹿多飾鈴鑲馴狎於人不甚驚走可汗愛貴下令群屬

散如殺害百誅無赦故此群鹿得終其壽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吐邏私城城周八九里諸國高胡雜居也土宜氣序大同素葉

南行十餘里有小孤城三百餘戶本中國人也昔為突厥所掠後遂鳩集同國共保此城於中宅居衣服去靴遂同突厥言辭儀範猶存本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至白水城城

周六七里土地所產風氣所宜逾勝吐邏私西南行二百餘里至忝御城城周五六里原濕澤收樹林蕭鬱從此南行四五十里至

及以亦亦建國亦亦建國

筑亦建國周十餘里地沃壤備稼穡草木鬱茂華果繁盛多葡萄亦所貴也城邑百數各別君長進止往來不相稟命雖則畫野區分

摠稱故亦建國從此西行二百餘里至指時

國唐言

指時國周十餘里西臨葉河東西與南北長土宜氣序同故亦建國城邑數十各別君長既無君主後屬突厥從此東南十餘里至

又數又數詳國師得國周四十餘里山周四境工地青波接梧滋盛多華果宜羊馬氣序風寒人性剛勇詔異諸國形貌醜弊自數十年無

大君長商蒙力競不相賓伏依川隸險書野分都從此西行十餘里至寧增利瑟那國

寧增利瑟那國周千四百五里東臨葉河葉河出惡嶺北原西北而流浩汗渾濁汨漉漂急土宜風俗同指時國自有王隋突厥從此

西北入大沙磧絕無水草途路彌漫境穢難測望大山尋遺骨以知所指以記經途行五百餘里至颯林建國

唐言唐言颯林建國周十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極險固多居人異方資貨多聚北國土地沃壤稼穡備植樹蕭鬱

琴果滋茂多出善馬機巧之伎特上諸國氣序和暢風俗猛烈凡諸胡國此為其中進止威儀近遠取則其王豪勇薄國奉命兵馬強盛多是指鴉鵝之人其性勇烈視死如歸

戰無前敵從此東南至颯林賀國唐言颯林賀國周四五百里豫川中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林建國從此北至劫布吐

那國 唐言

劫布咄那國周十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

土宜風俗同颶林建國從此國西行三百餘

里至屈 唐言 霜 擊 你 逃 國 唐言

屈霜徐迎國周十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長

土宜風俗同颶林建國從此國西二百餘里

至嗚得國 唐言

嗚得國周千餘里土宜風俗同颶林建國從

此國西四百餘里至捕喝國 唐言

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土宜

風俗同颶林建國從此國西四百餘里至伐

地國 唐言

伐地國周四百餘里土宜風俗同颶林建國

從此國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智彌伽國

貨利智彌伽國唯轉弱河兩岸東西二三十

里南北五百餘里土宜風俗同伐地國語言

方異從颶林建國西南行三百餘里至焉霜

焉霜那國周千四百五百里土宜風俗同颶林

建國從此國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

艱危危險能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

百餘里入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峻峻雖有

幾徑加之險阻兩傍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

扉又以鐵銅多有鐵鈴懸諸戶扇因其險固

遂以為各出鐵門至親貨邏國 唐言

地南北十餘里東西三十餘里東陀悉麻西

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轉弱大河中

境西流自數百年王族絕嗣曾蒙力執各擅

君長依川據險分為二十七國雖畫野區分

探役屬實厥羣岸既溫疫亦蒙冬末春初

霜雨相繼故此境已南溫波已北其國風土

並多溫疾而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安

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據其多而亦是

設教隨尚也其俗則志性恒怯容貌鄙陋粗

知信義不甚欺詐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

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撰讀自

左向石文記漸多逾廣寧利多衣觀少服褐

貨用金銀等錢獲異諸國頗轉弱河北下

流至咀蜜國咀蜜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

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西長南北

俱伽藍十餘所僧徒十餘人諸宰皆波 唐言

也又曰 唐言 又曰 唐言 及佛尊像多神

異有靈鑿東至赤那衍那國赤那衍那國東

西四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

餘里伽藍五所僧徒數少東至忽露摩國

忽露摩國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

都城周十餘里其王莫素突厥也伽藍二所

僧徒百餘人東至倫 唐言

倫漫國東西四百餘里而北百餘里國大城周十六七里其王美素突厥也伽藍二僧徒寡少西面臨縛多河至鞠和衍那國東西二百餘里而北三百餘里國大城周十餘里伽藍三所僧徒百餘人東至護沙國大鎮沙國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城周十六七里東至珂出覆國珂出覆國東西十餘里南北十餘里國大城周二十餘里東接忘嶺至拘健天陀國拘健陀國東西二十餘里南北二百餘里據大憲嶺中國大城周二十餘里西南隣縛多河而接尸棄尼國南渡縛多河至達摩志鐵帝國餘鐸劍那國注薄健國屈浪竿國天摩咀覆國鉢利易國北東懸摩國焉道天陰國阿利尼國皆健國自治國東面至渴志多國安咀邏縛國事在迴記治國西面至縛伽浪國縛伽浪國東西五十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國大城周十餘里南至託露悉浪健國天託露悉浪健國周十餘里國大城周十四五里西北至忽憐國忽憐國周八百餘里國大城周五六里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西至縛鳴國縛鳴國東西八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北臨縛多河國大城周二十餘里人皆謂之小

王舍城也其城雖因居人甚少土地所產物類尤多水陸諸華難以備舉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普皆習學小乘法教職外西南有納縛

僧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大雪山北作論諸師唯此伽藍美業不替其佛像則營以名珍堂宇乃飾之奇寶故諸國君長利之以攻劫此伽藍素有毗沙門天像靈鑿可恃真如守衛近突厥軍護可汗子肆業護可汗傾其郭落率其戎族奄襲伽藍欲圖珍寶去此不遠屯軍野次其在要見毗沙門天曰汝有何力敢壞伽藍因以是戰實微智智可汗驚惶便苦心痛遂告群屬所摩怛微馳請象信方伸懺謝未及送命已從殞沒伽藍內而佛堂中有佛深體量可斗餘雜色炫燿金石難名又有佛牙其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質光淨又有佛掃帚逆香單作也長餘二尺圓可七寸其把以雜寶飾之凡此三物每至六齊法俗咸會陳設供養至誠所感或放光明伽藍北有寧塔波高二百餘尺金剛塗塗象齋雨飾中有舍利時燭靈光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玉已來多歷年所遠方船湊高才頗聚證四果者難以詳舉故諸羅漢皆入涅槃示現神通象所知識乃有建

左諸軍塔波基址相隣數百餘矣雖證聖果
終無神變蓋亦千計不樹封記今僧徒百餘
人風夜匪懈凡聖難測大城西北五十餘里
至提謂城破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城中各
有一軍塔波高餘三丈昔者如來初證佛果
趣善提樹方詣克園時二長者過彼城先隨
其行路之資遂獻財寶世尊為說人天之福

最初得聞五戒十善也既聞法誨請所供養
如來遂授其髮爪等二長者指還本國請禮
敬之儀式如來以僧伽履舊曰僧履方疊布下
次下繫多羅僧次僧却地舊曰僧地又覆鉢堅

錫杖如是次第為軍塔波二人承命各還其
城擬儀聖旨式修業建斯則釋迦法中最初
軍塔波也城西七十餘里有軍塔波高餘二
丈昔迦葉波佛時之所建也從大城西南入
雪山阿至鏡林陀國鏡林陀國東西五六
里南北百餘里國大城周十餘里西南至
所寔健國故寔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十
餘里國大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出善馬
西北至咀利健國
咀利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五六十里國
大城周十餘里西接波剌斯國界從錫嗎
國南行百餘里至揭撒國
揭撒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

城周四五里土地疏確陵阜連屬少亭果
多販麥氣序寒烈風俗剛猛伽藍十餘所僧
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教誡一切有部東南
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峯巖危險風雲相繼盛
夏舍凍積雪彌谷踐履難涉山神鬼魅乘機
欺索群盜執行殺害為務行六百餘里出觀
貨邏國境至梵衍那國

梵衍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在
雪山中也人依山谷逐勢邑居國大都城據
崖跨谷長六七里北背高巖有宿麥少桑果
宜畜牧多羊馬氣序寒烈風俗剛猛多衣皮
褐亦其前宜文字風教貨幣之用同觀貨邏

國語言少異儀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隣國
上自三寶下至百神莫不稱讚竭心宗敬高
估往來者天神現徵祥示業變求福德伽藍
數十所僧徒數千人宗學小乘說出世師王
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
色晃耀寶飾瓔珞更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
建也伽藍東有鎗石釋迦佛立像高百餘尺
分身別鑄總合城立城東十二三里伽藍中
有佛入涅槃卧像長十餘尺其王每此設無
遮大會上自妻子下至闔府庫既傾覆以
身施辟官條佐乾僧剛鑽若此者以為所務
矣卧像伽藍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東

至小川澤泉池澄鏡林樹青蔥百僧伽藍中有佛齒及劫初時蘄寬齒長五寸餘廣或四寸復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高若迦特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一大阿羅漢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凡三賢聖遺物並以黃金鍍封又有高諾

迦縛婆九條僧伽藍衣絡赤色設話迦單及

之所續成也高諾迦縛婆者阿難弟子也在

先身中以設話迦單衣於解安居日持施眾

僧乘茲福力於五百身中陰生陰恒服此衣

以最後身從胎俱出身既漸長衣亦隨廣及

何羅之度出家也其交變為法服及受具戒

更變為九條僧伽藍綃發滅入邊際定發

智願力留此聚眾書釋迦道法法盡之後方

乃變壞今已少換信有微矣從此東行人重

山斷起黑廟至迦畢試國迦畢試國周四十

餘里北背雪山三重黑嶺闊大都城周十餘

里宜欽麥多果木出善馬鬣金香異方奇貨

多聚此國氣序風寒人性暴強言辭鄙野婦

媼雜亂文字大同視貨運圖習俗語言風致

頗異服用毛氍衣兼皮褐貨用金錢銀錢及

小銅錢規矩授探異於諸國王利利種也有

智略性勇烈威攝隣境統十餘國愛育百姓

敬崇三寶歲造丈八尺銀佛像兼設無遮大會周給貧窶惠施探奪伽藍百餘所僧徒六

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率增設僧伽藍崇高弘敞廣博嚴淨天祠數十所異道千餘人或露形或塗灰連給羈繫以為冠鬘

大城東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

國迦賦色迦王威被隣國化治遠方治兵廣

地至怒嶺東河西蕃雜異威威送質迦賦色迦

王既得質子指加禮命寒暑改館冬居印度

諸國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杖健馱邏國改質

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此伽藍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諸屋壁圖畫質子容貌服飾頗同

東夏其後得還大國心存故居難阻山川不

替供養故今僧衆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典

法會為詣質子前福樹善相繼不絕以至千

今伽藍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石足下坎地

藏寶質子之所藏也故其銘曰伽藍朽壞取

以修治近有遠王貪婪暴亂此伽藍多藏

珍寶驅逐僧徒方事發猛神王冠中鸚鵡鳥

像乃奮羽驚鳴地為震動王及軍人憐易愷

仆久而得起謝各以歸

伽藍北嶺上有數石室質子習定之處也其

中多藏雜寶其側有銘華又守衛有欲開發

取中寶者此藥又神變現異形或作師子或

作蹄地猛獸毒虫殊形震怒以欲無人敢得

政發石室西二三里大山嶺上有觀自在菩薩像有人至誠願見者菩薩從其像中出妙色身安慰行者大城東南三十餘里至曷邏怛邏僧伽藍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或至齋日時燭光明覆鉢勢上石隙間流出黑香油

靜夜中時聞音樂之聲聞諸先志曰昔此國之臣曷邏怛羅之所建也功既成已於夜夢中有人告曰汝所建立窣堵波未有舍利明且

且有獻上者宜從王請且入朝進請曰不量庸昧敢有願求王曰夫何所欲對曰今日有先獻者願垂恩賜王曰然曷邏怛邏佇立宮門瞻望前至俄有一人持舍利瓶大臣問曰

欲何獻上曰佛舍利大臣曰吾為公守宜先白王王曰曷邏怛邏恐王珍貴舍利追悔前恩疾往如盤登窣堵波至誠所感其石覆鉢自開安置舍利已而疾出尚拘衣襟王使逐之石已掩矣改其隙間流黑香油

城四十餘里至雷并主城多代利祠城凡地大度山崖崩墜因此城界無所動後

曾巖多伐刺祠城南三十餘里至阿路羅以及山崖崩墜峭峻谷杳冥其峯每歲增高數百尺與漕漕矩叱剛下同邪又邪四羅山鬚鬚

相望便即崩墜聞諸士俗曰初稱邪天神自遠而至欲止此山山神震恐猛蕩穀谷天神

曰不致相舍故此傾動少童實主當盡殺實吾今往漕漕矩叱剛邪四羅山每歲至我受國王大臣紀獻之時宜相屬望致阿路羅山增高既已尋即崩墜

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大雪山山頂有池詩而前時隨求果願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有阿羅漢嘗受此池龍王供養每至中食以神通刀并坐繩牀茂虛而往侍者涉彌密於繩牀之下舉履潛隱而阿羅漢時至便往至龍宮乃見沙彌龍王因請留食龍王以天甘露飯阿羅漢以人間味而饌沙弥阿羅漢飯食已訖便為龍王說諸法摩沙弥如常為師

滌器器有餘粒驗其香味即起惡願恨師忿龍願諸福力於今悉現前此龍令我自為王沙弥發是願時龍王已覺頭痛矣羅漢說法誨喻龍王謝谷貴躬沙彌懷忿未從謝謝既還如至誠發願福力所致是夜命終為大龍王威猛奮發遠來入池殺龍王居龍宮有其部屬怒其統分以宿願故興暴風雨摧拔樹木欲壞伽藍時迎臘色迎王怪而發問其阿羅漢具以白王王即為龍於雪山下立僧伽藍建窣堵波高百餘尺龍懷宿忿遂發風雨王以弘濟為心龍乘膜垂作暴僧伽藍窣堵波六壞七成迎臘色迎王取功不成欲填

龍池毀其君室即興兵象至雪山下時彼龍王深懷震懼變作老嫗羅門叩王象而諫曰大王宿種善本多禮勝因得為人王無思不服今日何故與龍交爭夫龍者畜也早下惡類然有大威不可力競象靈馭風踏虛履水非人力所制豈王心所怒哉王令舉國興兵與一龍鬪勝則王無伏遠之威敗則王有非敵之耻馬王計者宜可歸兵迎職色迎王未之從也龍即還池聲震雷動暴風拔木沙石如雨雲霧晦冥軍馬驚駭王乃歸命三寶請末伽護曰宿殖多福得為人王威攝強敵統轄邦洲今為龍畜所屈誠乃我之薄福也願詣福力於今現前即於兩眉起大煙焰龍還風靜霧卷雲開王令軍家人擔一石用填龍池龍王還作婆羅門重請王曰我是彼池龍王懼威歸命唯王慈悲赦其前過王以舍有覆養生室如何於我獨加惡害王若殺我我之與王俱墮惡道王有前命之罪我懷怨讎之心業報然善惡明矣王遂與龍胡設要契後更有犯必不相赦龍曰我以惡業受身為龍龍性猛惡不能自持順心或起畜忘所制王兮更立伽藍不敢擅毀每遣一人候望山嶺黑雲若起急擊捷推我聞其聲惡心當息其王於是更修伽藍建窣堵使望雲氣

於今不絕聞諸先志曰窣堵波中有如來骨肉舍利可一升餘神變之希難以詳述一時中窣堵波內忽有煙起少時間便出猛焰時人謂窣堵波已從火爐體仰良久火滅煙消乃見舍利如白珠瑤徇環表柱宛轉而上昇高雲際榮旋而下

王城西北大河南岸舊王伽藍內有釋迦菩薩弱齡齒長餘一寸其伽藍東南有一伽藍亦名舊王有如來頂骨一片面廣寸餘其色黃白髮孔分明又有如來雙髮色青紺螺旋石縈引長尺餘卷可半寸凡此三事每至六齋王及大臣歌舞供養頂骨伽藍西南有舊王妃伽藍中有金銅窣堵波高百餘尺聞諸士俗曰其窣堵波中有佛舍利升餘每月十五日其夜便放圓光燭耀靈盤默禪達曙其光漸斂入窣堵波

城西南有北羅漢浴山唐言山神作象形故曰象堅也昔如來在世象堅神奉請世尊及千二百大阿羅漢山巖有大磐石如來印之受神供養其後無憂王即磐石上起窣堵波高百餘尺今人謂之象堅窣堵波也亦云中如有來舍利可一升餘

象堅窣堵波北山巖下有一龍泉是如來受神飯已及阿羅漢於中漱口齋揚技因即植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德持寺沙門 辯機 撰

三國

濫波國 那揭羅曷國 健馱羅國

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紛紜舊去身毒或曰賢

且今從正音宜去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

殊方異俗遙舉摠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

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群生

輪迴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既

隱宵燭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明

苟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聖賢繼軌導

凡御物如月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印度

種姓族類群分而婆羅門特為清貴從其雅

稱傳以成俗無去經界之別摠謂婆羅門國

焉若其封疆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境周

九萬餘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

如半月畫野區分七十餘國時特暑熱地牙

泉濕北乃山阜隱軫丘陵馮鹵東則川野沃

潤疇壟膏腴南方草木榮茂西方土地磽确

斯大槩也可略言焉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

舊曰由旬又曰踰闍那 踰繕那者自古聖王
又曰由延皆訛也
一日軍行也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國
俗乃三十里聖教所載唯十六里窮微之數分

一踰繕那為八拘盧舍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為五百弓分一弓為四肘分一肘為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為七宿麥乃至風蟻障塵牛毛羊毛兔毫銅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為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拚拈即歸空故曰極微也若乃陰陽曆運日月次舍稱謂雖殊時候無異隨其星建以標月名時極短者謂剎那也百二十剎那為一呎剎那六十呎剎那為一臘縛三十臘縛為一牟呼粟多五牟呼粟多為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晝三居俗日夜分為八時晝四夜四分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有月小大故也黑前白後合為一月六月合為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摠此二行合為一歲又分一歲以為六時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時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漸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來聖教歲為三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時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

或為四時春夏秋冬也春三月謂制哩迦月吠舍佳月逝瑟吒月當此從正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夏三月謂頰沙茶月室羅伐拏月婆達羅鉢陀月當此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秋三月謂頰濕縛庫闍月迦刺底迦月未伽始羅月當此從七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冬三月謂報沙月磨祛月頗勒孛孛月當此從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故印度僧徒依佛聖教坐兩安居或前三月或後三月前三月當此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後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前代譯經律者或云坐夏或云坐臘斯皆邊裔殊俗不達中國正音或方言未融而傳譯有謬又推如來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日月皆有朱老語在後記

若夫邑里間闕方域廣峙街衢巷陌曲徑繁紆關闕當塗旗亭夾路屠釣倡優魁膾除糞旌厥宅居斥之邑外行里往來僻於路左至於宅居之制垣郭之作地既卑濕城多疊甃暨諸牆壁或編竹木室宇臺觀板屋平頭塗以石灰覆以輒擊諸異崇構製同中夏苦茅苫草或甃或板壁以石灰為飾地塗牛糞為淨時花散布斯其異也諸僧伽藍頗極奇製隅樓四起重閣三層椽栴棟梁奇形彫鏤戶

墮垣牆圖畫眾彩黎庶之居內侈外儉奧室
 中堂高廣有異層臺重閣形製不拘門闕東
 戶朝座東面至於坐止咸用繩牀王旂大人
 士庶豪右莊飾有殊規矩無異君王朝座於
 復高廣珠璣間錯謂師子牀敷以細氍毹以
 寶杙凡百庶僚隨其所好刻彫異類莖飾奇
 珍衣裳服玩無所裁製貴鮮白輕雜彩男則
 繞臂絡腕橫巾右袒女乃禮衣下垂通肩總
 覆頂為小髻餘髮垂下或有剪鬚別為詭俗
 首冠花鬘身佩纓絡其所服者謂僑奢耶衣
 及氈布等僑奢耶者野蠶絲也剪摩衣麻之
 類也類反也反釵羅衣織細羊毛也褐刺繡衣
 織野獸毛細粟可得絹績故以見玆而充服
 用其比印度風土寒烈短製褊衣頗同胡服
 外道服飾紛雜異製或衣孔雀羽尾或飾鬪
 體纓絡或無服露形或草板掩體或拔段斷
 髮或蓬頭堆髻裳衣無定赤白不恒沙門法
 服唯有三衣及僧却崎泥縛些反那三衣
 裁製部執不同或緣有寬狹或葉有小大僧
 却崎唐言掩腋舊曰覆左肩掩兩腋左開右
 合長裁過臂泥縛些唐言泥縛也既無帶
 攆其將服也集衣為攝束帶以條攝則諸部
 各異色乃黃赤不同刹帝利婆羅門清素若
 簡潔白儉約國王大巨服玩良異花璣寶冠

以為首飾環釧纓絡而作身佩其有富商大
 賈唯釧而已人多徒競少有所履滌其牙齒
 或赤或黑齊髻穿耳脩鼻大眼斯其貌也夫
 其潔清自守非僑其志凡有饌食必先盥洗
 殘宿不冉食器不傳凡木之器經用必棄金
 銀銅鐵每加摩瑩饌食既訖嚼楊枝而為淨
 澡漱未終無相執觸每有渡溺必事澡濯身
 塗諸香所謂栴檀鬻金也君王將趨鼓奏絃
 歌祭祀拜詞沐浴盥洗
 詳其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遇
 物合成隨事轉用流演枝派其源浸廣因地
 隨人微有改變語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印
 度特為詳正辭調和雅與天同音氣韻清亮
 為人軌則隣境異國習謬成訓竟欲澆俗莫
 守淳風至於記言書事各有司存史誥摠稱
 謂尼羅蔽茶唐言善惡具舉灾祥備著而開
 蒙誘進先遵十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
 論一曰聲明釋詁訓字詮目泳別二曰巧明
 伎術機關陰陽曆數三曰醫方明禁呪闢邪藥
 石針艾四謂因明考定正邪研覈真偽五曰
 內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其婆羅門學四吠
 陸論舊曰賦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
 享祭析構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
 曰術謂異能伎數禁呪盟方師必博究精微

貫窮玄奧示之大義導以微言提撕善誘廓
朽勵薄若乃識量通敏志懷逸邁則拘紲及
關業成後已年方三十志立學成既居祿位
先酬師德其有博古好雅肥遁居貞沉浮物
外逍遙事表寵辱不驚聲聞已遠君王雅尚
莫能屈迹然而國重聰叡俗貴高明褒贊既
隆禮命亦重故能強志為學志疲遊藝訪道
依仁不遠千里家雖豪富志均羈旅口腹之
資巡旬以濟有貴知道無恥匪時娛遊惰業
輸食靡衣既無令德又非時習恥辱俱至醜
聲載揚如來理教隨類得解去聖悠遠正法
醇醜任其見解之心俱獲聞知之悟部執峯
峙諱論波騰異學專門殊途同致十有八部
各擅鋒銳大小二乘居止區別有冥默思惟
經行住立定慧愆隔諠靜良殊隨其眾居各
制科防無云律論經紀凡是佛經講宜一部乃免
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資具三部差侍者祇承
四部給淨人役使五部則行乘象輿六部又導
從周衛道德既高雅命亦異時集講論考其
優劣彰別善惡黜陟幽明其有高權微言抑
揚妙理雅辭瞻美妙辯敏捷於是馭乘寶象
導從如林至乃義門虛闢辭鋒挫銳理寡而
辭繁義乖而言順遂即面塗藉墜身坐塵土
斥於曠野棄之溝壑旣旌淑慝亦表賢愚人智

樂道家勤志學出家歸俗從其所好罹各犯
律僧中科罰輕則眾命訶責次又眾不與語
重乃眾不共住不共住者斥擯不齒出一住
處措身無所羈旅艱辛或返初服
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羅門淨行
也守道居貞潔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種也
舊曰刹帝利也三曰吠舍舊曰利也四曰
刹利也賈也賈遷有無逐利遠近四曰戌陀羅
也舊曰首農人也肆力疇墾勤身稼穡凡茲四
姓清濁殊流婚娶通親飛伏異路內外宗枝
姻媾不雜婦人一嫁終無再離自餘雜姓寔
繁種族各隨類聚難以詳載
君王奕世唯刹帝利篡弒時起異姓稱尊國
之戰士驍雄畢選子父傳業遂窮兵衛居則
宮廬周衛征則奮旅前鋒凡有四兵步馬車
象象則被以堅甲牙施利距一將安乘授其
節度兩卒左右為之駕馭車乃駕以馱馬兵
帥居乘列卒周衛扶輪挾轂馬軍散禦遂北
奔命步軍輒捍敢勇充選負大楯執長戟或
持刀劍前奮行陣凡諸戎器莫不鋒銳所謂
矛盾弓矢刀劍鉞斧戈爰長稍輪索之屬皆
世習矣夫其俗也性雖猶急志甚貞質於財
無苟得於義有餘讓懼冥運之罪輕生事之
業詭譎不行盟誓為信政教尚質風俗猶和

凶悖群小時虧國憲謀危君上事迹彰明則常幽囹圄無所刑戮任其生死不齒人倫犯傷禮義悖逆忠孝則剝鼻截耳斷手削足或驅出國或放流爰自餘各犯輸財贖罪理獄占辭不加荆扑隨問款對據事平科拒違所犯恥過飾非欲宥情實事須察者凡有四條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沉之深流投其真偽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沉則無隱火乃燒鏡罪人跪上復使足蹈既還掌案又令舌舐虛無所損實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炎熾棒未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佞石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殺羊剖其右臂隨被認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剖碑中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蘇舉四條之例防百非之路

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慰問二俯首示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凡斯九等極唯一拜跪而讚德謂之盡敬遠則稽顙拜手近則舐足摩踵凡其致辭受命褰裳長跪尊賢受拜必有慰辭或摩其頂或拊其背善言誨導以示親厚出家沙門既受敬禮唯加善願無止跪拜隨所宗事多有旋繞或

唯一周或復三而宿心別請數則從欲凡遭疾病絕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老方乃餌藥之性類名種不同醫之工伎占候有異終沒臨喪哀號相泣裂裳拔髮拍額椎胸服制無聞喪期無數送終殯葬其儀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流殯散三曰野葬棄林餉獸國王殂落先立嗣君以主喪祭以定上下生立德号死無諱諡喪禍之家人莫就食殯葬之後復常無諱諸有送死以爲不潔成於郭外浴而後入至於年耆壽老死期將至題累沉痾生崖恐極狀離塵俗願棄人間輕鄙生死希遠世路於是親故知友奏樂餞會泛舟鼓棹濟苑伽河中流自溺謂得生天十有其一未盡鄙見出家僧衆制無號哭父母亡喪誦念酬恩追遠慎終寔資冥福

政教既寬機務亦簡戶不籍書人無徭課王田之內大分爲四一充國用祭祀裘盛二以封建輔佐宰臣三賞聰敏碩學高才四樹福田給諸異道所以賦歛輕薄徭稅儉省各安世業俱佃口分假種王田六稅其一商賈逐利來往貿遷津路關防輕稅後過國家營建不虛勞役據其成功酬之價直鎮戍征行宮廩宿衛量事招募懸賞待入宰牧輔臣庶官

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風壤既別地利亦殊花草菓木雜種異名所謂菴沒羅菓菴頭羅菓末杜迦果跋達羅菓劫比他果阿末羅菓鎮杜迦果烏曇跋羅菓茂遮果那利蘭羅菓般棧娑果凡厥此類難以備載見珍人出世者略舉言焉至於菓栗棹柿印度無聞梨奈桃李蒲萄等果迦濕弥羅國已來往往間植石榴甘橘諸國皆樹墾田農務稼穡耕耘播植隨時各從勞逸土宜所出稻麥尤多蔬菜則有薑芥苽瓠葷陀菜等葱蒜雖少散食亦希家有食者驅令出郭至於乳酪膏酥沙糖石蜜芥子油諸餅麩常所膳也魚羊麀鹿時薦肴載牛驢象馬豕犬狐狼師子猴獾凡此毛群例無味敢散者鄙恥眾所穢惡屏居郭外希迹人間若其酒醴之差滋味流別蒲萄甘蔗剎帝利飲也麴蘗醇醪吠奢等飲也沙門婆羅門飲蒲萄甘蔗漿非酒醴之謂也雜姓卑族無所流別然其資用之器功質有殊什物之具隨時無關雖金鏤斯用而炊甑莫知多器坏土少用赤銅食以一器眾味相調手指斟酌略無匕箸至於病患乃用銅匙

若其金銀鍮石白玉火珠風土所產亦復盈積珍奇雜寶異殊名出自海隅易以求貨然其貨用文還有無金錢銀錢貝珠小珠印

度之境壤界具舉風壤之差大略斯在同條共貫粗陳梗槩異政殊俗據國而叙

監波國周十餘里北背雪山三垂巽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自數百年王族絕嗣豪傑力競無大君長近始附屬迦畢試國宜粳稻多甘蔗林樹雖眾果實乃少氣序漸溫微霜無雲國俗豐樂人尚歌詠志性怯弱情懷詭詐更相欺誚未有推先體賴卑小動止輕躁多衣白氈所服鮮飾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並多習學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多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踰大嶺濟大河至那揭羅曷國北印度境那揭羅曷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五六十里山周四境懸隔危險國大都城二十餘里無大君長主令後屬迦畢試國豐穀稼多花果氣序溫暑風俗淳質猛銳驍雄輕財好學崇敬佛法少信異道伽藍雖多僧徒寡少諸窳堵波荒蕪圯壞天祠五所異道百餘人

城東三里有窳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編石特起刻彫奇製釋迦菩薩值然燈佛敷鹿皮衣布髮掩暎得受記處時經劫壞斯迹無泯或有齋日天雨眾花群黎心競式修供養其西伽藍少有僧徒次南小窳堵波是昔掩暎之地無憂王避大路遂僻建焉

城內有大窰塔破故基聞諸先志曰昔有佛齒高曠嚴麗今既無齒唯餘故基其側有窰塔波高三十餘尺彼俗相傳不知源起去從空下峙基於此既非人工寔爲靈瑞

城西南十餘里有窰塔波是如來在日中印度陵虛遊化降迹於此國人感慕建此靈基其東不遠有窰塔波是釋迦菩薩昔值然燈佛於此買花

城西南二十餘里至小石嶺有伽藍高堂重閣積石所成庭宇寂寥絕無僧侶中有窰塔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伽藍西南深澗峭絕瀑布飛流懸崖壁立東岸石壁

有大洞穴瞿波羅龍之所居也門徑狹小窟穴冥闇崖石津滴礮徑餘流昔有佛影煥若真容相好具足儼然如在近代已來人不徧觀縱有所見騁譎而已至誠祈請有冥感者乃暫明視尚不能久昔如來在卅之時此龍爲牧牛之士供王乳酪進奉失宜既獲譴責

心懷恚恨以金錢買花供養受記窰塔波願爲惡龍破國害王即趣石壁投身而死遂居此窟爲大龍王便欲出穴成卒惡願適起此心如來已鑒愍此國人爲龍所害運神通力自中印度至龍所龍見如來毒心遂止受不殺戒願護正法因請如來常居此窟諸聖弟

子恒受我供如來吉日吾將寂滅爲汝留影遣五羅漢常受汝供正法隱沒其事無替汝若毒心奮怒當觀吾留影以慈善故毒心當止此賢劫中當來卅尊亦悲愍汝皆留影像窟門外有二方石其一石上有如來足蹈之迹輪相微現光明時燭影窟左右多諸石室皆是如來諸聖弟子入定之處影窟西北隅有窰塔波是如來經行之處其側窰塔波有如來髮爪隣此不遠有窰塔波是如來顯暢真宗說蘊界之處所也影窟西有大盤石如來嘗於其上濯浣袈裟文影微現

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驪羅城周四五里堅峻嶮固花林池沼光鮮澄鏡城中居人淳質正信復有重閣畫棟丹楹第二閣中有七寶小窰塔波置如來頂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黃白盛以寶函置窰塔波中欲知善惡相者香末和塗以印頂骨隨其福感其文煥然又有七寶小窰塔波以貯如來觸髓骨狀若荷葉色同頂骨亦以寶函絨絡而置又有七寶小窰塔波貯如來眼睛睛大如奈光明清徹瞰映中外又以七寶函絨封而置如來僧伽袈裟裝細觀所作其色黃赤置寶函中歲月既遠微有損壞如來錫杖白鐵作鏗梅檀爲筭寶筒盛之近有國王聞此諸物並是

如來昔親服用恃其威力迫脅而歸既至本國置所居宮中曾未浹辰求之已失爰更尋訪已還本處斯五聖迹多有靈異迦畢試王令五淨行給侍香花觀禮之徒相繼不絕諸淨行等欲從虛寂以為財用人之所重權立科條以止誼雜其大略曰諸欲見如來頂骨者稅一金錢若取印者稅五金錢自餘節級以次科條科條雖重觀禮弥眾

重閣西北有窣堵波不甚高大而多靈怪人以指觸便即搖震連基傾動鈴鐸和鳴從此

東南山谷中行五百餘里至健馱邏國舊曰 謝說也此 印度境

謝說也此

健馱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東臨

信河國大都城号布路沙布邏周四十餘里

王族絕嗣役屬迦畢試國邑里空荒居人稀

少宮城一隅有千餘戶穀稼殷盛花果繁茂

多甘蔗出石蜜氣序溫暑略無霜雪人性恇

怯好習典藝多敬異道少信正法自古已來

印度之境作論諸師則不那羅延天無著菩薩

世親菩薩法救如意賜尊者等本生處也

僧伽藍千餘所摧殘荒廢蕪漫蕭條諸窣堵

波頗多頽圯天祠百數異道雜居

王城內東北有一故基昔佛鉢之寶臺也如

來涅槃之後鉢流此國經數百年式遵供養流

轉諸國在波刺斯城外東南八九里有卑鉢羅樹高百餘尺枝葉扶蘇蔭影蒙密過去四佛已坐其下今猶現有四佛坐像賢劫之中九百九十六佛皆當坐焉冥祇警衛靈鑿潛被釋迦如來於此樹下南面而坐告阿難曰我去世後當四百年有王命世号迦膩色迦此南不遠起窣堵波吾身所有骨肉舍利多

集此中

卑鉢羅樹南有窣堵波迦膩色迦王之所建

也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

君臨膺運統瞻部洲不信罪福輕毀佛法畋

遊草澤遇見白兔王親奔逐至此忽滅見有

牧牛小豎於林樹間作小窣堵波其高三尺

王曰汝何所為牧豎對曰昔釋迦佛聖智懸

記當有國王於此勝地建窣堵波吾身舍利

多聚其內大王聖德宿殖名符昔記神功勝

福允屬斯辰故我今者先相警發說此語已

忽然不現王聞是說喜慶增懷自負其名大

聖先記因發正信深敬佛法周小窣堵波處

建石窣堵波欲以功力弥覆其上隨其數量

恒出三尺若是增高踰四百尺基趾所恃周

一里半層基五級高一百五十尺方乃得覆

小窣堵波王用喜慶復於其上更起二十五

層金銅相輪即以如來舍利一斛而置其中

式修供養營建纔訖見小窳堵波在大基東南隅下傍出其半王心不平便即擲棄遂住窳堵波第二級下石基中半現復於本處更出小窳堵波王乃退而歎曰嗟夫人事易迷神功難掩靈聖所扶憤怒何及慙懼既已謝咎而歸其二窳堵波今猶現在有嬰疾病欲祈康愈者塗香散花至誠歸命多蒙瘳差大窳堵波東面石陸南鑿作二窳堵波一高三尺一高五尺規模形狀如大窳堵波又作兩軀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尺擬菩提樹下加跌坐像日光照燭金色是耀陰影漸移石文青紺聞諸耆舊日數百年前石基之隙有金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麥同類相從齧其石壁文若彫鏤廟以金沙作爲此像今猶現在大窳堵波石陸南面有畫佛像高一丈六尺自智已上分現兩身從智已下合爲一體聞諸先志曰初有貧士傭力自濟得一金錢願造佛像至窳堵波所謂畫工曰我今欲圖如來妙相有一金錢酬工尚少宿心憂負迫於貧乏時彼畫工鑿其至誠無去價直許爲成功復有一人事同前迹持一金錢求畫佛像畫工是時受二人錢求妙丹青共畫一像二人同日俱來禮敬畫工乃同指一像示彼二人而謂之曰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二人相

視若有所懷畫工心知其疑也謂二人曰何思慮之久乎凡所受物毫釐不虧斯言不謬像必神變言聲未靜像現靈異分身交影光相昭著二人悅服心信歡喜大窳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北面而立多有靈相數放光明時有人見像出夜行旋繞大窳堵波近有群賊欲入行盜像遂出迎賊賊驚怖退像歸本處住立如故群盜因此改過自新遊行邑里具告遠近

大窳堵波左右小窳堵波魚鱗百數佛像莊嚴務窮工思殊香異音特有聞聽靈仙聖賢或見旋繞此窳堵波者如來懸記七燒七立佛法方盡先賢記曰成壞已三初至此國適遭火災當見營構尚未成功大窳堵波西有故伽藍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重閣累樹層臺洞戶旌召高僧式昭景福然雖地毀尚曰奇工僧徒減少並學小乘自建伽藍異人間出諸作論師及證聖果清風尚扇至德無泯第三重閣有波栗濕縛音尊者室久已傾頓尚立旌表初尊者之爲梵志師也年垂八十捨家染衣城中少年便誚之曰愚夫朽老一何淺智夫出家者有二業焉一則習定二乃誦經而今耄耄無所進取盪迹清流徒知飽食時脇尊者聞諸譏議因謝時人而自誓曰

我若不通三藏理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
八解脫終不以脇而至於席自介之後唯日
不足經行宴坐住立思惟晝則研習理教夜
乃靜慮凝神綿歷三歲學通三藏斷三界欲
得三明智時人敬仰因号脇尊者焉

脇尊者室東有故房世親菩薩於此製契阿毗
達磨俱舍論人而敬之封以記焉

世親室南五十餘步第二重閣末教曷利他
如唐言論師於此製毗婆沙論論師以佛涅槃

之後一千年中利見也少好學有才辯聲聞
遐被法俗歸心時室遷伐悉底國毗訖羅摩
阿迭多王唐言威風遠洽使巨諸印度日以

五億金錢周給貧窶孤獨主藏臣懼國用乏
匱也乃諷諫曰大王威被殊俗澤及昆蟲請

增五億金錢以賑四方匱乏府庫既空更稅
有土重斂不已怨聲載揚則君上有周給之

恩臣下被不恭之責王曰聚有餘給不足非
苟為身侈靡國用逸如五億惠諸貧乏其後

改遊逐豕失蹤有尋知述者償一億金錢如
意論師一使人刺殺輒賜一億金錢其國史

臣依即書記王恥見高心常怏怏欲罪辱如
意論師乃招集異學德業高深者百人而下

今日欲收視聽遊諸真境異道紛雜歸心靡
措今考優劣專精遊奉泊乎集論重下今日

外道論師並英俊也沙門法眾宜善宗義勝

則崇敬佛法負則諱戮僧徒於是如意詰詰

外道九十九人已退飛矣下席一人視之篋

如也因而劇談論及火煙王與外道咸誼言

日如意論師辨義有失夫先煙而後及火此

事理之常也如意雖欲釋難難鑿鑿者恥見

眾屏齟斷其舌乃書誠告門人世親曰當援之

眾無競大義群迷之中無辯正論言畢而死

居未久超日王失國興王膺運表式英賢世

親善薩欲雪前恥來白王曰大王以聖德君

臨為舍識主命先師如意學窮玄奧前王宿

憾眾挫高名我承導誘欲復先怨其王知如

意哲人也美世親雅操焉乃召諸外道與如

意論者世親重述先旨外道謝屈而退

迦膩色迦王伽藍東北行五十餘里渡大河

至布色羯邏伐底城周十四五里居人殷盛

閭閻洞連城西門外有一天祠天像威嚴靈

異相繼城東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即

過去四佛說法之處先古聖賢自中印度降神

導物斯地寔多即伐蘇蜜阻羅唐言曰和須彌也

也論師於此製眾事分阿毗達磨論城北四

五里有故伽藍庭宇荒涼僧徒寡少然皆遵

習小乘法教即達磨阻羅多唐言法報也

論師此製雜阿毗達磨論伽藍側有窳堵波

高數百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彫木文石頗異人工是釋迦佛昔爲國王修菩薩行從衆生欲惠施不倦喪身若遺於此國土千生爲王卽斯勝地千生捨眼捨眼東不遠有二石窰堵波各高百餘尺右則梵王所立左乃天帝所建以妙珍寶而瑩飾之如來寂滅寶變爲石基雖傾陷尚曰崇高梵釋窰堵波西北行五十餘里有窰堵波是釋迦如來於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國俗祭以求嗣化鬼子母北行五十餘里有窰堵波是商莫迦菩薩

動明聖尋卽復蘇

商莫迦菩薩被害東南行二百餘里至跋虜

沙城城北有窰堵波是蘇達拏太子

父王大象施婆羅門蒙譴被擯顧謝國人旣

出郭門於此告別其側伽藍五十餘僧並小

乘學也昔伊濕伐邏

達磨明證論

跋虜沙城東門外有一伽藍僧徒五十餘人

並大乘學也有窰堵波無憂之所建立也昔

蘇達拏太子溺在彈多落迦山

羅門乞其男女於此鬻賣跋虜沙城東北二

十餘里至彈多落迦山嶺上有窰堵波無憂

王所建蘇達拏太子於此棲隱其側不遠有窰堵波太子於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羅門捶其男女流血塗地今諸草木猶帶絳色巖間石室太子及妃習定之處谷中林樹垂條若惟並是太子昔所遊止其側不遠有一石廬卽古仙人之所居也仙廬西北行百餘里越一小山至大山山南有伽藍僧徒甚少並學大乘其側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獨角仙人所居之處仙人爲姪女誘亂走失神通姪女乃駕其肩而還城邑

跋虜沙城東北五十餘里至崇山山有青石

大自在天婦像毗摩天女也聞諸士俗曰此

天像者自然有也靈異旣多祈禱亦衆卽度

諸國求福請願貴賤畢萃速近咸會其有願

見天神形者至誠無貳絕食七日或有得見

求願多遂山下有大自在天祠塗灰外道式

修祠祀毗摩羅天祠東南行百五十里至烏

鐸迦漢茶城周二十餘里南臨信度河居人

富樂寶貨盈積諸方珍異多集於此

烏鐸迦漢茶城西北行二十餘里至婆羅觀

遷邑是製聲明論波你尼仙本生處也遂古

之初文字繁廣時經劫壞世界空虛長壽諸

天降靈導俗由是之故文籍生焉自時厥後

其源泛濫梵王天帝作則隨時異道諸仙各

製文字人相祖述競習所傳學者虛切難用
 詳究人壽百歲之時有波你尼仙生知博物
 愍時澆薄欲削浮偽刪定繁猥遊方問道遇
 自在天遂伸述作之志自在天曰盛矣哉吾
 當祐汝仙人受教而退於是研精覃思摛
 群言作為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二言矣究
 極今古摠括文言封以進上王甚珍異下今
 國中普使傳習有誦通利賞千金錢所以師
 資傳授盛行當世故此邑中諸婆羅門碩學
 高才博物強識

婆羅觀邏邑中有宰堵波羅漢化波你尼仙
 後進之處如來去世垂五百年有大阿羅漢
 自迦濕弥羅國遊化至此乃見梵志捶訓稚
 童時阿羅漢謂梵志曰何若此兒梵志曰今
 學聲明業不時進阿羅漢適介而笑老梵志
 曰夫沙門者慈悲為情愍傷物類仁今所笑
 願聞其說阿羅漢曰談不容易恐致深疑汝
 頗當聞波你尼仙製聲明論垂訓於世乎婆
 羅門曰此邑之子後進仰德像設猶存阿羅
 漢曰今汝此子即是彼仙猶以強識詖習世
 典唯談異論不究真理神智唐捐流轉未息
 尚乘餘善為汝愛子然則世典文辭徒疲功
 績豈若如來聖教福智冥澁曩者南海之濱
 有一枯樹五百編蝠於中穴居有諸商侶止

此樹下時屬風寒人皆飢凍聚積糶蘇蘆火
 其下煙焰漸熾枯樹遂然時商侶中有一賈
 客夜分已後誦阿毗達磨藏彼諸編蝠雖為
 火困愛好法音忍而不出於此命終隨業受
 生俱得人身捨家修學乘聞法聲聰明利智
 並證聖果為世福田近迦膩色迦王與勝算
 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濕弥羅國作毗婆沙
 論斯並枯樹之中五百編蝠也余雖不肖是
 其一數斯則優劣良異飛伏懸殊仁今愛子
 可許出家出家功德言不能述時阿羅漢說
 此語已示神通事因忽不現婆羅門深生敬
 信歎羨久之具告隣里遂放其子出家修學
 因即迴信崇重三寶鄉人從化於今稱篤從
 烏鐸迦漢茶城北踰山涉川行六百餘里至
 烏仗那國唐言此昔輪王之苑園也舊曰烏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轉

疇壘上直波反下呂勇邊齋下音曳邊韻余
 反和反田疇也山端也
 也也反和
 市門也一斥不用也
 覆也樓相上音樓下音昌爾反
 南門闢反開也
 腐摩比云麻衣領鉢
 注反諸總反作
 腐摩比云麻衣領鉢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轉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德持寺沙門 辯機 撰

八國

烏仗那國

鉢露羅國

呾叉始羅國

僧訶補羅國

烏刺尸國

迦濕弥羅國

半笈收故

踐國

曷羅闌補羅國

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川澤連原

穀稼雖播地利不滋多蒲萄少甘蔗土產金

鐵宜鬱金香林樹箭鬱花果茂盛寒暑和暢

風雨順序人性怯懦俗情譎詭好學而不功

禁呪為藝業多衣白疊少有餘服語言雖異

大同印度文字禮儀頗相參預崇重佛法敬

信大乘夾蘇婆伐宰堵河舊有一千四百伽藍

多已荒蕪昔僧徒一万八千今漸減少並學

大乘寂定為業善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清

潔特開禁呪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密部

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眾

部天祠十有餘所異道雜居堅城四五其王

多治營揭釐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

昔揭釐城東四五里大窰堵波極多靈瑞是

佛在昔作忍辱仙於此為羯利王唐吉闍譯 舊六等刊

詔割截肢體

昔揭釐城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

阿波邏羅龍泉即蘇婆伐宰堵河之源也派流

西南春夏含凍昏夕飛雪雲霏五彩光流四

照此龍者迦葉波佛時生在人趣名曰跋祇

深闢呪術禁禦惡龍不令暴雨國人賴之以

蓄餘糧居人眾庶感恩懷德家稅斗穀以贖

遺焉既積歲時或有違課疏祇含怒願為毒

龍暴行風雨損傷苗稼命終之後為此池龍

泉流白水損傷地利釋迦如來大悲御世憇

此國人獨遭斯難降神至此欲化暴龍執金

剛神杵擊山崖龍王震懼乃出歸依聞佛說

法心淨信悟如來遂制勿損農稼龍曰凡有

所食賴收人田今蒙聖教恐難濟給願十二

歲一收糧儲如來含覆愍而許焉故今十二

年一遭白水之災

阿波邏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大磐

石上有如來足所履迹隨人福力量有短長

是如來仗此龍已留迹而去後人於上積石

為室遐迤相趨花香供養順流而下三十餘

里至如來濯衣石袈裟之文懦焉如鑲

昔揭釐城南四百餘里至醯羅山谷水西派

逆流東上雜花異果被澗綠崖峯巖危險谿

谷盤紆或聞誼語之聲或聞音樂之響方石

如榻宛若工成連延相屬接布崖谷是如來

在昔為開半頌舊曰得梵文略也或曰得梵

頌者唐言頌之法於此捨身命焉

普揭釐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伐那

王唐言一避敵棄國潛行至此遇貧婆羅門

方來乞食既失國位無以為施遂令羈縛擒

往敵王冀以賞財迴為惠施

摩訶伐那伽藍西北下三四十里至摩愉

丘唐言伽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其側大方石

上有如來足蹈之迹是佛昔蹈此石故拘胝

光明照摩訶伐那伽藍為諸人天說本生事

其窣堵波基下有石色帶黃白常有津膩是

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闍正法於此析骨書

寫經典

摩愉伽藍西六七十里至窣堵波無憂王之

所建也是如來昔修菩薩行号尸毗迦王唐

與舊曰尸為求佛果於此割身從鷹代鴿代

鴿西北二百餘里入珊尼羅闍川至薩衰殺

地唐言僧伽藍有窣堵波高八十餘尺是如

來昔為帝釋時遭飢歲疾流行醫療無功

道殣相屬帝釋悲愍思所救濟乃變其形為

大蟒身僵屍川谷空中徧告聞者感慶相率

奔赴隨割隨生療飢療疾其側不遠有蘇摩

大窣堵波是如來昔為帝釋時世疾疫愍諸

舍識自變其身為蘇摩地凡有噉食莫不康豫

珊尼羅闍川北石崖邊有窣堵波病者至求

多蒙除瘴如來在昔為孔雀王與其群而至

此熱渴所逼求水不獲孔雀王以蒙啄崖瀆

泉流注今遂為池飲沐愈疾石上猶有孔雀

趾迹

普揭釐城西南行六七十里大河東有窣堵

波高六十餘尺上軍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之

將寂滅告諸大眾我涅槃後烏仗那國上軍

王宜與舍利之分及諸王將欲均量上軍王

後來遂有輕鄙之議是時天人大眾重宣如

來顧命之言乃預同分持歸奉國式遵崇建

窣堵波側大河濱有大石狀如象昔上軍王

以大白象負舍利歸至於此地象忽躡仆因

而自斃遂變為石即於其側起窣堵波

普揭釐城西五十餘里渡大河至盧醯咀迦

唐言窣堵波高五十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昔如來修菩薩行為大國王号曰慈力於此

刺身血以飼五藥又曰夜

普揭釐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遏部多唐言石

窣堵波高四十餘尺在昔如來為諸人天說

法開導如來去後從地踊出黎庶崇敬香花

不替石窣堵波西渡大河三四十里至一精舍中

有阿躡盧枳低濕伐羅菩薩像唐言觀自在
語如上分文敷音即阿躡盧枳多譯曰觀世音
或觀世自在威靈潛被神迹
照明法侶相趨
 供養無替

觀自在菩薩像西北百五十里至藍勃盧
 山山嶺有龍池周三十餘里綠波浩汗清流
 皎鏡昔毗盧釋迦王前伐諸釋四人拒軍者
 宗親擯逐各事分飛其一釋種既出國都跋
 涉疲弊中路而止時有一鴈飛趨其前既以
 馴狎因即乘焉其鴈飛翔下此池側釋種虛
 遊遂適異國迷不知路假寐樹陰池龍少女
 遊覽水濱忽見釋種恐不得當也變為人形
 即而摩拊釋種驚寤因即謝曰羈旅羸人何
 見親附遂欵殷勤陵逼野合女曰父母有訓
 祇奉無違雖蒙惠顧未承高命釋種曰山谷
 杳冥尔家安在曰我此池之龍女也敬聞聖
 族流離逃難幸因遊覽敢慰勞弊命有燕私
 未聞來旨況乎積禍受此龍身人畜殊途非
 所聞也釋種曰一言見允宿心斯畢龍女曰
 敬聞命矣唯所去就釋種乃誓心曰凡我所有
 福德之力今此龍女舉體成人福力所感
 龍遂改形既得人身深自慶悅乃謝釋種曰
 我積殃運流轉惡趣幸蒙垂顧福力所加曠
 劫弊身一旦改變欲報此德糜軀未謝心願

陪遊事拘物讓願白父母然後備禮龍女還
 池白父母曰今者遊覽忽逢釋種福力所感
 變我為人情存好合敢陳事實龍王心欣人
 趣情重聖族遂從女請乃出池而謝釋種曰
 不遣非類降尊就卑願臨我室敢供灑掃釋
 種受龍王之請遂即其居於是龍宮之中親
 迎備禮燕尔樂會肆極歡娛釋種觀龍之形
 心常畏惡乃欲辭出龍王止曰幸無遠舍隣
 比宅居當令據壇土稱大号摠有目庶祚延
 長世釋種謝曰此言非冀龍王以寶劔置蓋
 中妙好白氎而覆其上謂釋種曰幸持此氎
 以獻國王王必親受遠人之貢可於此時害
 其王也因據其國不亦善乎釋種受龍指誨
 便往行獻烏父那王躬舉其氎釋種執其袂
 而刺之侍目衛兵誼亂階陞釋種麾劔告曰
 我所仗劔神龍見授以誅後伏以斬不自成
 懼神武推算大位於是公弊立政表賢恤患
 已而動大衆備法駕即龍官而報命迎龍女
 以還都龍女宿業未盡餘報猶在每至燕私
 首出九龍之頭釋種畏惡莫知畝計伺其寐
 也利刃斷之龍女驚寤曰斯非後嗣之利非
 徒我命有少損傷而汝子孫當苦頭痛故此
 國族常有斯患雖不連絲時一發動釋種既
 沒其子嗣位是為嗚咀羅犀那王

唐言

上軍王嗣位之後其母喪明如來伏阿波邏羅龍還也從空下其宮中上軍王適從遊獵如來因爲其母略說法要遇聖聞法遂得復明如來問曰汝子我之族也今何所在母曰且出畋遊今將返駕如來與諸大衆尋欲發引王母曰我惟福遇生育聖族如來悲愍又親降臨我子方還願少留待世尊曰斯人者我之族也可聞教而信悟非親誨以發心我其行矣還語之曰如來從此往拘尸城娑羅樹間當入涅槃宜取舍利自爲供養如來與諸大衆陵虛而去上軍王方遊獵遠見官中光明赫奕疑有火災罷獵而返乃見其母復明慶而問曰我去幾何有斯祥感能令慈母復明如昔母曰汝出之後如來至此間佛說法遂得復明如來從此至拘尸城娑羅樹間當入涅槃召汝速來分取舍利時王聞已悲號頓躄久而醒悟命駕馳赴至雙樹間佛已涅槃時諸國王輕其邊鄙寶重舍利不欲分與是時天人大衆重宣佛意諸王聞已遂先均授普揭釐城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繩索或牽鐵鏢棧道虛臨飛梁危構椽棧躡墜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即烏仗那國舊都也多出黃金及鬱金香達麗羅川中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菩

薩像金色晃煜靈鑿潛通高百餘尺末田底迦地流時也阿羅漢之所造也羅漢以神通力構引匠人升觀史多天舊曰兜率也又親觀妙相三返之後功乃畢焉自有此像法流東派從此東行踰嶺越谷逆上信度河飛梁棧道履危涉險經五百餘里至鉢露羅國此境鉢露羅國周四千餘里在大雪山間東西長南北狹多麥且出金銀資金之利國用富饒時唯寒烈人性曠暴薄於仁義無聞禮節形貌麤弊衣服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語異於諸國伽藍數百所僧徒數千人學無專習戒行多濫從此復還烏鐸迦漢茶城南渡信度河河廣三四里西南流澄清皎鏡汨急潭流毒龍惡獸窟其中若持寶寶奇花果種及佛舍利渡者船多飄沒渡河至咀又始羅國此印咀又始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酋豪力競王族絕嗣往者僂屬迦畢試國近又附庸迦濕弥羅國地稱沃壤稼穡殷盛泉流多花草茂氣序和暢風俗輕勇崇敬三寶伽藍雖多荒蕪已甚僧徒寡少並學大乘大城西北七十餘里有暨羅鉢咀邏龍王池周百餘步其水澄清雜色蓮花同榮異彩此龍者即昔迦葉波佛時壞暨羅鉢咀邏樹莖

勢也故今彼土請雨祈晴必與沙門共至池所彈指慰問隨願必果

龍池東南行三十餘里入兩山間有窳堵波

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是釋迦如來懸

記當來慈氏世尊出興之時自然有四大寶

藏即斯勝地當其一所聞諸先志曰或時地

震諸山皆動周藏百步無所傾搖諸有愚夫

妄加發掘地為震動人皆墮化傍有伽藍圯

損已甚又絕僧徒城北十二三里有窳堵波

無憂王建也或至齋日時放光明神花天樂

頗有見聞聞諸先志曰近有婦人身嬰惡癩

竊至窳堵波青躬禮懺見其庭宇有諸糞穢

掬除灑掃塗香散花更採青蓮重布其地惡

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蓮同馥斯勝

地也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大國王号戰

達羅鉢刺婆唐言志求菩提斷頭惠施若此

之捨凡歷千生

捨頭窳堵波側有僧伽藍庭宇荒涼僧徒減

少昔經部拘摩羅邏多唐言論師於此製述

諸論城外東南南山之陰有窳堵波高百餘

尺是無憂王太子拘浪拏為繼母所誣抉目

之處無憂王所建也盲人祈請多有復明此

太子正后生也儀貌妍雅慈仁夙著正后終

引責退身謝罪繼母見違弥增忿怒俄王開

隙從容言曰夫坦义始羅國之要領非親子

弟其可寄乎今者太子仁孝著聞親賢之故

物議斯在王惑聞說雅悅茲謀即命太子而

誠之曰吾承餘緒垂統繼業唯恐失墜忝負

先王坦义始羅國之襟帶吾今命作鎮彼

國國事殷重人情詭雜無妄去就有虧基緒

凡有召命驗吾齒印印在吾口其有謬乎於

是太子銜命來鎮歲月雖淹繼室弥怒詐發

制書紫泥封記候王眠睡竊齒為印馳使而

往賜以責書輔臣跪讀相願失昏太子問曰

何所悲乎曰大王有命書責太子技去兩目

逐棄山谷任其夫妻隨時生死雖有此命尚

未可依今宜重請面縛待罪太子曰父而賜

死其敢辭乎齒印為封誠無謬矣命旃荼羅

技去其眼眼既失明乞丐自濟流離展轉王

父都城其妻告曰此是王城嗟乎飢寒良苦

昔為王子今作乞人願得聞知重伸先責

於是謀計入王內殿於夜後分位對清風長

嘯悲吟篳篥鼓和王在高樓聞其雅唱辭甚

恐悲恠而問曰篳篥歌聲似是吾子今以何

故而來此乎即問內殿誰為歌嘯遂將盲人

而來對言王見太子銜悲問曰誰害汝身遭此禍墮愛子喪明猶不覺知凡百黎元如何

究察天乎天乎何德之衰太子悲泣謝而對

曰誠以不孝負責於天某年月月忽奉慈旨

無由致辭不敢逃責其王心知繼室爲不軌

也無所究察便加刑辟時菩提樹伽藍有瞿

沙唐書大阿羅漢者四辯無礙三明具足王

將盲子陳告其事唯願慈悲令得復明時彼

羅漢受王請已卽於是日宣令國人吾於後

日欲說妙理人持一器來此聽法以承位淚

也於是遠近相趨士女雲集是時阿羅漢說

十二因緣凡厥聞法莫不悲哽以所持器承

其淚泣說法旣已摠收衆淚置之金盤而自

誓曰凡吾所說諸佛至理理若不真說有紕

繆斯則已矣如其不介願以眾淚洗彼盲眼

眼得復明明視如昔發是語訖持淚洗眼眼

遂復明王乃責彼輔目詰諸僚佐或黜或放

或遷或死諸豪世俗移居雪山東北沙磧之

中從此東南越諸山谷行七百餘里至僧訶

補羅國此印

僧訶補羅國周三千五百里西臨信度何

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依山據嶺堅峻險固農

務少功地利多獲氣序寒人性猛俗尚驍勇

又多譎詐國無君長王位役屬迦憐弥羅國

城南不遠有窳堵伽藍王之所建也莊飾

有虧靈異相繼傍有伽藍空無僧侶

城東南四五十里至石窳堵伽藍無憂王建也

高二百餘尺他詔十數映帶左右彫石爲岸

珠玑異類激水清流汨隱漂沓龍魚水族窟

穴清流四色蓮花弥漫清潭百果具繁同祭

異色林沼文讖誠可遊玩傍有伽藍久絕僧侶

窳堵伽藍此印不遠有白衣外道本師悟所未理

初說法趣今有封記傍建天祠其徒苦行晝

夜精勤不遑寧息本師所說之法多竊佛經

之義隨類設法擬則軌儀大者謂苾芻小者

稱沙弥威儀律行頗同僧法唯留少駭加之

露形或有所服白色爲異據斯流別稍用區

分其天師像竊類如來衣服爲差相好無異

從此復還咀又始羅國北界渡信度何東南

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昔摩訶薩埵王子於

此投身飼餓鳥餓徒其南百四五十步有石

窳堵伽藍摩訶薩埵餓獸之無力也行至此

地乾竹自刺以血噉之於是乎獸乃斃焉其

中地土洎諸草木微帶綠色猶血滌也人履

其地若負芒刺無云疑信莫不悲愴捨身此

有石窳堵伽藍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彫刻奇製時燭神光小窳堵伽藍及諸石龕動

以百數周此埜域其有疾病旋繞多愈石窳

堵伽藍東有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從

此東行五十餘里至孤山中有伽藍僧徒二

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花果繁茂泉池澄鏡傍有窄堵波高二百餘尺是如來在昔於此化惡藥又令不食肉從此東南山行五百餘

里至烏刺尸國

北印

烏刺尸國周二千餘里山阜連接田疇隘狹

國大都城周七八里無大君長殺屬迦濕弥

羅國宜稼穡少花果氣序溫和微有霜雪俗

無禮義人性剛猛多行詭詐不信佛法大城

西南四五里有窄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

所建也傍有伽藍僧徒寡少並皆習學大乘

法教從此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里

至迦濕弥羅國

北印

迦濕弥羅國周七千餘里四境負山山極峭

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自古隣敵無能攻伐

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南北十二三里東西四

五里宜稼穡多花果出龍種馬及鬱金香火

珠藥草氣序寒動多雪少風服毛褐衣白氎

土俗輕標人性怯懦國為龍護遂雄隣境容

狹所美情性詭詐好學多間邪正兼信伽藍

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有四窄堵波並無憂

王建也各有如來舍利升鉢

國志曰國地本龍池也昔佛世尊自鳥仗那

國降惡神已欲運中國未定當此同上告阿

難曰戒淫繫之後有末田窟迦門羅漢當於

此地建國安人弘揚佛法為末寂滅之後芽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窟迦羅漢者得六神通具八解脫圓備慧心自慶悅便來至此於大山巖窟坐林中現大神變龍見深信請

資所無阿羅漢曰願於池內惠以容勝龍王

於是縮水奉施羅漢神通度身龍王練力縮

水池空水盡龍翻請地阿羅漢於此西北方

留一池周百餘里自餘枝屬別居小池龍王

曰池地德施願恒受供末田窟迦曰我今不

久委餘涅槃雖欲受請其可偕乎龍王重請

五百羅漢常受供乃至注畫法畫之後運

取此國以為居地末田窟迦從其所請特阿

羅漢既得其池運大神通力立五百伽藍於

諸異國買鬻野人以充後使以供僧衆末田

窟迦入寂滅後後諸野人自立君長隣境諸

國鄙其野禮要與交親謂之訖利多

時泉水已多流隘

摩揭陀國無憂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

年命世君臨威被殊俗深信三寶愛育四生

時有五百羅漢僧五百凡夫僧王所敬仰供

養無差有凡夫僧摩訶提婆

幽求名實單思作論理違聖教凡有聞知群

從異議無憂王不識凡聖因情所好黨援所

親召集僧徒赴苑伽河欲沉深流摠從誅戮

時諸羅漢既逼命難咸運神通陵虛履空來至此國山棲谷隱時無憂王聞而悔懼朝來謝過請還本國彼諸羅漢確不從命無憂王為羅漢建五百僧伽藍揔以此國特施眾僧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應期撫運王風遠被殊俗內附機務餘暇每習佛經日請一僧入官說法而諸異議部執不同王用深疑無以去惑時脇尊者曰如來去世歲月逾遠弟子部執師資異論各據聞見共為矛盾時王聞已甚用感傷悲嘆良久謂尊者曰猥以餘福聿遵前緒去聖雖遠猶為有幸敢忘庸鄙紹隆法教隨其部執具釋三藏脇尊者曰大王宿殖善本多資福祐留情佛法是所願也王乃宣令遠近召集聖哲於是四方輻湊万里星馳英賢畢萃審聖咸集七日之中四事供養既欲法議恐其誼雜王乃具懷白諸僧曰證聖果者住具結縛者還如此尚眾又重宣令無學人住有學人還猶復繁多又更下令具三明備六通者住自餘各還然尚繁多又更下令其有內窮三藏外達五明者住自餘各還於是得四百九十九人王欲於本國若其暑濕又欲就王舍城大迦葉波結集石室脇尊者等議曰不可彼多外道異論紛紛酬對不暇何功作

論眾會之心屬意此國此國四周山固藥叉守衛土地膏腴物產豐盛賢聖之所集往靈仙之所遊止眾議斯在僉曰允諧其王是時與諸羅漢自彼而至建立伽藍結集三藏欲作毗婆沙論是時尊者世友戶外納衣諸阿羅漢謂世友曰結使未除諍議乖謬亦宜遠迹勿居此也世友曰諸賢於法無疑代佛施化方集大義欲製正論我雖不敏粗達微言三藏玄文五明至理頗亦沉研得其趣矣諸羅漢曰言不可以若是汝宜屏居疾證無學已而會此時未晚也世友曰我願無學其猶凌唾志求佛果不趨小徑擲此纒丸未墜于地必當證得無學聖果時諸羅漢重訶之曰增上慢人斯之謂也無學果者諸佛所讚宜可速證以快眾疑於是世友即擲纒丸空中諸天接纒丸而請曰方證佛果次補慈氏三界特尊四生攸賴如何於此欲證小果時諸羅漢見是事已謝各推德請為上座凡有疑議咸取決焉是五百賢聖先造十萬頌鄒波第鏢論舊曰優波提釋素咀纒藏舊曰佛多次造十萬頌毗奈耶毗婆沙論釋毗奈耶藏舊曰毗耶後造十萬頌阿毗達磨毗婆沙論釋阿毗達磨藏舊曰阿毗凡三十萬頌六百六十万言備釋三藏懸諸千古莫不窮其枝

葉究其淺深大義重明微言再顯廣宜流布
後進賴焉迦腓色迦王遂以赤銅為鑄錢寫
論文石函緘封建宰堵破藏於其中命藥叉
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
就中受業於是功既成畢還軍本都出此國
西門之外東西面而跪復以此國摠施僧徒

大唐西域記卷三

迦腓色迦王既死之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
斥逐僧徒毀壞佛法

親貨邏國四摩咀羅王唐言重其先釋種也

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六百年光有壘土嗣膺

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聞訖利多毀滅佛

法招集國中敢勇之士得三千人詐為商旅

多賣寶貨挾隱軍器來入此國此國之君持

加賓禮商旅之中又更選募得五百人猛烈

多謀各抽利刃俱持重寶躬齎所奉持以獻

上時雪山下王去其帽即其座訖利多王驚

怖無措遂斬其首令群下曰我是親貨邏國

雪山下王也怒此賤種公行虐政故於今者

誅其有罪凡百眾庶非余之辜然共國輔宰

臣遷於異域既平此國召集僧徒式建伽藍

安堵如故復於此國西門之外東西面而跪持

施眾僧其訖利多種屢以僧徒覆宗戚祀世
積其怨疾惡佛法歲月既遠復自稱王故今
此國不甚崇信外道天祠特留意焉

新城東南十餘里故城北大山陽有僧伽藍
僧徒三百餘人其罽堵波中有佛牙長可寸
半其色黃白或至齋日時放光明昔訖利多
種之滅佛法也僧徒解散各隨利居有一沙
門遊諸印度觀禮聖迹伸其至誠後聞本國
平定即事歸途遇諸群象橫行草澤奔馳震
吼沙門見已升樹以避是時群象相趨奔赴
競吸池水浸漬樹根牙共排掘樹遂墮仆既
得沙門負載而行至大林中病象瘡痛而
卧引此僧手至所苦處乃枯竹所刺也沙門
於是拔竹傳藥裂其裳裹其足別有大象持
金函授與病象象既得已轉授沙門沙門開函

大唐西域記卷三

乃佛牙也諸象圍繞僧出無由明日齋時各

持異果以為中饌食已載僧去林數百里外

方乃下之各跪拜而去沙門至國西界渡一

駛河濟乎中流船將覆段同舟之人互相謂

曰今此船覆禍是沙門沙門必有如來舍利

諸龍利之船主檢驗果得佛牙時沙門舉佛

牙俯謂龍曰吾今寄汝不久來取遂不渡河

迴船而去顧河嘆曰吾無禁術龍畜所欺重

往印度學禁龍法三歲之後復還本國至河

之濱方設壇場其龍於是捧佛牙函以授沙
門沙門持歸於此伽藍而修供養

伽藍南十四五里有小伽藍中有觀自在菩

薩立像其有斷食誓死為期願見菩薩者即從像中出妙色身

小伽藍東南三十餘里至大山有故伽藍形

製宏壯蕪穢良甚今唯一隅起小重閣僧徒

三十餘人並學大乘法教昔僧伽跋陀羅

論師於此製順正理論伽藍左右諸窣堵

彼大阿羅漢舍利並在野獸山獲採花供養

歲時無替如承指命然此山中多諸靈迹或

石壁橫分拳留馬迹凡厥比類其狀諠詭皆

是羅漢沙彌群從遊戲手指麾書畫馬往來

遺迹若斯難以詳述

佛牙伽藍東十餘里比山崖間有小伽藍是

昔索建地羅大論師於此作眾事分毗婆沙

論小伽藍中有石窣堵波高五十餘尺是阿

羅漢遺身舍利也先有羅漢形量偉大凡所

飲食與眾同等時人譏曰徒知飽食安識是

非羅漢將入寂滅也告諸人曰吾今不久當

取無餘欲說自身所證妙法眾人聞之更相

譏笑咸來集會共觀得失時阿羅漢告諸人

曰吾今為汝說本因緣此身之前報受象身

在東印度君王內殿是時此國有一沙門遠

遊印度尋訪聖教諸經典論時王持我施與

沙門載負佛經而至於此是後不久尋即命

終乘其載經福力所致遂得為人復鍾餘慶

早服涼衣勤求出離不違寧居得六神通斷

三界欲然其所食餘習尚然每自節身三分

食一雖有此說人猶未信即并虛空入火光

定身出煙焰而入寂滅餘骸墜下起窣堵波

王城西北行二百餘里至商林伽藍布刺拏

唐言論師於此作釋毗婆沙論

城西行百四五十里大河北接山南至大衆

部伽藍僧徒百餘人昔佛地羅

取論師於此作大衆部集真論從此西南踰山涉險行

七百餘里至半窠

又故踐國

北印

半窠踐國周二千餘里山川多崎嶇狹穀稼

時播花果繁茂多甘蔗無葡萄菴菴沒羅果烏

談跋羅茂遮等界家植成林珍其味也氣序

溫暑風俗勇烈裳服所製多衣氍布人性質

直淳信三寶伽藍五所並多荒地無大君長

役屬迦濕彌羅國城北伽藍少有僧徒伽藍

比有石窣堵波寔多靈異從此東南行四百

餘里至曷邏闍補羅國

曷邏闍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極險固多山阜川原隘狹地利不豐土宜氣序同半窠踐國風俗猛烈人性驍勇國無君長役屬迦濕彌羅國伽藍十所僧徒寡少天祠一所外道甚多自溫波國至於此上形貌麤弊情性橫暴語言庸鄙禮義輕薄非

印度之正境乃邊象之曲俗從此東南下山
渡水行七百餘里至磤迦國此印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轉

箴蹠下七何反怯悞下苦估反譎詭下苦決

也反詐多承下聲普揭釐反下力之反稽六許

積也反饋遺上求位反下去糧儲良除音摩愉

如下音喪殺毛道下樂僂屍不音瘞也

紫咏下音卓反躡仆及音馴狎上音馴也蹙也

也飼音寺錄盧枳只反馴狎上音馴也蹙也

也杖音察衣塵劔上計嘔咀下烏胡反馴狎上音馴也蹙也

頓躡下音躡也塵劔上計嘔咀下烏胡反馴狎上音馴也蹙也

諱反以板本下尼輒反暈煜上胡廣反

明也反旧也躡下尼輒反暈煜上胡廣反

也挾目使反招也開急下丘逆反掩也

也乞下地也內廐音救也鼓和下去禍

也反芒刺上音工悲愴莊及楚隘狹窄也下賈侯

也反寒動下居輕標下反彰口角反牙楯上

也反今之非也輻輳上音福下七奏

也反同鑊於音輻輳上音福下七奏

也反漢垂不四靡器上音安塔下音觀也解散上

也反尺乘不四靡器上音安塔下音觀也解散上

也反侵漬下反傳藥上音付也駛河上音使也洗也

也反侵漬下反傳藥上音付也駛河上音使也洗也

偉大反異也磤迦上音竹驚懾下之拍麾下反許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轉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 辯機 撰

十五國

磤迦國 至那僕底國

闍爛達羅國 屈居勿露多國

設多國盧國 波理夜咀羅國

秣菟羅國 薩他濕濕伐羅國

宰祿勤那國 秣底補羅國

婆羅波羅國 瞿毗霜那國

聖醯掣咀羅國 毗羅刪拏國

劫比他國

磤迦國周方餘里東據毗播奢河西臨信度
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粳稻多宿麥出
金銀鑰石銅鐵時候暑熱土多風颯風俗暴
急言辭鄙褻衣服鮮白所謂憍奢耶衣朝霞
衣等少信佛法多事天神伽藍十所天祠數
百此國已往多有福舍以贈貧匱或施藥或
施食口腹之資行旅無累

大城西南十四五里至奢羯羅故城垣堵雖
壞基址尚固周二十餘里其中更築小城周
六七里居人富饒即此國之故都也數百年
前有王号摩醯邏矩羅唐言大城都治此城王諸
印度有才智性勇烈隣境諸國莫不臣伏機

務餘閑欲習佛法今於僧中推一俊德時諸
僧徒莫敢應命少欲無為不求聞達博學高
明有懼威嚴是時王家舊僮深衣已久辭論
清雅言談瞻敏眾共推舉而以應命王曰我
敬佛法遠訪名僧眾推此諱與我談論常謂
僧中賢明肩比以今知之夫何敬哉於是宣
今五印度國繼是佛法並皆驟滅僧徒斥逐
無復子遺

摩揭陀國婆羅阿迭多王唐言崇敬佛法受
育黎元以大族王淫刑虐政自守疆場不供
職貢時大族王治兵將討幻日王知其聲問
告諸臣曰今聞寇至不忍關其兵也幸諸僚
庶赦而不罪賜此微軀潛行草澤言單出宮
依綠山野國中感恩慕從者數方餘人棲窟
海島大族王以兵什弟泮海往伐幻日王守
其阨險輕騎誘戰金鼓一震奇兵四起生擒
大族反接引現大族王自愧失道以衣蒙面
幻日王踞師子牀群官周衛乃命侍臣告大
族曰汝露其面吾欲有辭大族對曰臣主易
位怨敵相視既非交好何用面談再三告示
終不從命於是宣令數其罪曰三寶福田四
生彼頽苟任犴狼傾毀勝業福不祐汝見擒
於我罪無可赦宜從刑辟時幻日王母博聞
強識善遠占相聞殺大族也疾告幻日王曰

我嘗聞大族奇姿多智欲一見之幻日王命引大族至母宮中幻日母曰嗚呼大族幸勿恥也世間無常榮辱更事吾猶汝母汝若吾子宜去蒙衣一言面對大族曰昔為敵國之君今為俘囚之虜廢廢王業亡滅宗祀上愧先靈下慙黎庶誠恥面目俯仰天地不能自喪故此蒙衣王母曰興廢隨時存亡有運以心齊物則得喪俱忘以物齊心則毀譽更起宜信業報與時推移去蒙對語或存軀命大族謝曰苟以不才嗣膺王業刑政失道國祚亡滅雖在縲紲之中尚貪旦夕之命敢承大造面謝厚恩於是去蒙衣出其面王母曰子其自愛當然介壽已而告幻日王曰先典有訓宥過好生今大族王積惡雖久餘福未盡若殺此人十二年中菜色相視然有中興之氣終非大國之王當據北方有小國土幻日王承慈母之命愍失國之君媵以稚女待以殊禮揔其遺兵更加衛從來出海島大族王弟還國自立大族失位藏窟山野北投迦濕彌羅國迦濕彌羅王深加禮命愍以失國封以土邑歲月既淹率其邑人矯殺迦濕彌羅王而自尊立乘其戰勝之威西討健駄邏國潛兵伏甲遂殺其王國族大臣誅鋤殲滅毀宰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兵殺之外

餘有九億人皆欲誅戮無遺唯類時諸輔佐咸進諫曰大王威懾強敵兵不交鋒誅其首惡黎庶何吝願以微躬代所應死王曰汝信佛法崇重冥福擬成佛果廣說本生欲傳我惡於未來世乎汝宜復位勿有再辭於是三億上族臨信度河岸殺之三億中族下沉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下族分賜兵士於是持其亡國之貨振旅而歸曾未改歲尋即殂落殂落之時雲霧冥晦大地震動暴風奮發時證果人愍而嘆曰枉殺無辜滅佛法墮無間獄流轉未已

奢羯羅故城中有一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小乘法世親菩薩昔於此中製勝義論其側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過去四佛於此說法又有四佛經行遺迹之所

伽藍西北五六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

新都城東北十餘里至石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往北方行化中路止處印度記曰窣堵波中有多舍利或有齋日時放光明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那僕底國北印

至那僕底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穡滋茂果木稀疎編戶安業國用豐

瞻氣序溫暑風俗怯弱學綜真俗信兼邪正
伽藍十所天祠八所

昔迦賦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隣國威被殊
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賦色迦王既得質
子賞遇隆厚三時易館四兵警衛此國則質
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僕底唐言質子所居

因爲國号此境已往泊諸印度土無梨挑質
子所植因謂挑曰至那唐言質子梨曰至那

羅闍弗吐邏唐言漢故此國人深敬東土更
相拍告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

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至荅秣蘇伐那僧伽
藍唐言僧徒三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衆儀

肅穆德行清高小乘之學特爲博究賢劫千
佛皆於此地集天人衆說深妙法釋迦如來

涅槃之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行那舊曰迦新
論師者於此製發智論焉

闍林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
之所建也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

之處小窣堵波諸大石室鱗次相望不詳其
數並是劫初已來諸果聖人於此寂滅羌難

備舉齒骨猶在繞山伽藍周二十里佛舍利
窣堵波數百千所連隅接影從此東北行百

四五十里至闍欄達羅國北印
闍欄達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國

大都城周十二三宜穀稼多稔稻林樹扶
疎花果茂盛氣序溫暑風俗剛烈容貌鄙陋

家室富饒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
小二乘專門習學天祠三所外道五百餘人

並塗灰之侶也此國先王崇敬外道其後遇
羅漢聞法信悟故中印度王體其淳信五印

度國三寶之事一以摠監混彼此忘愛惡督
察僧徒妙窮叔惡故道德著聞者竭誠敬仰

戒行虧犯者深加責罰聖迹之所並皆旌建
或窣堵波或僧伽藍印度境內無不周備從

此東北踰峻嶺越洞谷經危途涉嶮路行七
百餘里至屈居勿露多國北印

屈露多國周三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
周十四五里土地沃壤穀稼時播花果茂盛

卉木滋榮旣隣雪山遂多珍藥出金銀赤銅
及火珠兩石氣序漸寒霜雪微降人貌麤弊

旣瘠且性剛猛尚氣勇伽藍二十餘所僧
徒千餘人多學大乘少習諸部天祠十五異

道雜居依巖據嶺石室相岬或羅漢所居或
仙人所止國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

在昔如來曾至此國說法度人遺迹斯記從
此北路千八九百里道路危險踰山越谷至

洛護羅國此北二千餘里經途艱阻寒風飛
雪至秣羅安國亦謂自屈露多國南行七

百餘里越大山濟大河至設多圖盧國北印設多圖盧國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穀稼殷盛果實繁茂多金銀出珠玕服用鮮素裳衣綺靡氣序暑熱風俗淳和人性善順上下有序教信佛法誠心質敬王城內外伽藍十所庭宇荒涼僧徒少城東南三四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咀羅國中印波理夜咀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宜穀稼豐宿麥有異稻種六十日而收穫焉多牛羊少花果氣序暑熱風俗剛猛不尚學藝信奉外道王吠奢種也性勇烈多武略伽藍八所傾毀已甚僧徒寡少習學小乘天祠十餘所異道千餘人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菟羅國中印秣菟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是務菴沒羅果家植成林雜同一名而有兩種小者生青熟黃大者始終青色出細斑斕及黃金氣序暑熱風俗善順好修冥福崇德尚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習學天祠五所異道雜居

有三窣堵波並無憂王所建也過去四佛遺迹甚多釋迦如來諸聖弟子遺身窣堵波謂舍利子舊曰舍利子及目沒特伽羅子舊曰連說布刺拏梅咀麗衍尼弗咀羅唐言滿慈也尼子優波聲阿難陀羅怛羅舊曰羅睺羅也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又曰彌勒也諸菩薩窣堵波等每歲三長及月六齋僧徒相競率其同好齎持供具多營奇玩隨其所宗而致像設阿毗達磨衆供養舍利子習定之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子學毗奈耶衆供養優波聲諸苾芻尼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養羅怛羅其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是日也諸窣堵波競修供養珠旛布烈寶蓋駢羅香煙若雲花散如雨蔽虧日月震蕩谿谷國王大臣修善為務城東行五六里至一山伽藍疏崖為室因谷為門尊者鄔波鞠多唐言近護之所建也其中則有如來指爪窣堵波伽藍北巖間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三十餘尺四寸細籌填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化導夫妻俱證羅漢果者乃下一籌異室別族雖證不記石室東南二十四五里至大泗池傍有窣堵波在昔如來行經此處時有狒猴持蜜奉佛佛令水和普餚大衆狒猴喜躍墮坑

而死乘茲福力得生人中

池北不遠大林中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其側有舍利子及特伽羅子等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習定之處並建窣堵波以記遺迹如來在世屢遊此國說法之所並有封樹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濕伐羅國中印度境

薩他泥濕伐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澆薄家室富饒競爲奢侈深閑幻術高尚異能多逐利少務農諸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三所僧徒七百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百餘所異道甚多

大城四周二百里內彼土之人謂爲福地聞諸先志曰昔五印度國王分治境壤相侵干戈不息兩主合謀欲決兵戰以定雌雄以寧氓俗黎庶胥怨莫從君命王以爲衆庶者難與慮始也神可動物權可立功時有梵志素知高才密贊東帛命入後庭造作法書藏諸巖穴歲月既久樹皆合拱王於朝坐告諸臣曰吾以不德忝居大位天帝垂照夢賜靈書今在某山藏於某嶺於是下令營求得書山林之下群官稱慶衆庶悅豫宣示遠近咸使聞知其大略曰夫生死無涯流轉無極含靈淪溺莫由自濟我以奇謀令離諸苦今此

王城周二百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歲月極遠銘記煙滅生靈不悟遂沉苦海溺而不救夫何謂歟汝諸含識臨敵兵死得生人中多殺無辜受天福樂順孫孝子扶持親老經遊此地獲福無窮功少福多如何失利一喪人身身三途冥漠是故舍生各務修業於是人皆兵戰視死如歸王遂下令招募勇烈兩國合戰積屍如莽迄于今時遺骸遍野時既古昔人骸偉大國俗相傳謂之福地

城西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輒皆黃赤色甚光淨中有如來舍利一升光明時照神迹多端

城南行百餘里至俱昏去聲茶僧伽監重閣連甍層臺間峙僧徒清肅威儀閑雅從此東北行四百餘里至窣祿勤那國中印度境窣祿勤那國周六千餘里東臨瓠伽河北背大山閭牟那河中境而流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閭牟那河荒蕪雖其基址尚固土地所產風氣所宜同薩他泥濕伐羅國人性淳質宗信外道貴藝學尚福慧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小乘少習餘部商權微言清論玄奧異方俊彥尋論質疑天祠百所異道甚多

大城東南閭牟那河西大伽藍東門外有窣

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處說法度人其側又一窰堵波中有如來髮爪也舍利子沒特伽羅諸阿羅漢髮爪窰堵波周其左右數十餘所如來寂滅之後此國為諸外道所誑誤焉信受邪法捐廢正見今有五伽藍者乃異國論師與諸外道及婆羅門

論議勝處因此建焉間牟那河東行入百餘里至窰伽河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水色滄浪波濤浩汗靈怪雖多不為物害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罪咎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沉生天受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亡魂獲濟

時執師子國提婆菩薩深達實相得諸法性愍諸愚夫來此導誘當是時也士女咸會少長畢萃於河之濱揚波激流提婆菩薩和光級引俯首反激狀異衆人有外道曰吾子何其異乎提婆菩薩曰吾父母親宗在執師子國恐苦飢渴莫斯遠濟諸外道曰吾子謬矣

曾不再思妄行此事家國綿邈山川遼夔激揚此水給濟彼飢其猶却行以求前及非所聞也提婆菩薩曰幽途罪累尚蒙此水山川雖阻如何不濟時諸外道知難謝屈捨邪見受正法改過自新願奉教誨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中印

秣底補羅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穀麥多花果氣序和暢風俗傳質崇尚學藝深閑呪術信邪正者其徒相半王成陀羅種也不信佛法敬事天神伽藍十餘所僧徒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

大城南四五里至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昔瞿擊鉢賴婆唐言論師於此作辯真等論凡百餘部論師少而英傑長而弘敏博物強識碩學多聞本習大乘末窮玄奧因覽毗婆沙論退業而學小乘作數十部論破大乘網紀成小乘執著又製俗書數十餘部非斤先進所作典論覃思佛經十數不決研精雖久疑

情未除時有提婆摩那唐言羅漢往來觀史多天德光願見慈氏決疑請益天軍以神通力接上天宮既見慈氏長揖不禮天軍謂曰慈氏菩薩次紹佛位何乃自高敢不致敬方欲受業如何不屈德光對曰尊者此言誠為

指誨然我具戒苾芻出家弟子慈氏菩薩受天福樂非出家之侶而欲作禮恐非所宜菩薩知其我慢心固非聞法器往來三返不得交疑更請天軍重欲觀禮天軍惡其我慢蹉而不對德光既不遂心便起恚恨即運山林修發通定我慢未除不時證果

德光伽藍北三四里有大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是衆賢論師壽終之處論師迦濕弥羅國人也聰敏博達幼傳雅譽持深研究說一切有部毗婆沙論時有世親菩薩一心玄道求解言外破毗婆沙師所執作阿毗達磨俱舍論辭義善巧理致清高衆賢循覽遂有心焉於是沉研鑽極十有二歲作俱舍電論二万五千頌凡八十万言矣所謂言深致遠窮幽洞微告門人曰以我逸才持我正論逐斥世親挫其鋒銳無令老叟獨擅先名於是學徒四三俊彦持所作論推訪世親世親是時在磔迦國奢羯羅城遠傳聲問衆賢當至世親聞已即治行裝門人懷疑前進諫曰大師德高先哲名擅當時遠近學徒莫不推謝今聞衆賢一何惶遽必有所下我曹厚顏世親曰吾今遠遊非避此子顧此國中無復鑒達衆賢後進也說辯若流我表老矣莫能持論欲以一言類其異執引至中印度對諸毘彥察乎真偽詳乎得失尋即命侶負笈遠遊衆賢論師常後一日至此伽藍忽覺氣衰於是裁書謝世親曰如來寂滅弟子部執傳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疾異部愚以寡昧猥承傳習覽所製阿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輒不量力沉究弥年作為

此論扶正宗學智小謀大死其將至菩薩宜暢微言抑揚至理不毀所執得存遺文斯為幸矣死何悔哉於是歷選門人有辭辯者而告之曰吾誠後學輕陵先達命也如何當從斯設辭適畢奄尔云亡門人奉書至世親所而致辭曰我師衆賢已捨壽命遺言致書責躬謝各不墜其名非所敢望世親菩薩覽書閱論沉吟久之謂門人曰衆賢論師聰敏後進理雖不足辭乃有餘我今欲破衆賢之論若指諸掌願以垂終之託重其知難之辭苟緣大義存其宿志沉乎此論發明我宗遂為改題為順正理論門人諫曰衆賢未沒大師遠迹既得其論又為改題凡厥學徒何顏受愧世親菩薩欲除衆疑而說頌曰如師子王避豕遠逝二力勝負智者應知衆賢死已焚屍收骨於伽藍西北二百餘步菴沒羅林中起窣堵波今猶現在

菴沒羅林側有窣堵波毗未羅蜜多羅

唐言無垢友

論師之遺身論師迦濕弥羅國人也於說一切有部而出家焉博綜衆經研究異論遊五印度國學三藏玄文名立業成將歸本國途次衆賢論師窣堵成也拊而嘆曰惟論師雅量清高抑揚大義方欲挫異部立本宗業也

如何降年不永我無垢友猥承末學異時慕
義曠代懷德世親雖沒宗學尚傳我盡所知
當制諸論今瞻部洲諸學人等絕大乘稱滅
世親名斯為不朽用盡宿心說是語已心發
狂亂五舌重出熱血流涌知命必終裁書悔
曰夫大乘教者佛法之中究竟說也名味泯
絕理致幽玄輕以愚昧駁斥先進業報皎然
滅身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勿志無
得懷疑大地為震命遂終焉當其死處地陷
為坑同侶焚屍收骸旌建時有羅漢見而嘆
曰惜哉苦哉今此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乘
墮無間獄

國西北境旃伽河東岸有摩裕羅城周二十
餘里居人殷盛清流交帶出鎗石水精寶器
去城不遠臨旃伽河有大天祠甚多靈異其
中有池編石為岸引旃伽水為浦五印度人
謂之旃伽何門生福滅罪之所常有遠方數
百千人集此澡濯樂善諸王建立福舍備珍
著儲盛藥惠施鰥寡周給孤獨從此北行五
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此印
婆羅吸摩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
地沃壤稼穡時播出鎗石水精氣序微寒風
俗剛猛少學藝多逐利人性曠烈邪正雜信

伽藍五所僧徒寡少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
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拏瞿咀羅國
金氏言出上黃金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狹即
東女國也世以女為王因以女為國夫亦為
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種而已土宜宿
麥多畜羊馬氣候寒烈人性躁暴東接土蕃
國北接于闐國西接三波訶國從末底補羅
國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那國此印
瞿毗霜那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
五里崇峻險固居人殷盛花林池沼往往相
間氣序土宜同末底補羅國風俗淳質勤學
好福多信外道求現在樂伽藍二所僧眾百
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三十餘所異
道雜居大城側故伽藍中有窣堵波無憂王
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一月
說諸法要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
處其側則有如來長爪二窣堵波各高一丈
餘自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望醯掣咀邏國
此印
望醯掣咀邏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
七八里依據險固宜穀麥多林泉氣序和暢
風俗淳質翫道篤學多才博識伽藍十餘所
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大祠九所
異道三百餘人事自在天塗灰之侶也城外

龍池側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在昔爲龍王七日於此說法其側有四小窳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南行二百六七十里渡狹伽河西南至毗羅刪拏國中印度境

毗羅刪拏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

里氣序土宜同聖醴擊咄邏國風俗猛暴人知學藝崇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二所僧徒三百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異道雜居大城中故伽藍內有窳堵波基雖傾圮尚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蘊界處經之所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斯在從此東南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謂僧迦舍國中印度境

劫比他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氣序土宜同毗羅刪拏國風俗淳和人多學藝伽藍四所僧徒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異道雜居同共遵事大自在天城東二十餘里有大伽藍經製輪奐工窮剏剛聖形尊像務極莊嚴僧徒數百人學正量部法數萬淨人宅居其側

伽藍大垣內有三寶階南北列東面下是如來自三十三天降還也昔如來起自勝林上升天宮居善法堂爲母說法過三月已將欲

下降天帝釋乃縱神力建立寶階中階黃金左水精右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從諸天衆履中階而下大梵王執白拂履銀階而右侍天帝釋持寶蓋蹈水精階而左侍天衆凌虛散花讚德數百年前稍有階級逮至今時階沒已盡諸國君王悲慨不過壘以軋石飾以珠寶於其故基擬昔寶階其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精舍中有石佛像而左右之階有釋梵之像形擬厥初猶爲下勢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也色紺光潤質堅密理上作師子蹲踞向階彫鏤奇形周其方面隨人罪福影現柱中

寶階側不遠有窳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窳堵波如來在昔於此滌浴其側精舍是如來入定之處

精舍側有大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是如來經行之處足所履迹皆有蓮花之文基左右各有小窳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釋梵窳堵波前是蓮花色苾芻尼欲先見佛化作轉輪王趣如來自在天宮還贖部洲也時蘇部底唐言善現昔曰須扶提或曰宴坐須善提譯曰善吉也皆訛也入室竊自思曰今佛還降人天導從如我今者何所宜行嘗聞佛說知諸法空體諸法性是則以慧眼觀法身也時蓮花色苾芻尼欲

初見佛化為轉輪王七寶蓮從四兵警衛至
 世尊所復苾芻尼如來告曰汝非初見夫善
 現者觀諸法空是見法身聖迹垣內靈異相
 繼其大宰堵波東南有一池龍恒護聖迹既
 有冥衛難以輕犯歲久自壞人莫能毀從此
 西北行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闐國唐言曲女
城國中印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轉

秣菟云兔字亦去末吐譯國名也或 聖醯上
 各反下擊反昌列 風颯苗反必音薛 聖醯上
 鳴分反下擊反昌列 風颯苗反必音薛 聖醯上
 堵上音圍 罽音盡 壇場二字音盡 窟窟
 反選下音觀 罽音盡 壇場二字音盡 窟窟
 非反一宥過上音右 娉反併反四 矯居小
 滅上音資 噍類上音才 殂落上音在 綜反子末反 衍
 那上音胡 猥反胡本反 癩反胡本反 墟音高 衍
 山音駢 羅上音步 個他上音氣 坻音高 俗音高 聖
 去說又 涇滅上音因 堯音高 商音高 推音高
 註誤亦誤也 邊下見諱反 蔑音高 挫音高 負音高 其
 鋒銳上音奉 惶遽下音相 頽反後 負音高 其
 藥及書 豕音猪 駁序上音尺 著儲二字音 于
 關音回 輪奐下音安 削上音居 著儲二字音 于
 刀也 悲慨反下 壘倫水 泯絕反上 成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轉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掖持寺沙門 辯機 撰
 六國
 羯若鞠闐國 阿踰陁國
 阿耶穆佳國 鉢邏耶伽國
 橋賞弥國 鞞索山卷 迦國

羯若鞠闐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疏
 伽河其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城隍堅峻喜
 閣相望花林池沼光鮮澄鏡異方奇貨多聚
 於此居人豐樂家室富饒花果具繁稼穡時
 播氣序和冷風俗淳質容貌妍雅服飾鮮綺
 篤學遊藝談論清遠邪正二道信者相半伽
 藍百餘所僧徒方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習學
 天祠二百餘所異道數千餘人
 羯若鞠闐國人長壽時其舊王城号拘蘇摩
 補羅唐言王号梵授福智宿資文武允備威
 儀聽部聲震隣國具足千子智勇和緩復有
 百女儀貌妍雅時有仙人居疏伽河側棲神
 入定經數方歲形如枯木遊禽棲集遺尼拘
 律果於仙人肩上有暑往寒來垂蔭合拱多歷
 年所從定而起欲去其樹恐覆鳥巢時人美
 其德号大樹仙人仙人寓目河濱遊觀林薄
 見王諸女相從嬉戲欲界愛起染著心生便

詣花宮欲事禮請王聞仙至躬迎慰曰大仙
棲情物外何能輕舉仙人曰我棲林藪弥積
歲時出定遊覽見王諸女深愛心生自遠來
請王聞其辭計無所出謂仙人曰今還所止
請俟嘉辰仙人聞命遂還林藪王乃屢問諸
女無肯應娉王懼仙威憂愁毀悴其幼稚女

候王事隙從容問曰父王千子具足万國慕
化何故憂愁如有所懼王曰大樹仙人幸顧
求婚而汝曹輩莫肯從命仙有威力能作災
祥儻不遂心必起嗔怒毀國滅祀辱及先王
深惟此禍誠有所懼稚女謝曰遺此深憂我
曹罪也願以微軀得延國祚王聞喜悅命駕
送歸既至仙廬謝仙人曰大仙俯方外之情
垂出間之顧敢奉稚女以供灑掃仙人見而
不悅乃謂王曰輕吾老安配此不妍王曰歷
問諸女無肯從命唯此幼稚願充給使仙人
懷怒便惡呪曰九十九女一時膏曲形既毀
弊畢世無婚王使往驗果已皆偃從是之後
更名曲女城焉

今王本吠奢種也字易利沙伐彈那唐言君
臨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羅羯邏伐彈那唐言
增光兄字曷邏闍伐彈那唐言王增以長嗣
位以德治政時東印度羯羅摩蘇伐刺那唐言
金國設賞迦王唐言每謂臣曰隣有賢主國

之禍也於是誘請會而害之人既失君國亦
荒亂時大臣嬖辱唐言職望隆重謂憐庶曰
國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之子亡君之弟仁
慈天性孝敬因心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事
何如各言介志衆咸仰德嘗無異謀於是輔
日執事咸勸進曰王子垂聽先王積功累德
光有國祚嗣及王增謂終壽者輔佐無良棄
身辭手爲國大恥下臣罪也物議時謠允歸
明德光臨土宇克復親讎雪國之恥光父之
業功孰大焉幸無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
古爲難君人之位興立宜審我誠寡德父兄
遐棄推襲大位其能濟乎物議爲宜敢志虛
薄今者疏伽何岸有觀自在菩薩像旣多靈
鑒願往請辭即至菩薩像前斷食祈請菩薩
感其誠心現形問曰介何所求若此勸懇王
子曰我惟積禍慈父云亡重茲酷罰仁兄見
害自顧寡德國人推尊今襲大位光父之業
愚昧無知敢希聖旨菩薩告曰汝於先身在
此林中爲練若莖芻而精勤不懈承茲福力
爲此王子金耳國王旣毀佛法介紹王位宜
重興隆慈悲爲志傷慈居懷不久當王五印
度境欲延國祚當從我誨冥加景福隣無強
敵勿昇師子之座勿稱大王之号於是受教
而退即襲王位自稱曰王子号戶羅阿迭多

戒日於是命諸臣曰兄讎未報隣國不實終無右手進食之期凡余庶僚同心勳力遂摠率國兵講習戰士象軍五千馬軍二万步軍五万自西徂東征伐不巨象不解鞍人不釋甲於六年中拒五印度既廣其地更增甲兵象軍六万馬軍十万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務修節儉營福樹善忘寢與食令五印度不得敢肉若斷生命有誅無赦於苑伽河側建立數千窳堵波各高百餘尺於五印度城邑鄉聚達巷交衢建立精廬儲飲食止醫藥施諸羈貧周給不殆聖迹之所立建伽藍五歲一設無遮大會傾竭府庫惠施群有唯留兵器不充檀捨歲一集會諸國沙門於三七日中以四事供養莊嚴法座廣飾義筵今相權論校其優劣褒貶淑慝黜陟幽明若戒行貞固道德純遠推昇師子之座王親受法戒雖清淨學無藝古但加敬禮示有尊崇律儀無紀穢德已彰驅出國境不願聞見隣國小王輔佐大臣殖福無怠求善忘勞即攜手同座謂之善友其異於此面不對辭事有聞議通使往復而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隨所至止結廬而舍唯雨三月多雨不行每於行宮日修珍饌飯諸異學僧衆一千婆羅門五百每以一日分作三時一時理務治政二時

營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初受拘摩羅王請白自摩揭陀國往遊摩縷波國時戒日王巡方在羯末温祇邏國命拘摩羅王曰宜與那爛陀遠客沙門速來赴會於是遂與拘摩羅王往會見焉戒日王勞苦已日自何國來將何所欲對曰從
 大唐國來請求佛法王曰
 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亘去斯遠近對曰當此東北數方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王曰嘗聞摩訶至那國有
 秦王天子少而靈鑿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競起群生荼毒而
 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悲愷濟含識平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稱目氓庶荷其亭育咸歌
 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于茲久矣盛德之譽誠有之乎
 大唐國者豈是耶對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國号大唐者我
 君之國稱昔未襲位謂之
 秦王今已承統稱曰
 天子前代運終群生無主兵戈亂起殘害生靈秦王天縱含弘心發慈愍威風鼓扇群凶殲滅八方靜謐萬國朝貢愛育四生敬崇三

寶薄賦銀省刑罰而國用有餘氓俗無充風猷大化難以備舉戒日王曰盛矣哉彼土群生福感聖主時戒日王將還由女城設法會也從數十萬衆在琬伽河南岸拘摩羅王從數萬之衆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陸並進二王導引四兵嚴衛或泛舟或乘象擊鼓鳴螺拊絃奏管經九十日至曲女城在琬伽河西大花林中是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與其國髦俊沙門及婆羅門群官兵士來集大會王先於河西建大伽藍伽藍東起寶臺高百餘尺中有金佛像量等王身臺南起寶壇爲俗佛像之處從此東北十四五里別築行宮是時仲春月也從初一日以珍味饌諸沙門婆羅門至二十一日自行官屬伽藍夾道爲閣窮諸堂飾樂人不移雅聲遞奏王於行宮出一金像虛中隱起高餘三尺載以大象張以寶德戒日王爲帝釋之服執寶蓋以左侍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執白拂而右侍各五百象軍被鎧周衛佛像前後各百大象樂人以乘鼓奏音樂戒日王以真珠雜寶及金銀諸花隨步四散供養三寶先就寶壇香水浴像王躬負荷送上西臺以諸珠寶僑奢耶衣數十百千而爲供養是時唯有沙門二十餘人預從諸國王爲侍衛饌食已訖集諸異學商

權微言抑揚至理日將曠暮迴駕行宮如是日送金像導從如初以至散日其大臺忽然火起伽藍門樓煙焰方熾王曰罄捨國珍奉爲先王建此伽藍式昭勝業冀德無祐有斯灾異各徵若此何用生焉乃焚香禮請而自誓曰幸以宿善王諸印度願我福力覆滅火灾若無所感從此喪命尋即奮身跳履門闢若有撲滅火盡煙消諸王觀異重增祿懼已而顏色不動辭語如故問諸王曰忽此灾變焚燼成功心之所懷意將何謂諸王俯伏悲泣對曰成功勝迹冀傳來葉一旦灰燼何可爲懷況諸外道使心相賀王曰以此觀之如來所說誠也外道異學守執常見唯我大師無常是誨然我檀捨已周心願諧遂屬斯變滅重知如來誠諦之說斯爲大善無可深悲於是從諸王東上大窳堵波登臨觀覽方下階陛忽有異人持刃逆王王時窘迫却行進級俯執此人以付群官是時群官惶遽不知進救諸王咸請誅戮此人戒日王殊無忿色止令不殺王親問曰我何負汝爲此暴惡對曰大王德澤無私中外荷福然我狂愚不謀大計受諸外道一言之惑輒爲刺客首圖逆害王曰外道何故興此惡心對曰大王集諸國傾府庫供養沙門鎔鑄佛像而諸外道自

遠召集不蒙省問心誠愧恥乃令狂愚敢行
凶詐於是究問外道徒屬有五百婆羅門並
諸高才應命召集嫉諸沙門蒙王禮重乃射
火箭焚燒寶臺龕因救火衆人潰亂欲以此
時殺害大王既無緣階遂雇此人趨隘行刺
是時諸王大目請誅外道王乃罰其首惡餘
黨不罪遷五百婆羅門出印度之境於是乃
還都也

城西北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
於此七日說諸妙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
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駸爪小窣堵波
說法窣堵波南臨疏伽河有三伽藍同垣異
門佛像嚴麗僧徒肅穆役使淨人數千餘戶
精舍寶函中有佛牙長餘寸半殊光異色朝
變夕改遠近相趨士庶咸集式修瞻仰日百
千衆監守者繁其誼雜權立重稅宣告遠近
欲見佛牙輸大金錢然而瞻禮之徒寔繁其
侶金錢之稅悅以心競每於齋日出置高座
數百千衆燒香散花花雖盈積牙函不沒伽
藍前左右各有精舍高百餘尺石基窣室其
中佛像衆寶莊飾或鑄金銀或鍍鍮石二精
舍前各有小伽藍伽藍東南不遠有大精舍
石基窣室高二百餘尺中作如來立像高三
十餘尺鑄以鍮石飾諸妙寶精舍四周石壁

之上彫畫如來修善薩行所經事迹備書鐫鏤
石精舍南不遠有日天祠祠南不遠有大有
在天祠並瑩青石俱窮彫刻規模度量同佛
精舍各有千戶充其灑掃鼓樂絃歌不捨晝
夜大城東南六七里疏伽河南有窣堵波高
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於此
六月說身無常苦空不淨其側則有過去四
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又有如來駸爪小窣堵
波人有染疾至誠旋繞必得痊愈蒙其福利
大城東南行百餘里至納縛提婁矩羅城據疏
伽河東岸周二十餘里花林清池手相影照
納縛提婁矩羅城西比疏伽河東有一天祠
重閣層臺奇工異製城東五里有三伽藍同
垣異門僧徒五百餘人並學小乘說一切有
部伽藍前二百餘步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
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
處七日說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側則有
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伽藍比三四里臨疏伽河岸有窣堵波高二
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在此七日
說法時有五百餘鬼來至佛所聞法解悟捨
鬼生天說法窣堵波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
行遺迹之所其側復有如來駸爪窣堵波自
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疏伽河南至阿踰陀

國中
度境

阿踰陁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穀稼豐盛花果繁茂氣序和暢風俗善順

好營福勤學藝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

人大乘小乘兼攻習學天祠十所異道寡少

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畔度菩薩唐言世

異論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為諸國王四方

俊彥沙門婆羅門等講義說法堂也

城北四五里臨瓊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窣堵

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為

天人衆於此三月說諸妙法其側窣堵波過

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四五里

有如來髮爪窣堵波

髮爪窣堵波北伽藍餘跡昔經部室利邏多

唐言論師於此製造經部毗婆沙論

城西南五六里大菴沒羅林中有故伽藍是

阿僧伽唐言菩薩請益導凡之處無著菩薩

夜昇天宮於慈氏菩薩所受瑜伽師地論莊

嚴大乘經論中邊分別論等盡為大眾講宣

妙理菴沒羅林西北百餘步有如來髮爪窣

堵波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從觀史多天下

見無著菩薩處無著菩薩健馱邏國人也佛

去世後一千年中誕靈利見承風悟道從亦

沙塞部出家修學頃之迴信大乘其弟世親

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受業博聞強識達

學研機無著弟子佛陀僧唐言師者密行

莫測高才有聞二三賢哲每相謂曰凡修行

業願觀慈氏若先捨壽得遂宿心當相報語

以知所至其後師子覺先捨壽命三年不報世

親菩薩尋亦捨壽時經六月亦無報命時諸

異學咸皆譏謂以為世親菩薩及師子覺流

轉惡趣遂無靈鑿其後無著菩薩於夜初分

方為門人教授定法燈光忽翳空中大明有

一天仙乘虛下降即進階庭敬禮無著無著

曰亦來何暮今名何謂對曰從此捨壽命往

親史多天慈氏內衆蓮花中生蓮花纒開慈

氏讚曰善來廣慧善來廣慧旋繞纒周即來

報命無著菩薩曰師子覺者今何在曰我

旋繞時見師子覺在外衆中耽著欲樂無暇

相顧詎能來報無著菩薩曰斯事已矣慈氏

何相演說何法曰慈氏相好言莫能宣演說

妙法義不異此然菩薩妙音清暢和雅聞者

忘倦受者無厭

無著講堂故基西北四十餘里至故伽藍北

臨瓊伽河中有窣窣堵波高百餘尺世親菩

薩初發大乘心親世親菩薩自北印度至於

伽藍遇而會見無著弟子止戶牖外夜分之
 後誦十地經世親聞已感悟追悔甚深妙法
 昔所未聞誹謗之愆源發於舌舌為罪本今
 宜除斷即執錮刀將自斷舌乃見無著住立
 告曰夫大乘教者至真之理也諸佛所讚眾
 聖攸宗吾欲誨汝介今自悟悟其時矣何善
 如之諸佛聖教斷舌非悔昔以舌毀大乘今
 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猶為善矣杜口絕言
 其利安在作是語已忽不復見世親承命遂
 不斷舌且詣無著諮受大乘於是研精覃思
 製大乘論凡百餘部並盛行從此東行三
 百餘里渡疏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中境
 阿邪穆佉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臨
 疏伽河周二十餘里其氣序土宜同阿踰陀
 國人淳俗質勤學好福伽藍五所僧徒千餘
 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
 居城東南不遠臨疏伽河岸有窳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
 三月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
 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青石窳堵波其側伽
 藍僧徒二百餘人佛像莊飾威嚴如在臺閣
 宏麗奇製鬱起是昔佛陁默姿佛使論師於
 此製說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論從此東南行
 七百餘里渡疏伽河南閭卒那河北至鉢邏

那伽國中境
 鉢邏那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兩河
 交周二十餘里稼穡滋盛果木扶疎氣序和
 暢風俗善順好學藝信外道伽藍兩所僧徒
 寡少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數百異道寔多
 大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窳堵波無憂王
 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百餘尺在昔如來於
 此處降伏外道其側則有髮爪窳堵波經行
 遺迹髮爪窳堵波側有故伽藍是提婆唐言
 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伏外道處初提婆菩
 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城中有外道婆羅門
 高論有聞辯才無礙循名責實及質窮辭雅
 知提婆博究玄奧欲挫其鋒乃循名問曰汝
 為何名提婆曰名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
 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狗是誰
 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外道曰
 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
 外道曰誰是狗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
 婆曰天如是循環外道方悟自時厥後深敬
 風猷
 城中有天祠瑩飾輪煥靈異多端依其典籍
 此處是眾生植福之勝地也能於此祠捐捨
 一錢功踰他所惠施于金復能輕生祠中斷
 命受天福樂悠永無窮天祠堂前有一大樹

枝葉扶疎陰影蒙密有食人鬼依而棲宅故其左右多有遺骸若人至此祠中無不輕捨身命既怵邪說又為神誘自古迄今習謬無替近有婆羅門族姓子也闊達多智明敏高才來至祠中謂衆人曰夫曲俗鄙志難以導誘吾方同事然後攝化亦既登臨俯謂友曰吾有死矣昔謂詭妄今驗真實天仙伎樂依空接引當從勝境捐此鄙形尋欲投身自取殞絕親友諫諭其志不移遂布衣服遍周樹下及其自投得全驅命久而醒曰唯見空中諸天召命斯乃邪神所引非得天樂也

大城東兩河交廣十餘里土地爽塏細沙弥漫自古至今諸王豪族凡有捨施莫不至止周給不計号大施場今戒曰王者聿脩前緒篤述惠施五年績財一旦傾捨於其施場多聚珍貨初第一日置大佛像衆寶莊嚴即持上妙奇珍而以奉施次常任僧次現前衆次高才碩學博物多能次外道學徒隱淪肥遁次鰥寡孤獨貧窮乞人備極珍玩窮諸上饌如是節級莫不周施府庫既傾玩都盡賸中明珠身諸纓絡次第施與初無所悔既捨施已稱曰樂哉凡吾所有已入金剛堅固截矣從此之後諸國君王各獻珍服嘗不踰旬府庫充拓大施場東合流口日數百人自溺

而死彼俗以為願求生天當於此齎絕粒自沉沐浴中流罪垢消滅是以異國遠方相趨萃止七日斷食然後絕命至於山後野鹿群遊水濱或濯流而返或絕食而死當戒日王之施也有一獼猴居河之濱獨在樹下屏迹絕食經數日後自餓而死故諸外道修苦行者於河中立高柱日將旦也便即昇之一手一足執柱端躡傍杙一手一足虛懸外伸臨空不屈延頸張目視日右轉逮乎曛暮方乃下焉若此者其徒數十輩斯勤苦出離生死或數十年未嘗懈怠從此西南入大林中惡獸野象群暴行旅非多徒黨難以經涉行五百餘里至橋賞弼國舊曰勃城弼國註也中印度地橋賞弼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稱沃壤地利豐植粳稻多甘蔗茂氣序暑熱風俗剛猛好學典藝崇樹福善伽藍十餘所傾頓荒蕪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教天祠五十餘所外道寔多

城內故官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懸石蓋鄒陁衍那王唐言此愛舊云優填王說也之所作也靈相間起神光時照諸國君王恃力欲舉雖多人衆莫能轉移遂圖供養俱言得真語其源述即此像也初如來成正覺已上昇天宮為母說法三月不還其王思慕願

圓形像乃請尊者沒特伽羅子以神通力接二人上天宮親觀妙相彫刻栴檀如來自天宮還也刻檀之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勞耶開導末世寔此為異精舍東百餘步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不遠有如來井及浴室井猶充汲室已頽毀

城內東南隅有故宅餘趾是具史羅舊云羅羅說也

長者故宅也中有佛精舍及跋伽窣堵波復有故基如來浴室也

城東南不遠有故伽藍具史羅長者舊園也

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立高二百餘尺

如來於此數年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

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跋伽窣堵波

伽藍東南重閣上有故窻室世親菩薩嘗住

此中作唯識論破斤小乘難諸外道

伽藍東菴段羅林中有故基是無著菩薩於

此作顯揚聖教論

城西南八九里毒龍石窟昔者如來伏此毒

龍於中留影雖則傳記今無所見其側有窣

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傍有如

來經行遺迹及跋伽窣堵波病苦之徒求願

多愈釋迦法盡此國最後故上自君王下及

衆庶入此國境自然感傷莫不歎泣悲嘆而歸

龍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渡殞伽河此

至迦奢布羅城周十餘里居人富樂城傍有故伽藍唯餘基趾是昔護法菩薩伏外道處此國先王扶於邪說欲毀佛法崇敬外道外道衆中召一論師聰敏高才明達幽微者作為邪書千頌凡三萬二千言非毀佛法扶正本宗於是召集僧衆令相權論外道有勝當

毀佛法衆僧無負斷舌以謝是時僧徒懼有退負集而議曰慧日已沉法橋將毀王黨外

道其可敵乎事勢若斯計將安出衆咸默然

無豎議者護法菩薩年在幼稚辯慧多聞風

軌知遠在大衆中揚言讚曰愚雖不敏請陳

其略誠宜以我疾應王命高論得勝斯靈枯

也微議墮賈乃推齒也然則進退有辭法僧

無吝僉曰允諧如其籌策尋應王命即昇論

席外道乃提頓綱網抑揚辭義誦其所執待

彼異論護法菩薩納其言而笑曰吾得勝矣

將覆逆而誦耶為亂辭而誦耶外道憮然而

謂曰子無自高也能領語盡此則為勝順受

其文後釋其義護法乃隨其聲調述其文義

辭理不謬氣韻無差於是外道聞已欲自斷

舌護法曰斷舌非謝改軌是悔即為說法心

信意悟王捨邪道遵崇正法

護法伏外道側則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

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六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轉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慈持寺沙門 辨機 撰

四國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窣堵國

藍摩國 拘尸那揭羅國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十餘里城荒頽墮場

無紀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地尚有

居人殺椽置氣序和風俗淳質寫字好福伽

藍數百地壞喪多僧徒寡少寺正量都天祠

百所外遺甚多此則如來在世之時鉢遺厚

那特多王唐言勝軍王所治國都也

故宮城內有故基勝軍王殿餘趾也次東不

遠有一故基上建小窣堵波昔勝軍王為如

來所建大法堂也

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窣堵波是佛誕母鉢

通闍鉢底唐言生主宮云 必勝尼精舍勝軍

王之所建主次窣窣塔波是龜蓮多唐言為

也故宅也善施長者宅側有大窣堵波是

勝軍利摩窣唐言勝軍也 捨邪之處勝軍

利摩窣者室羅伐悉底之山人也作害生靈

為委城國殺人取指懸首為髻將欲害母以

充指數世尊悲愍方行導化遠見世尊竊自

佛被母當生梵天謂其母曰老今且止先當

害彼大沙門尋即仗劍往逆世尊知來於是

徐行而還山人指鬘疾驅不還世尊謂曰何

守鄙志陰善不激惡源時指鬘聞誨悟所行

非因即歸命來入法中積勳不急謹羅漢果

城南五六里有迦多林唐言勝林是給孤

獨園勝軍王大臣善施為佛建精舍牙為伽

藍今已荒廢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

尺石柱鏤輪相於其端石柱刻牛形於其上

並無曼王之所建也至宇頽圯唯餘故基獨

一軀室蘇然獨存中有佛像昔者如來昇三

十三天為母說法之後勝軍王聞出愛王刻

檀像佛乃造此像善施長者仁而聖敬積而

能敬極是濟貧哀恤老時美其德号給孤

獨專闍佛功德深生尊敬願建精舍請佛降

臨世尊命舍利子隨贈授季准太子迦多闍

地夾壇尋詣太子具以情告太子歡言金遍

乃貴善施闍之心如也即出囊金隨言布

地有少米滿太子詩留曰佛談莫回宜植善

檀即於空地建主精舍世尊即之告阿難曰

園地善施所買林樹迦多所施二人同心式

崇功業自今已去應謂此地為迦多樹給孤

獨園

處若如來之在世也。有病惡勞，今舌獨處世，尊見而問曰：汝何前苦，汝何獨居？曰：我性躁，懶不耐看病，故今舉疾無人瞻視。如來是時，愍而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病苦皆愈。汝出戶外，更易數袴，親為盥洗，改著新衣。佛語忘留，當自勤勵，聞誨感息，心悅身豫。給孤獨園西北，有小宰堵波，是沒特伽羅子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動之處。昔佛在無熱惱池，人天咸集，唯舍利子不時從會，佛命沒特伽羅住，召求集，沒特伽羅承命而往。舍利子方補護法衣，沒特伽羅曰：世尊，今在無熱惱池，令我召余，舍利子曰：且止，須我補竟。與子偕行，沒特伽羅曰：若不速行，欲運神力，舉介石室，大會所，舍利子乃解衣帶置地。曰：若舉此帶，我身或動，時沒特伽羅運大神通，舉帶不動，地為之震。因以神足還，詣佛所見，舍利子已在會坐，沒特伽羅愧而歎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力矣。舉帶宰堵波，則不遠有，如來在世，沒元佛用其側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迹，說法之處，並樹旌表，建宰堵波，冥祇警衛，靈瑞聞起，或數天樂，或聞神香，景福之祥，難以備叙。

如來十力，無異一切，體智人天宗仰，聖賢遵奉。時諸外道，共相譏曰：宜行說詐，衆中誇辱，乃誇履強，女詐為靈，法衆所知，已密而殺之。埋屍樹側，稱怨告王，王命求訪，於迦多園，得其屍，毒是時外道，高聲唱言，喬唇摩火沙門，常稱戒忌，今私此女，殺而滅口，既強既殺，何成？何忌，詣天空中，隨聲唱曰：外道凶人，無此誇耳。

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欲以毒藥害佛，生身陷入地獄處。提婆達多唐言天授射飯王之子也，精勤十二年，已誦持八萬法藏，後為利故，求字神通，親近惡友，共相譏曰：我相三十減，佛未幾，大眾圍遠，何異如來思惟，是已，即華破僧，舍利子沒特伽羅子，奉佛拍告，承佛威神，詣法誨，喻僧後和合，提婆達多惡心不捨，以惡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禮，以傷害佛，方行此謀，自遠而來，至於此也。地遂圻，毒生，陷地獄，其面復有大坑，豐伽梨，必窮毀諸如來，生身陷入地獄，豐伽梨，陷坑，而八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之處，佛為人天，說諸法，要有外道弟子，遙見世尊，大眾恭敬，便自念曰：要於今日，辱喬唇摩，敗其善譽，當令我師，獨擅善聲，乃懷繫木，孟至給孤獨園，於大眾

中揚聲唱曰此說法人與我私通殿中之子
乃釋種也邪見者莫不信然真回者知為弘
誇時天帝釋欲除彼教化為白鼠鬪前孟未
系前之聲震動大眾凡諸見聞增深善悅眾
中一人起待未孟示彼女曰是汝兒耶是時
也地自開圻全身墜陷入無聞獄具受其殃
凡此三坑洞無注息秋夏霖雨溝池泛溢而
此深坑岸無水止如盛東六七十步有一精
舍高六十餘尺中有佛像東面而坐如來在
母於此與諸外道論議次東有天祠童者精
舍日且流光天祠之影不覆精舍日猶落照
精舍之陰遂覆天祠

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窰塔波是尊者舍利
子與外道論議處初善施長者買遊多太子
園欲為如來建立精舍時尊者舍利子隨長
者而瞻察外道六師求攝神力舍利子隨事
攝化應物降伏具側精舍前建窰塔波如來
於此摧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請
受詩窰塔波而是毗盧擇迦王有曰其液
王記也與
甲兵誅釋迦至此見佛歸兵之處毗盧擇迦
王嗣住之後追怒前辱與甲兵勳大眾却署
已畢仲命方行時有惡屬聞已白佛世尊於
是坐枯樹下毗盧擇迦王遠見世尊下耒履
敬退而言曰茂樹扶疎何故不坐枯探朽菓

而乃遮止世尊告曰宗族者殺業也枝葉猶
危庇蔭何在王曰世尊為宗親耳可以迴駕
於是觀聖感懷還軍返國

還軍之側有窰塔波是釋女被戮處毗盧擇
迦王誅釋兒勝簡五百女充實宮闈釋女憤
恚怨言不遜書其王家人之子也王聞發怒
命令誅戮執法者奉王教則其手足段諸坑
窰時諸釋女舍舌攝佛世尊聖鑒照其舌毒
告命亟剪羸衣而往為諸釋女說微妙法刑
智罵辱互欲流轉三途恩愛別離生死長遠
時諸釋女聞佛指誨遠塵離垢得法服淨同
時命終俱生天上時天帝釋化作婆羅門收
獲天帝後人記焉

誅釋窰塔波側不遠有大洞池是毗盧擇迦
王陷身入地歎處世尊觀釋女已還給孤獨
園告諸惡男令毗盧擇迦王却後七日為火
所燒王聞佛記甚懷惶懼至第七日安樂無
恙王周歡慶命諸宮女住至池側娛樂飲
酒有曰健犬起數碎清流隨及從盤熾焰颯發焚
輕舟墜王身入無聞獄備受諸苦
伽藍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來徑行之
迹諸聖習定之前並樹封記建窰塔波昔此
國群盜五百擲行邑里跋蹙跋國務軍王捕
獲已伏去其眼棄於深林群盜爭逼求哀補

佛是時如來在遊多積舍聞悲聲起慈心清
風和暢吹雲山藥滿其眼已得悟後明而見
世尊在其前住發善提心歡喜頂禮投杖而
去因種根季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改城是賢劫中人壽
二萬歲時迦葉波佛來生城也城而有軍塔
波城正寃已初見父惠城北有軍塔波有迦
葉波佛全身舍利並無憂王所建也從此東
南行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率塔國舊曰比羅伐率塔國

國記也中印支流

劫比羅伐率塔國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荒
蕪已甚王城頽圯周量不詳其內宮城周十
四五里壘觀而成基址峻固空荒久遠人里
稀曠無大君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
播穰序無愆風俗和暢伽藍器具十有餘所
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十餘人習學
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異道雜居

宮城內有改基淨飯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
作王像其側不遠有改基摩訶摩耶唐言夫

人寢殿也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側精
舍是釋迦善薩降神母胎處中作善薩降神

之像上座部善薩以嚙咀羅頰沙來月三十
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

此月二十三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八日

善薩降神東北有軍塔波阿私多山相太子
慮善薩誕靈之日吉祥輪湊時帝敕王召諸
相師而告之曰此子生也善惡何若宜悉乃
心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吉祥之應在
家作轉輪聖王捨家當成等正寃是時阿私
多山自遠而至叩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禮
敬請託寶座曰不意大仙今日降顧仙曰我
在天宮安居寤坐忽見諸天群從臨舞戲時
問言何從豫之甚也曰大仙當知瞻部洲中
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今產太子當證三善
提國明一切智我聞是語故來瞻仰所悲行
毫不遭聖化

城南門有軍塔波是太子與諸釋指口獅象
之處太子伎藝多能獨拔倫匹淨飯大王懷
妻將返僕夫馭象方欲出城提婆達多乘員
強刀自外而入問馭者曰嚴駕此象其誰欲
乘曰太子將還欲往奉取提婆達多發憤引
象批其頰脫其臆僵仆塞路杜絕行途無能
轉移人象頰塞難陀後至而門之曰誰死此
象曰提婆達多即吳之解路太子至又門曰
誰為不善害此象耶曰提婆達多害以杜門
難陀引之闕徑太子乃舉象高擲越度城重
具象墮地為大深坑士俗相傳為象墮坑也
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其側又有精舍太子

妃窈宮也中作非輪陀羅并有羅怛羅像宮
側持舍作曼業之像太子學堂故基也

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素白馬陵虛
之像是輪城處也城四門外各有精舍中作
老病死人沙門之像是太子遊觀觀相增懷
深歎塵俗於此感悟命懷迴駕

城而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窣堵波是賢劫
中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默佛本生城也
城而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見父之處敗
東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
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
無憂王建季迦羅迦村默佛城東北行三十
餘里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
四萬歲時迦羅迦村尼佛本生城也東北不
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度父之處次北有窣
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
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
之有建也

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太子坐樹陰
觀耕田於此習定而得薩婆淨飯王見太子
坐樹陰入寂定日光迴照樹影不移心知靈
聖更深珍敬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窣堵波釋種錄死處也
毗盧淨迦王竟免諸釋尊其族顯得九十九

百九十萬人並從殺戮積尸如莽流血成池
天奪人心收散惡毒

誅釋西而有四小窣堵波四釋種拒軍處初
勝軍王嗣位也末附釋種釋種部其非類謬
以家人之子望禮佛壽勝軍王立為正后其
產子男是為毗盧擇迦王毗盧擇迦欲就舅
氏請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講堂即中懸駕
諸釋種之逐四罵曰卑賤婢子敢居此室此
室諸釋種也擬佛居季毗盧擇迦嗣位之後
迫復先辱便與甲兵至此毗盧釋種四人躬
祈毗盧便即抗拒兵寇退散已而入城疾人
以為承輪王之祚胤為法王之宗子敢行凶
暴安忍殺害汗屠宗門絕親遠放四人被逐
北趣雪山一為鳥仗耶國王一為梵衍耶國
王一為四摩阻羅國王一為高彌國王奕世
傳業百世不絕城而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
窣堵波無憂王建也釋迦如來成正覺已還
國見父王為說法處淨飯王知如來降魔軍
已遊行化導情懷為仰思得禮敬乃命使請
如來曰昔期成佛當還本生斯言在耳時來
降跏坐至佛所具宣王意如來告曰却後七
日當還本生使臣還已白王淨飯王乃告命
臣庶灑掃衢路備積華香與諸群臣四十里
外行駕奉迎是時如來與大眾俱八金剛周

外行駕奉迎是時如來與大眾俱八金剛周

漸四天王前導帝釋與敬界天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侍右諸區翳僧列在其後唯佛在衆如月映星威神勳三界光明踰七耀步虛空至玉國王與從臣禮敬已畢俱兵還闕止尼拘盧陀僧伽藍其側不遠有寧塔波是如來於大樹下東面而坐受戒母金縷袈裟次此寧塔波是如來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城東門內路左有寧塔波音一口義成太子於此習諸伎藝門外有自在天祠中有石天像危巖起勢是太子在穢障中前入祠也淨飯王自憐伐尼園迎太子還也途次天祠王曰此天祠多重塔諸釋童稚求祐必劫宜游太子至彼常敬是時佛母抱而入祠其石天像起迎太子太子已出天像復坐

城南門外路左有寧塔波是太子與諸釋猶藝射鐵鼓從此東南三十餘里有小寧塔波其側有泉泉流澄鏡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投能強矢既分穿數過表至地沒羽因涌清流時俗相傳謂之箭泉夫有疾病欲沐多愈遠方之人持盃以歸隨其所苦漬以塗額靈神冥衛多疾痊癒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曠代尼林有釋種浴池澄清皎鏡華彌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無憂華樹今已枯悴焉履誕靈之處暑履以次舍任月後半八日當此

三月八日上座報則曰以次舍任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次東寧塔波無憂王所建二龍浴太子處也暑履生已不扶而行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隨足踏踏出大蓮華二龍踊出住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煖以浴太子

浴太子寧塔波更有二清泉傍建二寧塔波是二龍從地踊出之處暑履生已支屬宗親莫不奔馳求水盥浴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冷一煖遂以浴洗其面寧塔波是天帝釋捧捧暑履處暑履初出胎也天帝釋以妙天衣跪捧暑履次有四寧塔波是四天王抱持暑履處也暑履從石榻生已四天王以金色觀反捧暑履置金枕上至母前曰夫人誕斯福子誠可歡慶諸天尚善況世人乎

四天王捧太子寧塔波側不遠有大石柱上作馬像無憂王之所建也後為惡龍霹靂其柱中折什地傍有小河東南流土俗名曰油河是摩耶夫人產孕已天化此池老潤澄淨故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塵今變為水其流尚盛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至藍摩園中印藍摩園度境藍摩園空麗歲久墮場無紀城邑丘墟居人

掃腹破城東南有觀率塔波高減百尺昔者
如來入寂滅已此國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
國式遵崇建靈異則起神光時燭

率塔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此版左
旋元轉繞率塔波野象群行跋摩以故宜力
警察初無聞晉晉無憂王之分建率塔波也
亡國前建威已開發至於此國方欲興工而
此池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婆羅門前叩哀曰
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曰敢請軒駕降臨我
室王曰公蒙安在為進遠乎婆羅門曰我此
池之龍王也采大王欲建勝福教我請歸王
受其請遂入龍宮坐久之聞龍進曰我惟惡
業受此龍身供養舍利冀消罪咎願王躬往
觀而禮敬無憂王見已霍然謂曰凡諸供養
之具非人間所有也龍曰若然者賴無廢毀
無憂王自度刀非其備遂不問發出池之所
今有封記

率塔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象跡矣清肅皎
然而以沙弥^{釋二}信任象粉^{釋三}遠方侍至禮遇彌隆
必留三日供養四事聞諸先志曰昔有巫易
同志相召自遠而至禮率塔波見諸群象相
趨往來或以牙受草或以鼻灑水各持異草
共為供養時象見已悲歡感懷有一巫男使
捨其戒願留供養與象辭曰戒復多福蓋近

僧中歲月亟淹行業無紀此率塔波有佛舍
利聖德冥通群象發灑遺身此地可與同群
得畢餘齡該為幸矣眾告之曰斯盛事也吾
等殆望智不謀此隨時自愛無虧務業亦既
難群望伸誠願敬然獨居有終季之志於是
率塔為宇引流成池採掇時華灑掃登飾錦
歷歲序心事無怠降國給王聞而雅尚覽捨
財資兵建伽藍因而勸請屈知僧務自介相
踰不減元功而以沙弥^{釋二}知僧事沙弥^{釋三}伽藍
東大林中行百餘里至大率塔波無憂王之
所建也是太子詣城至此解寶衣去纓絡令
僕還處太子夜半踰城還朝至此既允宿心
乃形言曰是我出籠焚去萬鏢最後釋駕之
處也於天冠中解末尼寶令僕夫曰汝持此
寶還白父王今茲遠適非苟違羅欲斷無常
絕諸有漏聞鐸^{釋二}迦^{釋三}也曰^{釋四}詎有何心空駕
而送太子善言懸^{釋二}喻感^{釋三}悟而還

迴駕率塔波東有鹿部樹枝葉踰凋枯株尚
在其傍復有小率塔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
皮交處太子既斷髮易裳躍去纓絡有天人
衣曰斯服太修如何改易時淨居天化作獵
人服鹿皮衣持弓負羽太子舉其衣而謂曰
欲相貿易願見允從獵人曰善太子解其上
服授與獵人獵人得已還復天身持所得衣

陵虛而去

太子易衣側不遠有窳增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刺髮處。太子從潮鐸迎取刀自刺其髮。天帝釋接上天宮以為供養。時淨居天子化作刺髮人執持鋸刀徐步而至。太子謂曰：能刺髮乎？幸為我淨之。化人復命還為刺髮。踰城出家時亦不定。或云喜慶年十九或曰二十九。以吹谷任月後半八日踰城出家。當此三月八日或云以吹谷任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太子刺髮窳增波東南曠野中行百八九十里至尼拘盧陀林。百窳增波高三十餘尺。譬如來寂滅舍利已分諸窳窳門無所得。獲於涅槃。彼唐言焚燒萬天湖惟北也地收餘灰炭持至本國。建此靈臺而修供。養自在已降寺。迹相仍疾病之人祈請多愈。灰皮窳增波側。故伽藍中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左右數百窳增波。其一丈者無憂王所建也。窳窳羅陷高餘百尺。自此東北大林中行其路艱險。經途危阻。山牛野象群盜獵師伺求行旅為害。不能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中印及現

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頗毀。邑里蕭條。故城軌基周十餘里。居人稀曠。閭巷荒蕪。城內東北

隅有窳增波無憂王所建。窳增波舊曰此之故宅也。宅中有井。階皆獻供。方乃鑿焉。歲月雍淹水猶清。美城西北三四里。阿特多代底河唐言無憂。此世共稱耳。舊云河利。羅此河。故也。舊言謂之尸羅。今代底河。羅口有金河西岸不遠。至窳窳林。其樹類栴而皮青白。葉甚光潤。四樹特高。如來寂滅之所也。其大軌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卧。傍有窳增波無憂王所建。基羅陷高二百餘尺。前建石柱以記。如來寂滅之事。雖有文記。不書日月。闕諸先記。曰佛以生年八十。吹谷任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當此三月十五日也。說一切有部則佛以迦刺底迦月後十八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諸部異議。或云十二百餘年。或云十三百餘年。或云十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未滿千年。皆舍側不遠。有窳增波。是如來修善薩行時。為群猿王救火之處。于此地有大茂林。毛群羽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焰曠遠。時有一猿。有懷傷怒。鼓濯清流。飛空奮灑。時天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惡。唐勞羽翮。火火方起。焚燎林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汝曰：說者為諱。曰：我天帝釋耳。猿曰：今天帝釋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火拯難。若指諸掌。及詰無功。具咎安在。猛火方熾。無得多言。辱復奮飛。往

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
生類全命攸今謂之救火率增波也

維救火例不遠有率增波是如來譬善履行
時為虎救生之處乃往古昔此有大林火炎

中野飛走痛害前有歟流之既後困極火之
難莫不沉溺喪身命其鹿側隱身據擲流

穿皮前骨自強極滿塞免後至忍疲苦而濟
之筋力既竭溺水而死諸天收骸起軍增波

度極滿西不遠有率增波是蘇跋陀羅善賢
舊曰河跋陀羅也入寂滅之處善賢者本梵志師也

年百二十耆舊多智聞佛寂滅至雙樹間問
阿難曰佛世尊爾寂滅我懷疑滯願欲請問

阿難曰佛前涅槃者無憂也曰吾聞佛世難
過正法難聞我有深疑恐無所請善賢遂入

先問佛言有諸別象自稱為師各有異法意
訓導俗喬吞摩舊曰賢量能盡知耶佛言吾

悉深究乃為演說善賢聞已心淨信解求入
法中受具足戒如來告曰汝豈能耶外道異

言於徒行者嘗試四歲觀其行察其性威儀
寂靜辭語誠實則可於我法中淨修梵行在

人行耳前何難哉善賢曰世尊慈惠含濟無
私四歲試字三業方頓佛言我先已說在人

行耳於是善賢出家即受具戒勤勵習身
心勇猛已而於法無疑自身作證夜分秉久

果證覆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
大涅槃即於象中大火界定現神通事而先

寂滅是為如來最後弟子乃先渡度即昔後
度塞免是也善賢寂滅例有率增波是觀金

剛躡地之處大惡世尊隨機利見化功已畢
入寂滅樂於雙樹間北首而卧執金剛神密

迹力士見佛滅度悲愴唱言如來捨教入大
涅槃無歸依無覆護委箭深入慈火熾盛捨

金剛杵闕絕躡地久而又起悲衷應暴互相
謂曰生死大海誰作舟楫無明長夜誰為燈

炬金剛躡地例有率增波是如來寂滅已七
日供養之處如來之指寂滅也光明善照人

天畢會莫不悲感更相謂曰大覺世尊今前
寂滅象生福盡世間無依如來石闕卧師子

林告諸大眾勿謂如來畢竟寂滅法身常住
雖諸變易當常解忘早求解脫諸惡習等歡

歡悲愴時阿泥律舊曰那告諸惡
習止上勿悲諸天讚依時末羅象供養已訖

欲舉金指詣涅槃殿耶前時阿泥律陀告言
且止諸天欲留七日供養於是天象持妙天

華遊虛空讚聖德各竭誠心共興供養停罷
例有率增波是摩訶摩耶夫人哭佛之處如

來寂滅指驗已畢時阿泥律陀上天天宮告
摩耶夫人曰大聖法王今已寂滅摩耶聞已

悲受閻絕典請天象至雙樹間見情如鹿跡
及錫杖指之号慟絕而復聲曰人天福盡世
間眼滅今此諸物空無有主如來聖力金指
自開放光明合掌坐慰問慈母遠來下降請
行法公願勿深悲阿難前表而請佛曰後世
問我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那自天
宮降至雙樹間如來為請不考衆生從金指
起合掌說法跋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窣堵波
是如來焚身之處地今黃黑土雜灰炭至誠
求請或得舍利如來寂滅人天悲感七寶為
指千觀變身設香華建旛蓋末覆之衆奉與
發引前後導從北渡金河盛滿香油積多香
木縱火以焚二觀不燒一控觀身一最覆外
為諸衆生分散舍利唯有髮爪儼然無損焚
身側有窣堵波如來為大迦葉波現雙足處
如來金指已下香木已積火燒不燃衆咸驚
駭阿泥律陀言待迦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
五百弟子自出林來至拘尸跋闍阿難曰世
尊之身可得見耶阿難曰千觀變給室桓周
強香木已積而弗焚燒是時佛於指內為出
雙足輪相之上見有異色問阿難曰何以有
此曰佛初涅槃人天悲慟衆淚迸流致斯異
色迦葉波作禮旋繞興讚香木自燃大火熾
盛故如來寂滅三從指出初出臂問阿難治

路次起坐為母說法後見雙足示大迦葉波
現足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八王分
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事佛入涅槃後涅
疊般那已諸八國王備四兵至道直性婆羅
門謂拘尸力士曰天人導師此國寂滅故自
遠來請分舍利力士曰如來降尊即斯下土
滅世間明導喪衆生慈父如來舍利自當供
養徒疲道路終無得獲時諸大王遜辭以求
說不相允重謂之曰禮請不從兵威非速直
性婆羅門揚言曰念哉大惠世尊忌於福善
殊歷獲劫想所具聞今欲相陵此非宜也今
舍利在此當均八分各得供養何至興兵諸
力士依其言即時均量欲作八分帝釋謂諸
王曰天當有分勿恃力斃阿那婆釁多龍王
文隣龍王醫那鉢咀囉龍王復作是議無通
我曹若以力者衆非敵矣蓋性婆羅門曰勿
誑諸也宜共分之即作三分一諸天二龍衆
三留人八國重分天龍人王莫不悲感分
舍窣堵波波西而行二百餘里至大邑聚有
婆羅門表石巨雷確乎不難得究五明教宗
三寶持其居側建五僧坊窮諸資用備畫珍
飾或有衆僧往來中路懸懸請留壁心供養
或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寶迦王毀壞佛
法衆僧絕侶歲月驟淹而婆羅門每復懲憫

經行之次見一沙門鹿眉鬚髮收錫而來婆
 羅門馳往迎逆問所從至請入僧坊備諸供
 養且以薄乳糞粥進奉沙門受已饒一齊齒
 便即置鉢沈吟長息婆羅門侍食罷而問曰
 大德惠利隨緣幸見臨顧為夕不安耶為粥
 不味乎沙門懸懸若曰吾患衆生福祐漸薄
 斯言且置食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即語婆
 羅門曰向許有說今何無言沙門告曰吾非
 忘也談不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得聞今當略
 說吾向所歡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嘗此味
 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
 俯清流而浴器或以澡漱或以鹽沐蓮子今
 之純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流使之
 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耶沙門
 曰然汝豈不聞佛子覆佑覆者我身是也為
 護正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
 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選擇像設肅然其敬
 如在俱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瓏
 斯國焉曰波羅奈地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鴛鴦上鳥名及下鳥名 歸然上直水及 瞻於上之身
 與洗上音實 僥見音 訕語上音
 山盤上音 欒上音 阮上音 阮上音

刑骨反止牙 坑穿下音申 必當反 跋
 應上音來下音戶 跋行也 嘔吐上音
 延沙上音 幾其體上音 嘔吐上音
 又例其反下音 幾其體上音 嘔吐上音
 新及上音 幾其體上音 嘔吐上音
 反理上音 幾其體上音 嘔吐上音
 亂反上音 幾其體上音 嘔吐上音
 一兒反上音 幾其體上音 嘔吐上音
 用音反上音 幾其體上音 嘔吐上音
 也耳反上音 幾其體上音 嘔吐上音
 刀上音 幾其體上音 嘔吐上音
 羽關反上音 幾其體上音 嘔吐上音
 歡飲上音 幾其體上音 嘔吐上音
 近天正音 幾其體上音 嘔吐上音
 上口音 幾其體上音 嘔吐上音
 及反音 幾其體上音 嘔吐上音
 知也音 幾其體上音 嘔吐上音

山嶽險峻即前村
 宜馬前營沙門住此言等之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轉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德持寺砂門

辯機撰

五國

婆羅痾反女反斯國

戰主國

吹舍釐反支國

弗栗恃國

尼波羅國

婆羅痾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疏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閻櫛比居人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強學多信外道少敬佛法氣序和穀稼盛果木扶疎茂草薈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所外道方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成斷駭或堆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彫石文木茂林相蔭清洙交帶鍤石天像量減百尺威嚴肅然懍悚如在

大城東北婆羅痾河西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前建石柱碧解若鏡光潤疑沫其中常現如來影像

婆羅痾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區界八分連垣周堵層軒重閣麗窮規矩僧徒一千五百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

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黃金隱起作菴級羅果石為基陸輒作層龕龕而四周節級百數皆有隱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有鍤石佛像量等如來身作轉法輪勢

精舍西南有石窰堵波無憂王建也基雖傾陷尚餘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石舍正

潤鑿照映微慙祈請影見眾像善惡之相時有見者是如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勅也

其側不遠窰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見菩薩捨苦行遂不侍衛來至於此而自習定其傍

窰堵波是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又三窰堵波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側有窰堵波是梅咀麗耶唐言慈即

也昔者在王舍城

驚峯山告諸苾芻當來之世此瞻部洲土地

平正人壽八万歲有婆羅門子慈氏者身真

金色光明照朗當捨家成正覺廣為衆生三

會說法其濟度者皆我遺法植福衆生也其

於三寶深敬一心在家出家持戒戒皆蒙

化導證果解脫三會說法之中度我遺法之

徒然後乃化同緣善友是時慈氏菩薩闍佛

此說從座起白佛言願我作彼慈氏母尊如

來告曰如汝所言當證此果如上所說皆安

教化之儀也

慈氏菩薩受記西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受記之趣賢劫中人壽二万歲迦葉波佛出現於世轉妙法輪開化含識授護明菩薩記曰是菩薩於當來世衆生壽命百歲之時當得成佛号釋迦牟尼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長五十餘步高可七尺以青石積成上作如來經行之像像形傑異威嚴肅然肉髻之上特出鬚鬣靈相無隱神鑿有微於其垣內聖迹寔多諸精舍窣堵波數百餘所略舉二三難用詳述

伽藍垣西有一清池周二百餘步如來嘗中盥浴次西大池周一百八十步如來嘗中

大菩薩地持論

卷七

器次北有池周百五十步如來嘗中浣衣凡此三池並有龍止其水既深其味又甘澄淨故潔常無增減有人慢心濯此池者金毗羅獸多為之害若深恭敬汲用無懼浣衣池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袈裟之迹其文明徹煥如雕鏤諸淨信者每來供養外道凶人輕蹈此石池中龍王便興風雨

池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為六牙象王獵人剥其牙也詐服袈裟彎弧伺捕象王為敬袈裟遂換牙而授焉

換牙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愍世無禮示為鳥身與彼獼猴白象於此相

問誰先見是且拘律樹各言事迹遂編長幼化漸遠近人知上下

導俗歸依其側不遠大林中有窣堵波是如來昔與提婆達多俱為鹿王斷事之趣昔於此鹿大林之中有兩群鹿各五百餘時此國王畋遊原澤菩薩鹿王前請王曰大王狡獵中原縱燎飛矢凡我徒屬命盡茲晨不日腐臭無所充膳願欲次差日輪一鹿王有割鮮之膳我延旦夕之命王善其言迴駕而返兩群之鹿更次輪命提婆群中有懷孕鹿次當就死白其主曰身雖應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誰不寶命雌鹿嘆曰吾王不仁死無日矣乃告慈菩薩鹿王鹿王曰悲哉慈母之心恩及未形吾今代汝遂至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曰彼大鹿王今來入邑都人士庶莫不馳觀王之聞也以為不誠門者白至王乃信然曰鹿王何遽來耶鹿曰有雌鹿當死胎子未產心不能忍敢以身代王聞歎曰我人身鹿也介鹿身人也於是悉放諸鹿不復輪命即以其林為諸鹿藪因而謂之施鹿林焉鹿野之号自此而興伽藍西南二三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基趾廣峙瑩飾奇珍既無層龕便置覆鉢雖建表柱而無輪鐸其側有小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迎佛趣也初薩婆

曷刺他悉唐書一切義成善太子踰城之

日恐違名此略也

後棲山隱谷忘身殉法淨飯王乃命家族三

人舅氏二人曰我子一切義成捨家修學孤

遊山澤獨趣林藪故命曹隨知所止內則

叔父伯舅外則既君且臣凡厥動靜宜知進

止五人御命相望營衛因即勤求欲期出離

每相謂曰夫修道者苦證耶樂證耶二人曰

安樂爲道三人曰勤苦爲道二三交爭未有

以明於是太子思惟至理爲伏苦行外道節

麻米以支身彼二人者見而言曰太子所行

非真實法夫道也者樂以證之今乃勤苦非

吾徒也捨而遠遁思惟畢證太子六年苦行

未證善提欲驗苦行非真受乳糜而證果斯

三人者聞而歎曰功垂成矣今其退矣六年

苦行一旦捐功於是相從求訪二人既相見

已匡坐高論更相議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

出王宮就荒谷去珠服披麀皮精勤勵志貞

節苦心求深妙法期無上果今乃受牧女乳

糜敗道虧志吾知之矣無能爲也彼二人曰

君何見之晚歟此猖蹶人耳夫趣乎深宮安

乎尊勝不能靜志遠迹山林棄轉輪王位爲

鄙賤人行何可念哉言增切怛耳菩薩降尼

連何坐菩提樹成等正覺号天人師寂然宴

默惟察應度曰彼鬱頭藍子者證非想定堪

受妙法空中諸天尋聲報曰鬱頭藍子命終

已來經今七日如來歎惜斯何不遇垂闡妙

法遽從變化重更觀察營求世界有阿藍迦

藍得無所有處定可授至理諸天又曰終已

五日如來再歎愍其薄祐又更諦觀誰應受

教唯施鹿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來亦

時起菩提樹趣鹿野園威儀寂靜神光晃曜

毫含玉彩身真金色安詳前進導以彼人斯

五人遙見如來手相謂曰一切義成彼來者

是歲月遽淹聖果不證心期已退故學吾徒

宜各默然勿起迎禮如來漸近威神動物五

人忘制拜迎問訊侍從如儀如來漸誘示之

妙理兩安居畢方獲果證

施鹿林東行二三里至窣堵波傍有涸池周

八十餘步一名救命又謂烈士聞諸先志曰

數百年前有一隱士於此池側結廬屏迹博

習伎術究極神理能使瓦礫爲寶人畜易形

但未能馭風雲陪仙駕閱圖考古更求仙術

其方曰夫神仙者長生之術也將欲求學先

定其志築壇場周一丈餘命一烈士信勇

昭著執長刀立壇隅屏息絕言自昏達旦求

仙者中壇而坐手按長刀口誦神呪收視反

聽遲明登仙所執錫刀變爲寶劍陵虛履空

王諸仙侶執劍拈麀所欲皆從無衰無老不

病不死是人既得仙方行訪烈士營求曠歲未諧心願後於城中遇見一人悲號逐路隱士覩其相心甚慶悅卽而慰問何至恁傷曰我以貧窶備力自濟其主見知特深信用期滿五歲當酬重賞於是忍勤苦忘艱辛五年將周一旦違失旣蒙笞辱又無所得以此爲

心悲悼誰恤隱士命與同遊來至草廬以術力故化具有餌已而令入池浴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錢遺之曰盡當求來幸無外也自時厥後數加重賂潛行陰德感激其心烈士屢求効命以報知已隱士曰我求烈士弥歷歲時幸而會遇奇類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不聲耳烈士曰死尚不辭豈徒屏息於是設壇場受仙法依方行事坐待日曛曛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呪烈士校鈔刀殆將曉矣忽發聲叫是時空中火下煙焰雲蒸隱士疾引此人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誠子無聲何以驚叫烈士曰受命後至夜分昏然若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躬來慰謝感荷厚恩忍不報語彼人震怒遂見殺害受中陰身賴屍歎惜猶願歷世不言以報厚德遂見託生南印度大婆羅門家乃至受胎出胎備經苦厄荷恩荷德嘗不出聲洎乎受業冠婚喪親生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語宗親戚屬咸見怪異年

過六十有五我妻謂曰彼可言矣若不語者當殺汝子我時惟念己隔生世卽願衰老唯此稚子因止其妻今無殺害遂發此聲耳隱士曰我之過也此魔燒耳烈士感恩悲事不成憤恚而死免火災難故曰救命感恩而死又謂烈士池

烈士池西有三獸牽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處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猴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爲一老夫謂三獸曰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耶曰涉尊草遊茂林異類同歡旣安且樂老夫曰聞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虛己分路營求狐公水濱銜一鮮鯉後於林樹採異華菓俱來至止同進老夫唯兔空還遊躍左右老夫謂曰以吾觀之介曹未和後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還獨無相饋以此言之誠可知也免聞譏議謂狐後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狐稔競馳銜草曳木旣已蓋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食辭畢入火尋卽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除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兔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

之免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窰塔波從此順
窰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度印

戰主國周二千餘里都城臨窰伽河周十餘

里居人豐樂邑里相隣土地膏腴稼穡時播

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獷烈邪正兼信伽

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並皆遵習小乘教法

天祠二十異道雜居矣大城西比伽藍中窰

塔彼無曼王之所建也印度記曰此中有如

來舍利一外昔者世尊嘗於此處七日之中

為天人眾顯說妙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坐

及經行遺迹之處隣此復有慈氏菩薩像形

量雖小威神巖然靈鑿潛通奇迹間起

大城東行二百餘里至阿避陀羯刺拏僧伽

藍唐言不周垣不廣彫飾甚工花池交影臺

閣連覺僧徒肅穆衆儀庠序聞諸先志曰昔

大雪山北觀貨邏國有樂學沙門二三同志

禮誦餘閑每相謂曰妙理幽玄非言談所究

聖迹昭著可足趾所尋宜詢莫逆親觀聖迹

於是二三交友杖錫同遊既至印度寓諸伽

藍輕其邊鄙莫之見舍外迫風露內累口腹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時此國王出遊近郊見

諸客僧怪而問曰何方乞士何所因來耳既

不穿衣又垢弊沙門對曰我親貨邏國人也

恭承遺教高蹈俗塵率其同好觀禮聖迹慨

以薄福眾所同棄印度沙門莫顧齋務欲還

本土巡禮未周雖迫勤苦心遂後已王聞其

說用增悲感即斯勝地建立伽藍白觀題書

為之制曰我惟尊居世上貴極人中斯皆三

寶之靈祐也既為人王受佛付囑凡厥滌衣

吾當惠濟建此伽藍式招羈旅自今已來諸

穿耳僧我此伽藍不得止舍因其事迹故以

名焉阿避陀羯刺拏伽藍東南行百餘里南

渡窰伽河至摩訶鉢羅邑並婆羅門種不遵

佛法然見沙門先訪學業知其強識方深禮

敬窰伽河比有那邏延天祠重閣層臺與其

麗飾諸天之像鑄石而成工極人謀靈應難

究那邏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有窰塔彼無

憂王之所建也太半陷地前建石柱高餘二

丈上作師子之像刻記伏鬼之事昔於此處

有曠野鬼恃大威力噉人血肉作害生靈肆

極妖崇如來愍諸衆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

誘化諸鬼導以歸依之敬齊以不殺之戒諸

鬼承教奉以周旋於是舉石請佛安坐願聞

正法克念護持自茲厥後無信之徒競共推

移鬼置石座動以萬數莫之能轉茂林清池

周基左右人至其側無不心懼

伏鬼倒不速有數伽藍雖多傾毀尚有僧徒

並皆遵習大乘教法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

一窾堵波基已傾陷餘高數丈昔者如來寂滅之後八國大王分舍利也量舍利婆羅門窾塗瓶內分授諸王而婆羅門持瓶以歸既得所黏舍利遂建窾堵波并瓶置內因以名焉後無憂王開取舍利瓶改建大窾堵波或至齋日時燭光明從此東北渡苑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

舊曰毗舍離國
中印度境

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花果茂盛菴沒羅果茂遮果既多且貴氣和暢風俗淳質好福重學邪正雜信伽藍數百多已圯壞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數十異道雜居露形之徒寔繁其黨吠舍釐城已甚傾頽其故基趾周六七十里宮城周四五里少有居人

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藍僧徒寡少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傍有窾堵波是昔如來說毗摩羅詰經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庭其東有窾堵波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果

舍利子證果東南有窾堵波是吠舍釐王之所建也佛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式修崇建印度記曰此中舊有如來舍利一斛無憂王開取九斗唯留一斗後有國王復欲開取方事興工尋則地震遂不敢開其西北有窾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石柱高五六十尺上作師子之像石柱南有池是群獠猴

為佛穿也在昔如來曾住於此池西不遠有窾堵波諸獠猴持如來鉢上樹取蜜之處池南不遠有窾堵波是諸獠猴奉佛蜜處也西北隅猶有獠猴形像伽藍東北三四里有窾堵波是毗摩羅詰唐言無垢稱名曰淨名取同名乃有異道故宅基趾多有靈異去此不遠有一神舍其狀疊觀傳云積石即無垢稱長者現疾說法之處去此不遠有窾堵波長者子寶積故宅也去此不遠有窾堵波是菴沒羅女故宅佛姨母等諸苾芻尼於此證入涅槃

伽藍北三四里有窾堵波是如來將往拘尸那國入般涅槃人與非人隨從世尊至此佇立次西北不遠有窾堵波是佛於此最後觀吠舍釐城其南不遠有精舍前建窾堵波是菴沒羅女園持以施佛菴沒羅園側有窾堵波是如來告涅槃處佛昔在此告阿難曰其得四神足者能住壽一劫如來今者當壽幾何如是再三阿難不對天魔迷惑故也阿難從坐而起林中宴默時魔來請佛曰如來在世教化已久蒙濟流轉數如塵沙寂滅之樂今其時矣世尊以少土置爪上而告魔曰地土多耶爪土多耶對曰地土多也佛言所度者如爪上土未度者如大地土却後三月吾

當涅槃魔聞歡喜而退阿難林中忽感異夢
來白佛言我在林間夢見大樹枝葉茂盛蔭
影蒙蒙驚風忽起摧散無餘將非世尊欲入
寂滅我心懷懼故來請問佛告阿難吾先告
汝汝為魔蔽不時請留魔王勸我早入涅槃
已許之期斯夢是也

告涅槃期側不遠有窳堵波千子見父母處
也昔有仙人隱居巖谷仲春之月鼓濯清流
鹿隨飲感生女子姿貌過人唯脚似鹿仙
人見已收而養焉其後命令求火至餘仙廬
足所履地迹皆有蓮花彼仙見已深以奇之今
其繞廬方乃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還時梵
豫王畋遊見花尋迹以求悅其奇怪同載而
返相師占言當生千子餘婦聞之莫不圖計
日月既滿生一蓮花花有千葉葉坐一子餘
婦誣罔咸稱不祥投旒伽河隨波泛濫烏耆
延王下流遊觀見黃雲蓋乘波而來取以開
視乃有千子乳養成立有大力焉恃有千子
拓境四方兵威乘勝將次此國時梵豫王聞
之甚懷震懼兵力不敵計無所出矣是時鹿
女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寇戎臨境上下罹
心賤妾愚衷能敗強敵王未之信也憂懼良
深鹿女乃昇城樓以待寇至千子將兵圍城
已而鹿女告曰莫為逆事我是汝母汝是我

子千子謂曰何言之謬鹿女手按兩乳流注
千岐天性所感咸入其口於是解甲歸宗釋
兵返族兩國交歡百姓安樂千子歸宗側不
遠有窳堵波是如來經行舊迹指告眾曰昔
吾於此歸宗見親欲知千子即賢劫中千佛
是也述本生東有故基上建窳堵波光明時
燭祈請或遂是如來說普門陀羅尼等經重
閣講堂餘址也

講堂側不遠有窳堵波中有阿難半身舍利
去此不遠有數百窳堵波欲定其數未有克
知是千獨覺入寂滅處吠舍釐城內外周隍
聖迹繁多難以具舉形勝故墟魚鱗間峙歲
月驟改炎涼巫稔林既摧殘池亦枯涸朽株
餘迹其詳驗焉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窳堵波栗咕昌菓
婆子謂也別如來處如來自吠舍釐城
趣拘尸那國諸栗咕婆子聞佛將入寂滅相
從號送世尊既見衰慕非言可喻即以神力
化作大河崖岸深絕波流迅急諸栗咕婆悲
慟以止如來留鉢為作追念

吠舍釐城西北城二百里有故城荒蕪歲久
居人曠少中有窳堵波是佛在昔為諸菩薩
人天大眾引說本生修菩薩行曾於此城為
轉輪王号曰摩訶提婆唐言大有七寶應王四

天下觀衰變之相體無常之理真懷高蹈忘情大泣捨國出家染衣修學

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窳堵波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佛涅槃後百一十年吠舍釐城有諸苾芻遠離佛法謬行戒律時長老耶舍陀住憍薩羅國長老三菩伽住秣菟羅國長老釐波多住韓若國長老沙羅住吠舍釐國長老富闍蘇弥羅住娑羅梨弗國諸大羅漢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稱眾所知識皆是尊者阿難弟子時耶舍陀遣使告諸賢聖皆可集吠舍釐城猶少一人未滿七百是時富闍蘇弥羅以天眼見諸大賢聖集議法事運神足至法會時三菩伽於大眾中右祖長跪揚言曰眾無誹欽哉念哉昔大聖法王善權寂滅歲月雖淹言教尚在吠舍釐城憍忿苾芻謬於戒律有十事出違十力教今諸賢者深明持犯俱承大德阿難指誨念報佛恩重宣聖旨時諸大眾莫不悲感即召集諸苾芻依毗奈耶訶責制止削除謬法宣明聖教

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濕吠多補羅僧伽藍層臺輪奐重閣翬飛僧眾清肅並學大乘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

昔南趣摩揭陀國北顧吠舍釐城中途止息遺迹之處

濕吠多補羅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疏伽河南北岸各有一窳堵波是尊者阿難陀分身與二國處阿難隨者如來之從父弟也多聞摠持博物強識佛去世後繼大迦葉任持正法導進學人在摩揭陀國於林中經行見一沙弥諷誦佛經章句錯謬文字紛亂阿難聞已感慕增懷徐詰其所提撕指授沙弥笑曰大德耄矣所言謬矣我師高明春秋鼎盛親承示誨誠無所誤阿難默然退而嘆曰我年雖邁為諸眾生欲久住世任持正法然眾生垢重難以誨語久留無利可速滅度於是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渡疏伽河泛舟中流時摩揭陀王聞阿難去情深戀德即嚴戎駕疾馳追請數百千眾營軍南岸吠舍釐王聞阿難來悲喜盈心亦治軍旅奔馳迎候數百千眾屯集北岸兩軍相對旌旆翳日阿難恐闕其兵更相殺害從舟中起上昇虚空示現神變即入寂滅化火焚骸骸又中折一墮南岸一墮北岸於是二王各得一分舉軍號勸俱還本國起窳堵波而修供養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北人謂三伐恃國北印度境弗栗恃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地

膏腴花果茂盛秩序微寒人性躁急多敬外道少信佛法伽藍十餘僧徒鹹千人大小二乘兼功通學天祠數十外道寔衆國大都城号占式擊多已頽毀故宮城中尚有三千餘家若村若邑也大河東北有伽藍僧徒寡少學業清高從此西行依河之濱有窳堵波高餘三丈南帶長流大悲世尊度漁人處也越在佛世五百漁人結儕附黨漁捕水族於此河流得一大魚有十八頭頭各兩眼諸漁人方欲害之如來在吠舍釐國天眼見興悲心乘其時而化導因其機而啓悟告諸大衆弗粟恃國有大魚我欲導之以悟諸漁人今宜知時於是大衆圍繞神足陵虛至於河濱如常敷座遂告諸漁人勿殺魚以神通力開方便開威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貫解人情今時如來知而故問汝在前身曾作何罪流轉惡趣受此弊身魚曰昔承福慶生自豪族大婆羅門劫比他者我身是也恃其族姓陵蔑人倫恃其博物鄙賤經法以輕慢心毀謗諸佛以醜惡語詈辱衆僧引類形比謂若馳驢象馬諸醜形對由此惡業受此弊身尚資宿善生遭佛世目覩聖化親承聖教因而懺謝悔先作業如來隨機攝化如應開導魚既聞法於是命終茲福力上生天宮

於是自觀其身何緣生此既知宿命念報佛恩與諸天衆肩隨戾止前禮既畢右繞退立以天寶香花持用供養世尊指告漁人為說妙法於即感悟輸誠禮懺裂網焚舟歸真受法既服深衣又聞至教皆出塵垢俱證聖果度漁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窳堵波無憂王所建高百餘尺是佛在昔於此六月說法度諸天人此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窳堵波如來昔於此處為諸苾芻制戒次西不遠有如來毘伽窳堵波如來昔於此處近遠邑人相趨輻湊焚香散花燈炬不絕從此西北千五百里踰山入谷至尼波羅國中中野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宜穀稼多花果出赤銅犛牛命命鳥貨用赤銅錢氣序寒列風俗險詖人性剛獷信義輕薄無學藝有工巧形貌醜弊邪正兼信伽藍天祠接堵連隅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綜習外道異學其數不詳王刹帝利粟咕婆種也志學清高純信佛法近代有王号奮輪伐摩光音碩學聰敏自製聲明論重學敬德遜邇著聞都城東南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即焰起更投餘物亦變為火從此復還吠舍釐國南渡疏伽河至摩揭陁國舊曰摩伽又曰摩竭提官說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轉

櫛比上阻五反下毗二反 露藤上息垂反
 櫛比上阻五反下毗二反 髮上所交反 鬢反 弧反 蹶反
 下音胡也 撥力結反 殉詞闕反 獨音 蹶反
 引弓也 惻上音刀下丁 閱音 遺音
 厥倒也 下音 惻上音刀下丁 閱音 遺音
 之上音 賂音 饋音 食音 巖然上音 連音
 賂也 賂也 饋也 饋也 巖也 巖也 連也
 堯下音萌 枯橋下音 妖崇下音 羅心下音
 堯也 堯也 枯也 枯也 妖也 妖也 羅也 羅也
 栗帖上音 真懷上音 提撕二字音 謙音 聲牛
 栗也 栗也 真也 真也 提也 提也 謙也 謙也 聲也 聲也
 翠飛上音 險諛下音 光曹下音 老莫到反
 翠也 翠也 險也 險也 光也 光也 老也 老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轉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德持寺沙門 辯機 撰

一國

摩揭陀國上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
 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廣大香味殊
 越光色持甚彼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濕
 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沫水可
 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溫暑崇重志學尊敬
 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万有餘人並多宗
 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寔多

號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
 址尚在昔者人壽無量歲時号拘蘇摩補羅
 城唐官番 王官多花故以名焉遠乎人壽數
 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舊曰巴連 初有婆羅
 門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授業諸學徒相
 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帳望同儕謂曰夫何
 憂乎曰盛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
 無成顧此為言憂心弥劇於是學徒戲言之
 曰今將為子求媾婚親乃假立二人為男父
 母二人為女父母遂坐波吒釐樹謂女督樹
 也採時果酌清沫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
 時假女父攀花枝以授書生日斯嘉偶也幸

舞辭為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來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絃清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有一嫗携引少女並賓從盈路核服奏樂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樂燕經七日為學後疑為獸害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友諸人同往林中咸見花樹是一大第僮僕役使驅馳往來而彼老翁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賓主禮備諸友還城具告遠近暮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忍離阻適復留止棟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書生曰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志於是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花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故神為築城自介之後國名波吒釐子城焉

王故官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獄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有阿輪迦唐言無憂舊曰王者頻毗婆羅舊曰頻婆雙羅王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波吒釐重築外郭周於故城年代浸遠唯餘故基如藍天祠及窳堵波餘趾數百在者二三唯故官

地臨苑伽河小城中有子餘家初無憂王嗣位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峻峙隅樓特起猛焰洪鑪鋒利刃備諸苦具擬像幽塗招募凶人立為獄主初以國中犯法罪人不校輕重摠入塗炭後以行經獄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緘口焉時有沙門初入法衆里乞食遇至獄門獄吏凶人擒欲殘害沙門惶怖請得禮懺俄見一人縛來入獄斬截手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肢體糜散沙門見已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無學東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既證聖果心夷生死離入鑊湯若在清池有大蓮花而為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王遂躬觀深讚靈祐獄主曰大王當死王曰云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刑獄凡至獄垣皆從殺害不云王入而獨免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命今豈除汝身汝久墮生我之咎也即命獄卒投之洪鑪獄主既死王乃得出於是頽牆堙壑廢獄寬刑

地獄南不遠有窳堵波基址傾陷唯餘覆鉢之勢寶為廟飾石作欄檻即八万四千之一也無憂王以人功建於官焉中有如來舍利一升靈鑿間起神光時燭無憂王廢獄之後過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機導化王謂

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不遭
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窣堵
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弘誓
心匡護三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為廣說
獻土之因如來懸記興建之功無憂王聞已
慶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舍靈有
慶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身重修供養
今介鬼神勳力同心境極贍部戶滿拘脰以
佛舍利起窣堵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汝勝福
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鬼神受
旨在所興功功既成已成來請命無憂王既
開八國所建諸窣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
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處同時藏下舍利心
雖此冀事未從欲羅漢曰王命神鬼至所期
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下舍利王
承此旨宜告鬼神速乎期日無憂王觀惟光
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伸手藏日營建
之所咸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咸畢

窣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
迹猶存其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矣兩迹俱
有輪相十指皆帶花文魚形暎起光明時照
昔者如來將取寂滅比趣拘尸那城南顧摩
揭施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最後留此
足迹將入寂滅顧摩揭陀也百歲之後有無

憂王命世君臨建都此地匡護三寶役使百
神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固迹石
既近宮城恒親供養後諸國王競欲舉歸石
雖不大衆莫能轉近者設賞迦王毀壞佛法
遂即石所欲滅聖迹鑿已還平文彩如故於
是捐棄苑伽河流尋復本趣其側窣堵波即
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佛迹精舍側
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
略曰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瞻部洲施佛法
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其辭云云大略斯
在故宮北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
無憂王為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無
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因陀羅唐言大帝生自貴
族服僭王制奢倭縱暴聚庶懷怨國輔老臣
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以太甚夫政平則國
治人和則主安古之明訓由來久矣願存國
典收付執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
燾生靈况介同胞豈忘慈愛不先匡導已陷
形法上懼先靈下迫衆議摩醯因陀羅誓首
謝曰不自謹行敢干國憲願賜再生更寬七
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珎者上饌進奉
無虧守者唱曰已過一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
已既深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虛空示
神迹尋出塵俗遠棲巖谷無憂王躬往謂曰

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聖果既無滯累可以還國第曰昔羈愛網心馳聲色今出危城志悅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壑王曰欲靜心慮豈必幽巖吾從尔志當爲崇樹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備珍羞介曹相率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爲牀座諸神受命至期畢萃衆會既已王告神曰石座縱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聲爲虛室諸神受命不日而成無憂王躬往迎請止此山廬故宮北地獄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功作爲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

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石室無憂主爲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神之所建立傍有故臺餘基積石池沼連漪清瀾澄鑿隣國遠人謂之聖水若有飲濯罪垢消滅

山西南有五窳塔波崇基已陷餘趾尚高遠而望之鬱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於上重更修建小窳塔波印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万四千窳塔波已尚餘五升舍利故別崇建五窳塔波製奇諸趣靈異間起以表如來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去是昔者難陀王建此五藏以儲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聞先疑議肆其貪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震山傾雲昏日翳窳塔波中大聲雷震士卒

僵仆象馬驚奔自茲已降無敢覬覦或曰衆議雖多未爲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居勿吒阿濇摩唐言僧伽

藍無憂王之所建焉無憂王初信佛法也式

導崇建修植善種召集千僧凡聖兩衆四事

供養什物周給頽毀已久基址尚存伽藍側

有大窳塔波名阿摩落伽阿摩落伽者印度

樂果之名也無憂王遘疾弥留知命不濟欲

捨珍寶崇樹福田權目執政誠勿從欲其後

因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握果長息問諸

臣曰瞻部洲主今是何人諸目對曰唯獨大

王王曰不然我今非主唯此半果而得自在

嗟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位據區宇名高稱

謂臨終匱乏見逼強目天下非已半果斯在

乃命侍目而告之曰持此半果詣彼雞園施

諸衆僧作如是說昔一瞻部洲主今半阿摩

落王稽首大德僧前願受最後之施凡諸所

有皆已喪失唯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愍貧乏

增長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大王宿

期弘濟瘧疾在躬茲自擅命積寶非已半果

爲施承王來命普施衆僧即召典事臺中摠

莫收其果核起窳塔波既荷厚恩遂旌願命

阿摩落伽窳塔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窳塔波

謂建捷稚聲初此城內伽藍百數僧徒肅穆

學業清高外道學人鎮聲城口其後僧徒相次祖落而諸後進莫繼前修外道師資傳訓成藝於是命儔召侶千計萬數來集僧坊揚言唱曰大擊捷稚招集學人群愚同止謬有扣擊遂曰王請校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僧徒雖衆辭論庸淺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伽益不得擊捷稚以集衆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恥忍詬而退十二年間不擊捷稚時南印度那伽關刺樹那菩薩龍任菩薩曰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愛禮樹非也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城諸學人等辭屈外道不擊捷稚日月驛移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猛曰波吒釐城外道博學介非其儔吾今行矣提婆曰欲摧蕩草詎必傾山敢承指誨黜諸異學大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優劣然後晉行龍猛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理七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嘆曰謬辭易失邪義難扶余其行矣摧彼畢矣提婆善薩風擅高名波吒釐城外道聞之也即相召集馳白王曰大王昔紆聽覽制諸沙門不擊捷稚願垂告命令諸門候隣境異僧勿使入城恐相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婆既

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易衣服卷疊袈裟置草束中褻裳疾驅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草披衣至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寡莫有相舍遂宿捷稚臺上於晨朝時使大振擊衆聞伺察乃昨客遊苾芻諸僧伽藍傳聲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推提婆提婆曰夫捷稚者擊以集衆有而不用懸之何爲王人報曰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法鼓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前恥王乃召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殺身以謝於是外道競陳旗鼓誼談異義各曜鋒鋒提婆善薩既昇論座聽其先說隨義析破曾不決辰推諸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悅建此靈基以旌至德

建擊捷稚窰堵波比有故基昔鬼辯婆羅門所居處也初此城中有婆羅門普宇荒蕪不交卅路祠鬼求福魁魁相依高論劇談雅辭大月異事響應人或激難垂帷已對舊學高才無出其右士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濕縛宴沙唐書菩薩者智周万物道播三乘每謂人曰此婆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寂獨擅高名將非神鬼相依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夫辯資鬼授言不對人辭說一聞莫能再述

吾今往彼觀其舉措遂即其廬而謂之曰仰
欽盛德爲日已久幸願寒帷敢伸宿志而婆
羅門居然簡傲垂帷以對終不面談馬鳴心
知鬼魅情甚自負辭華而退謂諸人曰吾已
知之摧彼必矣尋往白王唯願垂許與彼居
士較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不證三
明具六通何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鑿辯
論是時馬鳴論三藏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
縱橫高論清遠而婆羅門既述辭已馬鳴重
曰失吾百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然杜口
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速授解疾
瘳其帷視占其怪婆羅門惶遽而曰止止馬
鳴退而言曰此子今晨聲聞失墜虛名非久
斯之謂也王曰非夫盛德誰鑿左道知人之
哲絕後光前國有常典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址其傍有翠
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間發近遠衆庶莫不祈
請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觀羅釋迦伽藍庭
宇四院觀閣三層崇臺累仞重門洞啓頡頏
婆羅王末孫之所建也旌召高才廣延俊德
異域學人遠方髦彥同賴相趨肩隨戾止僧
徒千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三精舍上置
輪相鈴鐸虛懸下建管基軒檻周列戶牖棟

梁墟垣階陞金銅隱起廟間莊嚴中精舍佛
立像高三丈左右羅菩薩像右觀自在菩薩
像凡斯三像鑄石鑄成威神肅然真鑿透矣
精舍中各有舍利一升靈光或照奇瑞間起
觀羅釋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雲石
幽蔚靈仙攸舍毒虵暴龍窟穴其數猛獸擊
鳥棲伏其林山頂有大磐石上建窠堵波其
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
此坐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天靈聖
供養如來鼓天樂雨花如來出定諸天感
慕以寶金銀起窠堵波去聖逾邁寶變爲石
自古迄今未有至遙望高山乃見異類長

虵猛獸群從右旋天仙靈聖有隨讚禮

山東崗有窠堵波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陀國
所履之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
負嶺崇基疏崖峭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
乘法教瞿那末底德唐言菩薩伏外道之處初
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佉之法而習
道焉學窮内外言極空有名高前烈德重當
時君王珎敬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
隣國學人承風仰德儔之先進誠博達也食
邑二城環居封建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幼而
敏達早擅清微學通三藏理窮四諦摩訶
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銳命一門人裁書謂曰

敬問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精習舊學三年之後摧汝嘉聲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曰年期已極學業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懷惶懼誠諸門人及以邑戶自今之後不得居止沙門異道遙相宣告勿有犯違時德慧菩薩杖錫而來至摩沓婆邑邑人守約莫有相舍諸娑羅門更誓之曰斷髮殊服何異人乎宜時速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薩欲推異道冀宿其邑因以慈心卑辭謝曰今曹世諦之淨行我又勝義諦之淨行淨行既同何爲見拒娑羅門因不與言但事驅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林中猛獸群行爲暴有淨信者恐爲獸害乃束蘊持杖謂菩薩曰南印度有德慧菩薩者遠傳聲聞欲來論議故此邑主懼墜嘉聲垂重嚴制勿止沙門恐爲物害故來相援行矣自安勿有他慮德慧曰良告淨信德慧者我是也淨信聞已更深恭敬謂德慧曰誠如所告宜可速行即出深林止息空澤淨信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謂德慧曰可以行矣恐人知聞來相害德慧謝曰不敢忘德於是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而至願王垂許與摩沓婆論王聞驚曰此妄人耳即命使臣往摩沓婆所宣王旨曰有異沙

門來求談論今已登灑論場宜告遠近佇望來儀願垂降趾摩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印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婆聞心甚不悅事難辭免遂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豪族咸皆集會欲聽高談德慧先立宗義泊乎景落摩沓婆碎以年衰智昏捷對請歸靜思方酬來難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六日歐血而死其將終也顧命妻曰今有高才無志所取摩沓婆死匿不發喪更服鮮綺來至論會衆咸誼譁更相謂曰摩沓婆自負才高取對德慧故遭婦來優劣明矣德慧菩薩謂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婆妻知難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然德慧曰惜哉摩沓婆死矣其妻欲來與我論耳王曰何以知之願垂拍告德慧曰其妻之來也面有死喪之色言含哀怨之聲以故知之摩沓婆死矣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果如所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軌無爲守道含識露化依先國典棄德有常德慧曰苟以愚昧體道居貞存止足論齊物將弔汲引先摧傲慢方便攝化今其時矣唯願大王以摩沓婆邑戶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人則垂誠來葉流美無窮唯彼淨信見匡護者福延于世食用同僧以勸清信以復厚德於是建此

伽藍式旌勝迹初摩沓婆論敗之後十數淨
行逃難隣國告諸外道恥辱之事招募英俊
來雪前恥王既珍敬德慧躬往請曰今諸外
道不自量力結黨連群敢聲論鼓唯願大師
權諸異道德慧曰宜集論者於是外道學人
欣然相慰我曹今日勝其必矣時諸外道聞
揚義理德慧菩薩曰今諸外道逃難遠遊如
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與彼對論德慧
曰有負座堅素聞餘論頗開微旨侍立於側
聽諸高談德慧拊其座而言曰牀汝可論衆
咸驚駭異其所命時負座豎便即登難深義
泉涌清辯響應三復之後外道失宗重挫其
銳再折其翻自伏論已來爲伽藍邑戶德慧
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尸羅跋
陀羅唐言論師論義得勝捨巨建焉竦一危
峯如窳堵波置佛舍利論師三摩呬吒國之
王族婆羅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
度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陀僧伽藍遇護法
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滌衣諮以究竟之致問
以解脫之路既窮至理亦究微言名擅當時
聲高異域南印度有外道探蹟索隱窮幽洞
微聞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鼓
求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內有大論
師我雖不敏願與詳議王曰有之誠如議也

乃命使臣請護法曰南印度有外道不遠千
里來求較論唯願降跡赴集論場護法聞已
攝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楚也前進
請曰何遽行乎護法曰自慧日潛暉傳燈寂
照外道蟻聚異學蜂飛故我今者將摧彼論
戒賢曰恭聞餘論敢權異道護法知其俊也
因而允焉是時戒賢年甫三十衆輕其少恐
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曰有貴
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逮乎集
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引闢大猷
盡其幽致戒賢循理責實深極幽玄外道辭
窮蒙恥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辭曰
泐衣之士事實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爲王
曰法王晦迹智舟淪滑不有旌別無勵後學
爲弘正法願垂哀納論師辭不獲已受此邑
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戶式修供養
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河至
伽耶城城甚險固少居人唯婆羅門有千餘
家太仙人之祚胤也王所不臣衆咸宗敬城
北三十餘里有清泉印度相傳謂之聖水凡
有飲濯罪垢消除
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溪谷杳冥峯巖危
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
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

頂上有石窠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靈鑿潛被神光時燭昔如來於此演說寶雲等經

伽耶山東南有窠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其

南有二窠堵波則伽耶迦葉波捺地迦葉波

舊曰耶提迦葉訛也事火之處

伽耶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

山唐言前正覺山如來將證正覺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覺也如來勤求六

歲未成正覺後捨苦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

遊自此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自東北崗登

以至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菩

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止於此

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覆菩薩下自西

南止半崖中背巖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即之

加跌坐焉地又震動山復傾搖時淨居天空

中唱曰此非如來成正覺處自此西南十四

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單鉢羅樹下有金剛

座去來諸佛咸於此坐而成正覺願當就彼

菩薩方起室中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唯

願慈悲勿有遺棄菩薩既知非取證所為遂

龍意留影而去影在昔日賢惠咸觀滄諸天於今時或有得見也

前導往菩提樹遠乎無憂王之興也菩薩登

山上下之迹皆樹旌表建窠堵波度量雖殊

靈應莫異或花雨中或光照幽谷每歲罷

安居日異方法俗登彼供養信宿乃還前正

覺山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疊觀

崇峻嶮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餘步奇樹

名花連陰接影細沙異草弥漫緣被正門東

關對尼連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阨險固北

門通大伽藍墻垣內地聖迹相隣或窠堵波

或復精舍並瞻部洲諸國君王大臣豪族欽

承遺教建以記焉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初成與大

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下極金輪上

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賢劫千佛坐之

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座焉證聖道所亦曰

道場大地震動獨無傾搖是故如來將證正

覺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靜不

傾自入末劫正法浸微沙土弥覆無復得見

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聞佛說金剛座量遂

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

聞諸者舊曰此菩薩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

今南隅菩薩沒過曾臆矣金剛座上菩提樹

者即單鉢羅之樹也昔佛在卅高數百尺屢

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

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黃白枝葉青翠冬夏

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皆凋

落頃之復故是日也諸國君王異方法俗數

千万眾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澆以洗於是奏音樂列香花燭炬繼日競修供養如來寂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邪道毀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剪伐根莖枝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今事火婆羅門燒以祠天煙焰未靜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含翠因而謂之灰菩提樹無憂王觀異悔過以香乳澆餘根泊平將旦樹生如本王見靈怪重深欣慶躬修養樂以忘歸王妃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後重伐其樹無憂王旦將禮敬唯見蘂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乳澆灌不日還生王深敬異疊石周垣其高十餘尺今猶見在近設賞迦王者信受外道毀嫉佛法壞僧伽藍伐菩提樹掘至泉水不盡根柢乃縱火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焦爛絕滅遺萌數月後摩揭陀國補刺犍伐摩王唐言滿會無憂王之末孫也聞而嘆曰慧日已隱唯餘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覩舉身投地哀感動物以數千牛搆乳而澆經夜樹生其高丈餘恐後剪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樹隱於石壁上出二丈餘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廣二十餘步壘以青氈塗以石灰層龕皆有金像四壁鏤作奇製或連珠形或天仙像上置

金銅阿摩落迦果亦謂寶瓶又稱寶臺東西接為重閣簷宇特起三層椽柱棟梁戶扉寮牖金銀彫鏤以飾之珠玉廟錯以填之奧室邃宇洞戶三重外門左右各有龕室左則觀自在菩薩像右則慈氏菩薩像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舍故地無憂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廣建焉初有婆羅門不信佛法事大自在天俾聞天神在雪山中遂與其弟往求願焉天曰凡諸願求有福方果非汝所祈非我能遂婆羅門曰修何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求勝福田菩提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返往菩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興諸供養所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兄建精舍弟鑿水池於是廣修供養勤求心願後皆果遂為王大臣凡得祿賞皆入檀捨精舍既成招募工人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來告眾曰我善圖寫如來妙相眾曰今將造像夫何所須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并一燈照我入已堅閉其戶六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眾皆如其命尚餘四月未滿六月眾咸駭異開以觀之見精舍內佛像儼然結跏趺坐右足居上左手斂右手垂東面而坐肅然如在座高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

兩膝相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其足慈顏若真唯右乳上塗瑩末周既不見人方驗神鑿衆咸悲嘆殷勤請知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娑羅門而告曰我是慈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我躬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來燒地神告至其先出助佛降魔如來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爲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出作證故今像手放昔下垂衆知靈鑿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未周填廁衆寶珠纓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王伐菩提樹已欲毀此像既觀慈顏心不安忍迴駕將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旨懼而歎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身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爲役使遂於像前橫壘乾壁心慙冥闇又置明燈乾壁之前盡自在天功成報命王聞心懼舉身生皴肌膚攪裂居未久之便喪沒矣宰臣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今尚在神功不虧既處奧室燈炬相繼欲觀慈顏莫由審察必於晨朝持大明鏡引光內照乃覩靈相夫有見者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吠舍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八日

也上座部則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來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于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行十餘步異花隨迹十有八丈後人於此壘輒爲基高餘三尺聞諸先志曰此聖迹基表人命之脩短也先發誠願後乃度量隨壽脩短數有增減經行基北道左磐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舉目上望昔者如來於此七日觀菩提樹目不覺捨爲報樹恩故此瞻望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鑰石佛像飾以奇珍東面而立前有青石奇文異彩是昔如來初成正覺梵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日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悠遠寶變爲石菩提樹南不遠有窳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菩薩既耀尼連河將趣菩提樹竊自惟念何以爲座尋自發明當須淨草天帝釋化其身爲刈草人荷而逐路菩薩謂曰所荷之草頗能惠耶化人間命恭以草奉菩薩受已執而前進受草東北不遠有窳堵波是菩薩將證佛果青雀群鹿呈祥之處印度休

徵斯為嘉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群從飛繞
効靈顯聖

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一窳堵波是魔王燒
菩薩處也菩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榮
說不行殷憂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菩薩
威神衰變台容扶羸策杖相携而退

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彼佛像既稱靈
聖時燭光明聞諸先記曰若人至誠旋繞七
周在所生處得宿命智

迦葉彼佛精舍西北二窳室各有地神之像
昔者如來將成正覺一報魔至一為佛證後
人念功圖形旌德

菩提樹垣西北不遠有窳堵波謂鬱金香高
四十餘尺漕矩吒國商主之所建也昔漕矩
吒國有大商主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輕蔑佛
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商侶貿遷有無汎舟
南海遭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罄
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勦力同志
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不濟俄見大山崇
崖峻嶺兩日聯暉重明照朗時諸商侶更相
慰曰我曹有福遇此大山宜於中止得自安
樂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魚耳崇崖峻嶺鑿
鑿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舟帆飄濤
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菩薩於諸

危厄能施安樂宜各至誠稱其名字迷即同
聲歸命稱念崇山既隱兩日亦沒俄見沙門
威儀庠序杖錫陵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至
本國矣因即信心貞固求福不回建窳堵波
式修供養以鬱金香泥而周塗上下既發信
心率其同志躬禮聖迹觀菩提樹未暇言歸
已淹晦朔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悠閒鄉
國遼遠昔所建立窳堵波者我曹在此誰其
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有窳堵波駭其由
致即前瞻察乃本國所建窳堵波也故今印
度因以鬱金香為名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
樹側窳堵波傍有精舍中作佛坐像昔如來
初證佛果大梵天王於此勸請轉妙法輪
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一大窳堵波在昔如
來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
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靜樹垣之內聖迹鱗次
差難遍舉

菩提樹垣外西南窳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
宅其側窳堵波牧女於此爨糜次此窳堵波
如來受糜處也

菩提樹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清瀾澄
鏡龍魚潛宅婆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
所鑿也次南一池在昔如來初成正覺方欲
浣濯天帝釋為佛化成池西有大石佛浣衣

已方欲曝曬天帝釋自大雪山持來也其側
窳堵波如來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窳堵波
如來受貧老母施故衣天帝釋化池東林中
有目支隣陀龍王池其水清黑其味甘美西
岸有小精舍中作佛像昔如來初成正覺於
此宴坐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來即以
其身繞佛七巾化出多頭俯垂為蓋故池東
岸有其室焉目支隣陀龍池東林中精舍有
佛羸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十餘步
南比各有畢鉢羅樹故今士俗諸有嬰疾香
油塗像多蒙除差是善薩修苦行處如來為
伏外道又受魔請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
一麥形容毀悴膚體羸瘠經行往來攀樹後
起處

善薩苦行畢鉢羅樹側有窳堵波是阿若憍
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彷徨山
澤棲息林泉時淨飯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
太子既修苦行憍陳如等亦即勸求

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窳堵波善薩入且連
禪那河沐浴之處河側不遠善薩於此受食
乳糜其側窳堵波一長者獻麩蜜處佛在樹
下結加趺坐寂然宴默受解脫樂過七日後
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
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疑

寂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
利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麩蜜奉上世尊納受
長者獻麩側有窳堵波四天王奉鉢餼商主
既獻麩蜜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時四天王從
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
納受以為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
銀鉢乃至頗胝瑠璃馬腦車渠真珠等鉢世
尊如是皆不為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
紺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摠受
之次第重疊按為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際焉
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窳堵波如來為母說
法處也如來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
自天宮降於此處世尊隨機示教利喜其側
涸池岸有窳堵波在昔如來現諸神變化有
綠處現神變側有窳堵波如來度優婁頻螺
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趣如來方垂善導
隨應降伏時優婁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
受佛教迦葉波曰吾亦與尔俱返迷途於是
相從來至佛所如來告曰棄鹿皮衣捨祭火
具時諸梵志恭承聖教以其服用投且連河
捺地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泛與其門人
僕兄動靜既見改轍亦隨深衣伽耶迦葉波
與二百門人聞其兄之捨法也亦至佛所願
修梵行

度迦葉波兄弟西北窳堵波是如來伏迦葉波所事火龍處如來將化其人先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龍之室衷分已後龍吐煙焰佛既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燄炎熾諸梵志師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慙惜優樓頻螺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也當是沙門伏火龍耳如來乃以火龍盛置鉢中清且持示外道門人其側窳堵波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也

目支隣陀龍池南窳堵波迦葉波救如來溺水處也迦葉兄弟時推神道遠近仰德黎庶歸心世尊方導迷徒大權攝化興布密雲降注暴雨周佛所居今獨無水迦葉是時見此雲雨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漂溺泛舟來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流水分沙現迦葉見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此龍者殃累宿積報受生盲如來自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側龍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久當成正覺我眼盲冥于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輒明賢劫之中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今至此我眼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
菩提樹垣東門側有窳堵波魔王怖菩薩之

處初魔王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眾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脅菩薩於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煙揚沙激石備矛楯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於是入大慈定凡厥兵仗變為蓮華魔軍怖駭奔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窳堵波帝釋梵王之

所建也

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羅國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垣墻高三四丈極工人之妙窮丹青之飾至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廟以珍寶諸窳堵波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大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如大真珠色帶紅縹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之日出示眾人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此時當此正月十五日也此時也或放光或雨花僧徒滅千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律儀清肅戒行貞明昔者南海僧伽羅國其王傳信佛法發自天然有族弟出家想佛聖迹遠遊印度寓諸伽藍咸輕邊鄙於是返迹本國王躬遠迎沙門悲哽若不能言王曰將何所負若此殷憂沙門曰我獨恃國威遊方問道羈旅異域載罹寒暑動遭陵辱語見譏諷斯憂恥詎得歡心王曰若是者何謂也曰誠願大王福田為意於諸印度建

立伽藍旣旌聖迹又擅高名福資先王恩及後嗣曰斯事甚美聞之何晚於是國中重寶獻印度王王旣納貢義存懷遠謂使臣曰我今將何持報來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

印度大吉祥王大王威德遠振惠澤遐被下土沙門欽風慕化敢遊上國展敬聖迹寓諸伽藍莫之見館艱辛已極蒙恥而歸竊高遠謀貽範來業於諸印度建一伽藍使客遊乞

士息肩有所兩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如來潛化遺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馬使者奉舜報命群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議建立沙門曰菩提樹者去來諸佛咸此證聖考之

異議無出此謀於是捨國珍寶建此伽藍以其國僧而修供養乃刻銅為記曰夫周給無私諸佛至教惠濟有緣先聖明訓今我小子

丕承王業式建伽藍用旌聖迹福資祖考惠被黎尤唯我國僧而得自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傳之後嗣永永無窮故此伽藍名執師

子國僧也菩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隣難以備舉每歲苾芻解兩安居四方法俗百千方衆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樂遍遊林中禮拜

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以室羅伐拏月前半一日入雨安居當此五月十六日以頌濕縛度闍月後半十五日解雨安居當此八

月十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諸部無差良以方言未融傳譯有誤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

大
唐
西
域
記
卷
第
八

大
唐
西
域
記
卷
第
八

大
唐
西
域
記
卷
第
八

月十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諸部無差良以方言未融傳譯有誤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

大
唐
西
域
記
卷
第
八

大
唐
西
域
記
卷
第
八

大
唐
西
域
記
卷
第
八

大
唐
西
域
記
卷
第
八

大
唐
西
域
記
卷
第
八

大
唐
西
域
記
卷
第
八

大
唐
西
域
記
卷
第
八

大
唐
西
域
記
卷
第
八

大
唐
西
域
記
卷
第
八

大
唐
西
域
記
卷
第
八

大
唐
西
域
記
卷
第
八

轉

墊濕上音店 嫗為白反 絃服上音幹 好 酣歌

上戶甘反 礫裂開也 煙塹下音因 塞也

半醉也 覆燾上音蓋 丘壑下呼 漣漪宜反 下 刺

也 波文 覲覲反 已利反 下 羊米 邁 關 刺 反 下 刺

下 胡 扣擊 反 音 俄 託 託 俄 反 關 刺 反 下 刺

達反 決 治 也 反 音 俄 託 託 俄 反 關 刺 反 下 刺

阿 鞞 羅 上 音 孺 垣 上 而 專 反 下 音 幽 蔚 下

也 反 茂 擊 鳥 上 音 至 正 作 擊 磐 石 上 音 迄 今

勿 反 摩 脊 下 音 馮 擊 之 也 血 上 鳥 口 反 吐 探 蹟 土

計 乞 反 淪 涓 沒 也 落 餘 反 笈 下 葉 莖 幹

舍 反 取 也 下 助 淪 涓 沒 也 落 餘 反 笈 下 葉 莖 幹

隔 反 且 微 也 下 助 淪 涓 沒 也 落 餘 反 笈 下 葉 莖 幹

反 古 且 微 也 下 助 淪 涓 沒 也 落 餘 反 笈 下 葉 莖 幹

與 屋 同 也 樣 柱 上 所 連 反 炮 蕭 雅 也 攪 裂 上

轉 反 以 爪 草 上 魚 味 漚 矩 下 音 主 反 及 驕 瓊

上 味 夷 反 下 良 靡 瘠 下 力 垂 反 亦 反 也 仿 倻 上 步

轉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疑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一國

摩揭陁國下

善提樹東渡尼連禪那河大林中有窠堵波其北有池香象侍母處也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香象子居北山中遊此池側其母盲也採藕根汲清水恭行孝養與時推移屬有一人遊林迷路彷徨往來悲號慟哭象子聞而愍焉導之以示歸路是人既還遂白王曰我知香象遊舍林數此奇貨也可往捕之王納其言興兵往捕是人前導指象示王即時兩臂墜落若有斬截者其王雖驚此翼仍縛象子以歸象子既已維繫多時而不食水草典廠者聞王王遂親問之象子曰我母盲冥累日飢餓今見幽厄詎能甘食王愍其情志故遂放之其側窠堵波前建石柱是昔迦葉波佛於此宴坐其側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四佛座東渡莫訶河至大林中有石柱是外道入定及發惡願處昔有外道鬻頭藍子者志逸煙霞身遺草澤於此法林棲神匿迹既具五神通得第一有定摩揭陁王特深宗敬每至中時請就宮食鬻頭藍子凌虛履空往來無替摩揭陁王候時瞻望亦既至

已捧接置座王將出遊欲委留事簡擢中官無堪承命有少息女淑慎令儀既親且賢無出其右摩揭陁王召而命曰吾方遠遊將有所委介宜悉心慎終其事彼鬻頭藍仙宿所宗敬時至來飯如我所奉勅誠既已便即巡覽少女承旨瞻候如儀大仙至已捧而置座鬻頭藍子既觸女人起欲界滌退失神通飯訖言歸不得虛遊中心愧耻詭謂女曰吾比修道業入定怡神凌虛往來略無暇景國人願覩聞之久矣然先達垂訓利物爲務豈守獨善忘其兼濟今欲從門而出履地而往使夫親見之徒咸蒙福利王女聞已宣告遠近是時人以心競灑掃衢路百千萬衆佇望來儀鬻頭藍子步自王宮至彼法林宴坐入定心馳外境棲林則鳥鳥嚙臨池乃魚鱉噓聲情散心亂失神廢定乃生忿恚即發惡願願我當來爲暴惡獸狸身鳥翼搏食生類身廣三千里兩翅各廣千五百里投林噉諸羽族入流食彼水生發願既已忿心漸息勤求頃之復得本定不久命終生第一有夭壽八万劫如來記之夭壽畢已當果昔願得此弊身從是泳轉惡道未期出離

莫訶河東入大林野行百餘里至屈屈_{唐言}吒播陀山_{唐言}亦謂靈盧播陀山_{唐言}高懸峭

嶮極深整洞無涯山麓谿澗喬林羅谷岡峯
嶺嶂繁草被巖峻起三峯傍挺絕崿氣將天
接形與雲同其後尊者大迦葉波居中寂滅
不敢指言故云尊足摩訶迦葉波者聲聞弟
子也得六神通具入解脫如來化錄斯畢垂
將涅槃告迦葉波曰我於曠劫勤修苦行為
諸眾生求無上法昔所願期今已果滿我今
將欲入大涅槃以諸法威囑累於汝任持宜
布勿有失墜媿毋所獻金縷袈裟慈氏成佛
留以傳付我遺法中諸修行者若苾芻苾芻
尼鄒波索迦唐言近事男舊曰伊蒲鄒波斯
迦唐言近事女舊婆塞皆此也皆先濟渡令離流
轉迦葉承旨任持正法結集既已至第二十
年厭世無常將入寂滅乃往鷄足山山陰而
上屈築取路至西南岡山峰險阻崖徑繁薄
乃以錫杖扣割之如割山徑既開逐路而進
槃紆曲折迴乎針通至于山頂東北面出既
入三峯之中捧佛袈裟而立以願力故三峯
般覆故今此山三春隆起當來慈氏世尊之
與世也三會說法之後餘有無量憍慢眾生
將登此山至迦葉所慈氏彈指山峯自開彼
諸眾生既見迦葉更增憍慢時大迦葉授衣
致辭禮敬已畢身昇虚空示諸神變化火焚
身遂入寂滅時眾瞻仰憍慢心除因而感悟

皆證聖果故今山上建窣堵波靜夜遙望或
見明炬及有登山遠無所親
鷄足山東北行百餘里至佛陁伐那山峯崖
崇峻嶮崿嶮嶮巖間石室佛嘗降止傍有磐
石帝釋梵王摩牛頭旃檀塗飾如來今其石
上餘香郁烈五百羅漢潛靈於此諸有感遇
或得親見時作沙弥之形入里乞食或隱或
顯靈奇之迹差難以述佛陁伐那山空谷中
東行三十餘里至洩粉結瑟知林唐言林竹
脩勁被山滿谷其先有婆羅門聞釋迦佛身
長丈六常懷疑或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
欲量佛身恒於杖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
能窮實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中有大窣堵
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為
諸天人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杖林中近有鄒
波索迦闍耶犀那者唐言勝西印度刹帝利種
也志尚夷簡情悅山林迹居幻境心遊真際
內外典籍窮究幽微辯論清高儀範閑雅諸
沙門婆羅門外道異學國王大臣長者豪右
相趨通謁伏膺請益受業門人十室而六年
漸七十軌讀不倦餘藝捐廢唯習佛經策勵
身心不捨晝夜印度之法香末為塵作小窣
堵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之法
舍利也數漸盈積建大窣堵波總聚於內常

修供養故勝軍之為業也口則宣說妙法導誘學人手乃作窳堵波式崇勝福夜又經行禮誦冥坐思惟寢食不違晝夜無怠年百歲矣志業不衰三十年間凡作七拘胝唐言法舍利窳堵波每滿一拘胝建大窳堵波而掩置中盛修供養請諸僧眾法會稱慶其時神光燭曜靈異昭彰自茲厥後時放光明

杖林西南十餘里大山陽有二溫泉其水甚熱在昔如來化出此水於中浴焉今者尚存清流無滅遠近之人皆來就浴沉痾宿疾多有除差其傍則有窳堵波如來經行之處也杖林東南行六七里至大山橫嶺之前有石窳堵波昔如來兩三月為諸人天於此說法時頻毗娑羅王欲來聽法乃踈山積石壘階以進廣二十餘步長三四里

大山北三四里有孤山昔廣博仙人棲隱於此鑿崖為室餘址尚存傳教門人遺風猶扇孤山東北四五里有小孤山山壁石室廣袤可坐千餘人矣如來在昔於此三月說法石室上有大磐石帝釋梵王磨牛頭拈檀塗飾佛身石上餘香于今郁烈石室西南隅有巖岫印度謂之阿素洛舊曰阿蘇羅皆毗也宮也往有好事者深闢呪術顧傳命侶十有四人約契同志入此巖岫

行三四十里廓然大明乃見城邑臺觀皆是金銀瑠璃是人至已有諸少女佇立門側歡喜迎接甚加禮遇於是漸進至內城門有二婢使各捧金盤盛滿花香而來迎候謂諸人曰宜就池浴塗冠香花已而後入斯為美矣唯彼術士宜時速進餘十三人遂即沐浴既入池已悅若有忘乃坐稻田中去此之北平川中已三四十里矣

石室側有棧道廣十餘步長四五里昔頻毗娑羅王將往佛所乃斬石通谷踈崖導川或壘石或鑿巖作為階級以至佛所從此大山中東行六十餘里至矩奢揭羅補羅城唐言上茅宮城摩揭陁國之正中古先君王之所都多出勝上吉祥香茅以故謂之上茅城也崇山四周以為外郭西通峽徑北關山門東西長南北狹周一百五十餘里內城餘址周三十餘里羯尼迦樹遍諸蹊徑花含殊觀色爛黃金暮春之月林皆金色

宮城北門外有窳堵波是提婆遠多與未生怨王共為親友乃放護財醉象欲害如來如來指端出五師子醉象於此馴伏而前伏醉象東北有窳堵波是舍利子聞阿濕婆持苾芻唐言馬勝說法證果之處初舍利子在家也高才雅量見重當時門生學徒傳以受業

此時將入王舍大城馬勝苾芻亦方乞食時
 舍利子遙見馬勝謂門生曰彼來者甚摩序
 不證聖果豈斯調寂宜少行待觀其進趣馬
 勝苾芻已證羅漢心得自在容止和雅振錫
 來儀舍利子曰長老善安樂耶師何人證何
 法若此之悅豫乎馬勝謂曰余不知耶淨飯
 王太子捨轉輪王位悲愍六趣苦行六年證
 三菩提具一切智是吾師也夫法者非有非
 空難用詮叙唯佛與佛乃能究述豈伊愚昧
 所能詳議因為頌說稱讚佛法舍利子聞已
 便獲果證

舍利子證果比不遠有大深坑傍建窣堵波
 是室利毘多勝密以火坑毒飯欲害佛處勝
 密者崇信外道深著邪見諸梵志白喬荅摩
 國人尊敬遂令我徒無所恃賴汝今可請至
 家飯會門穿大坑滿中縱火棧以朽木覆以
 燥土凡諸飯食皆雜毒藥若免火坑當遭毒
 食勝密承命便設毒會城中之人皆知勝密
 於世尊所起惡害心咸皆勸請願佛勿往世
 尊告曰無得懷憂如來之身物莫能害於是
 受請而往足履門闔火坑成池清澗澄鑿遠
 華弥漫勝密見已憂惶無措謂其徒曰以術
 免火尚有毒食世尊飯食已訖為說妙法勝
 密聞已謝答歸依

勝密火坑東北山城之曲有窣堵波是時縛
 迦大豎舊曰者於此為佛建說法堂周其墻
 垣種植花果餘址藥株尚有遺迹如來在世
 多於中止其傍復有縛迦宅餘基舊井墟
 坎猶存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娑栗脫羅
 矩吒山唐言鷲峯亦謂鷲臺接北山之陽孤
 標特起既樓鷲鳥又類高臺空翠相映濃淡
 分色如來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廣說妙
 法頻毗婆羅王為聞法故興發人徒自山麓
 至峯岑跨谷陵巖編石為階廣十餘步長五
 六里中路有二小窣堵波一謂下乘即王至
 此從行以進一謂退凡即簡凡夫不令同往
 其山頂則東西長南北狹臨崖西垂有靦精
 舍高廣奇製東闢其戶如來在昔多居說法
 今作說法之像量等如來之身
 精舍東有長石如來經行所履也傍有大石
 高丈四五尺周三十餘步是提婆達多逸擲
 擊佛處也其南崖下有窣堵波在昔如來於
 此說法華經精舍南山崖側有大石室如來
 在昔於此入定
 佛石室西北石室前有火盤石阿難為魔怖
 處也尊者阿難於此入定魔王化作鷲鳥於
 黑月夜分據其大石奮翼驚鳴以怖尊者尊
 者是時驚懼無措如來鑒見申手安慰通過

石壁摩阿難頂以大慈言而告之曰魔所變化宜無怖懼阿難蒙慰身心安樂石上鳥迹崖中通穴歲月雖久于今尚存精舍側有數石室舍利子等諸大羅漢於此入定舍利子石室前有一大井枯涸無水墟坎猶存精舍東北石洞中有大盤石是如來曬袈裟之處衣文明徹皎如彫刻其傍石上有佛脚迹輪文雖暗規模可察北山頂有窰堵彼是如來望摩揭阇城於此七日說法山城北門西有毗布羅山聞之土俗曰山西南崖陰昔有五百溫泉今者數十而已然猶有冷有燂未盡溫也其泉源發雪山之南無熱惱他潛流至此水甚清美味同本他流經五百枝小熱地獄火勢上炎致斯溫熱泉流之口並皆彫石或作師子白象之首或作石筒懸流之道下乃編石爲池諸方異域咸來此浴浴者宿疢多差溫泉左右諸窰堵坡及精舍基址鱗次並是過法泗拂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此處既山水相帶仁智攸居隱倫之士蓋亦多矣溫泉西有卑鉢羅石室世尊在昔恒居其中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官也習定苾芻多居此室時出怪異龍蛇師子之形見之者心發狂亂然斯勝地靈聖所止躡迹欽風忘其災禍近有苾芻戒行貞潔心樂幽寂欲於此室匿迹

習定或有諫曰勿住彼也彼多災異爲害不少旣難取定亦恐喪身宜盥前事勿貽後悔苾芻曰不然我方志求佛果摧伏天魔若此之害夫何足言便即振錫而往室焉於是設壇場誦禁呪旬日之後穴出少女謂苾芻曰尊者除衣守戒爲舍識歸依修慧習定作生靈善道而今居此驚懼我曹如來之教豈若是耶苾芻曰我守淨戒遵聖教也匿迹山谷遠誼雜也忽此見識其各安在對曰尊者誦呪聲發火從外入燒我居室苦我枝屬唯願悲愍勿復誦呪苾芻曰誦呪護身非欲害物往者行人居此習定期於聖果以濟幽陰觀怪驚懼喪棄身命汝之辜也其何辭乎對曰罪障既重智慧斯淺自今已來屏居守分亦願尊者勿誦神呪苾芻於是修定如初安靜無害毗布羅山上有窰堵彼昔者如來說法之處今有露形外道多依此住修習苦行夙夜匪懈自旦至昏旋轉觀察

山城北門左南崖陰東行二三里至大石室昔提婆達多於此入定

石室東不遠盤石上有班采狀血條傍建窰堵彼是習定苾芻自害證果之處昔有苾芻勤勵心身屏居修定歲月逾遠不證聖果退而自各竊復歎曰無學之果終不時證有累

之身徒生何益便就此石自刺其頸是時即證阿羅漢果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化火焚身而入寂滅美其雅操建以記功

苾芻證果東石崖上有石窠堵波習定苾芻投崖證果之處昔在佛世有一苾芻宴坐山林修證果定精勤已久不得果證晝夜繼念無忘靜定如來知其根機將發也遂往彼而成之自竹林園至山崖下彈指而召佇立以待時此苾芻遙觀聖眾身意勇悅投崖而下猶其淨心敬信佛語未至于地已獲果證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即昇虛空示現神變用彰淨信故斯封記

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今有精舍石基輒室東開其戶如來在世多居此中說法開化導凡極俗今作如來之像量等如來之身初此城中有大長者迦蘭陀時稱豪貴以大竹園施諸外道及見如來聞法淨信追惜竹園居彼異眾今天人師無以館舍時諸神鬼感其誠心斥逐外道而告之曰長者迦蘭陀當以竹園起佛精舍汝宜速去得免危厄外道憤恚含怒而去長者於此建立精舍功成事畢躬往請佛如來是時遂受其施迦蘭陀竹園東有窠堵波阿闍多設出路王唐言未生怨舊曰之所建也如來涅槃之後

諸王共分舍利未生怨王得以持歸式遼崇建而修供養無憂王之發信心也開取舍利建窠堵波尚有遺餘時燭光景

未生怨王窠堵波側窠堵波有尊者阿難半身舍利昔尊者將寂滅也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兩國交爭欲興兵甲尊者傷慙遂分其身摩揭陀王奉歸供養即斯勝地式修崇建其傍則有如來經行之處次此不遠有窠堵波是舍利子及沒特伽羅子等安居之所竹林園西南行五六里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摩訶迦葉波於此與九百九十九大阿羅漢以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

前有故基未生怨王為集法藏諸大羅漢建此堂宇初大迦葉宴坐山林忽燭光明又觀地震曰是何祥變若此之異以天眼觀見佛世尊於雙林間入般涅槃尋命徒屬趣拘尸城路逢梵志手執天花迦葉問曰汝從何來知我大師今在何處梵志對曰我適從彼拘尸城來見汝大師已入涅槃天人大眾咸興供養我所持花自彼得也迦葉聞已謂其徒曰慧日淪照世界暗冥善導退棄眾生顛墜懈怠茲芻更相賀曰如來寂滅我曹安樂若有所犯誰能訶制迦葉聞已深更感傷思集法藏據教治犯遂至雙樹觀佛禮敬既而法

王去世人天無導諸大羅漢亦取滅度時大迦葉作是思惟承順佛教宜集法藏於是登蘇迷盧山擊大捷槌唱如是言今王舍城將有法事諸證果人宜時速集捷槌聲中傳迦葉教通至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聞皆集會是時迦葉告諸眾曰如來寂滅世界空虛當集法藏用報佛恩今將集法務從簡靜豈特群居不成勝業其有具三明得六神通聞持不謬辨才無礙如斯上人可應結集自餘果學各歸其居於是得九百九十九人除阿難在學地大迦葉召而謂曰汝未盡漏宜出聖眾曰隨侍如來多歷年所每有法議曾未棄遺今將結集而見擯斥法王寂滅失所怙怙迦葉告曰勿懷憂惱汝親侍佛誠復多聞然愛惑未盡習結未斷阿難辭屈而出至空寂處欲取無學勤求不誑既已疲怠便欲假寐未及伏枕遂證羅漢往結集所叩門白至迦葉問曰汝結盡耶宜運神通非門而入阿難承命從鑰隙入禮僧已畢退而復坐是時安居初十五日也於是迦葉揚言曰念哉諸聽阿難聞持如來稱讚集素咀纒謂日修多羅訖也藏優波釐持律明究眾所知識集訖奈耶能也耶藏我迦葉欲集阿毗達磨藏雨三月盡集三藏訖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而謂之

上座部焉

大迦葉波結集西北有窣堵波是阿難受僧訶責不預結集至此宴坐證羅漢果證果之後方乃預焉阿難誣果西行二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眾部結集之處諸學無學數百千人不預大迦葉結集之眾而來至此更相謂曰如來在世同一師學法王寂滅簡具我曹欲報佛恩當集法藏於是凡聖咸會愚智畢萃復集素咀纒藏訖奈耶阿毗達磨藏雜集藏禁呪藏別為五藏而此結集凡聖同會因而謂之大眾部竹林精舍北行二百餘步至迦蘭陀池如來在世多此說法水既清澄具八功德佛涅槃後枯涸無餘迦蘭陀池西北行二三里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高六十餘尺傍有石柱刻記立窣堵波事高五十餘尺上作象形石柱東北不遠至曷羅闍姑利四城唐言外郭已壞無復遺堵內城雖毀基趾猶噴周二十餘里面有一門初頻毗娑羅王都在上苑官城也編戶之家頻遭火害一家縱逸四隣罹災防火不暇資產廢業眾庶嗟惶不安其居王曰我以無德下民罹患何福德可以禳之群臣曰大王德化邑穆政教明察今茲編民不謹致此火災宜制嚴科以清後犯若有

火起窮究先發罰其首惡遷之寒林寒林者棄屍之所俗謂不祥之地人絕遊往之迹今遷於彼同夫棄屍既耻陋居當自謹護王曰善宜遍宣告居人頃之王官中先自失火謂諸臣曰我其遷矣乃命太子監攝留事欲清國憲故遷居焉時吠舍釐王聞頻毗娑羅王野處寒林整集戎旅欲襲不虞邊候以聞乃建城邑以王先舍於此故稱王舍城也官屬士庶咸徙家焉或云至未生悉王乃築此城未生悉太子既嗣王位因遂都之建無憂王遷都波吒釐城以王舍城施婆羅門故今城中無復凡民唯婆羅門膩千家耳

官城西南隅有二小伽藍諸國客僧往來此止是佛昔日說法之所次此西北有窣堵波殊底色加唐言星賢舊曰樹提伽也長者本生故里

城南門外道左有窣堵波如來於此說法及度羅怛羅從此北行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唐言無僧伽藍聞之者舊曰此伽藍南菴波羅

林中有池其龍名那爛陀傍建伽藍因取為稱從其實議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大國王建都此地悲愍眾生好樂周給美其德号施無厭由是伽藍因為稱其地本菴波羅園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法諸商人等亦證聖果佛涅槃後

未久此國先王緝迦羅阿逸多唐言敬重一乘遊崇三寶式占福地建此伽藍初興功也穿傷龍身時有善占尼軌外道見而記曰斯勝地也建立伽藍當必昌盛為五印度之軌則踰千載而弥隆後進學人易以成業然多歐血傷龍故也其子佛陁多王唐言覺護繼體承統聿逾勝業次此之南又建伽藍目他揭多耄多王唐言如來篤隆前緒次此之東又建伽藍婆羅阿迭多唐言如日王之嗣位也次此東北又建伽藍功成事畢福會稱慶輪誠幽顯延請凡聖其會也五印度僧方里雲集眾坐已定二僧後至引上第三重閣或有問曰王將

設會先請凡聖大德何方最後而至曰我至那國也和上嬰赤飯已方行受王遠請故來赴會聞者驚駭遠以白王王心知聖也躬往問焉遲上重閣莫知所去王更深信捨國出家出家既已位居僧末心常快快懷不自安我昔為王尊居最上今者出家卑在眾末尋往白僧自述情事於是眾僧和合令未受戒者以年齒為次故此伽藍獨有斯制其王之子伐闍羅唐言金剛嗣位之後信心貞圓復於此西建立伽藍其後中印度王於此北復建大伽藍於是周垣峻峙同為一門既歷代君王繼世興建窮諸剎闍壯觀也帝曰王本伽

藍者今置佛像衆中日差四十僧就此而食以報施主之恩僧徒數千並俊才高學也德重當時聲馳異域者數百餘矣戒行清白律儀淳粹僧有嚴制衆咸貞素印度諸國皆仰則焉請益談玄渴日不足夙夜警誡少長相成其有不談三藏幽旨者則形影自愧矣故異域學人欲馳聲問咸來誓疑方沭雅譽是以竊名而遊咸得禮重殊方異域欲入談議門者詰難多屈而還學深今古乃得入焉於是容遊後進詳論藝能其退飛者固十七八矣二三博物衆中次詰莫不挫其銳頹其名若其高才博物強識多能明德哲人聯暉繼軌至如護法護月振芳塵於遺教德慧堅慧沭雅譽於當時光友之清論勝友之高談智月則風鑿明敏戒賢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衆所知識德隆先達學貫舊章述作論釋各十數部並盛沭通見珎當世伽藍四周聖迹百數舉其二三可略言矣

伽藍西不遠有精舍在昔如來三月止此爲諸天人廣說妙法次南百餘步小窳堵波遠方茲翳見佛處昔有茲翳自遠方來至此遇見如來聖衆內發敬心五體投地即發願求輪王位如來見已告諸衆曰彼茲翳者甚可憐惜福德深遠信心堅固若求佛果不久當

證今其發願求轉輪王於當來世必受此報身體投地下至金輪其中所有微塵之數一一塵是一輪王報也既耽世樂聖果斯遠其南則有觀自在菩薩立像或見執香爐往佛精舍周旋右繞

觀自在菩薩像南窳堵波中有如來三月之間剃剪髮爪有嬰疾病旋繞多愈其西垣外池側窳堵波是外道執雀於此問佛死生之事次東南垣內五十餘步有奇樹高八九尺其幹兩枝在昔如來嚼楊枝棄地因植根在歲月雖久初無增減次東火精舍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四月說諸妙法次北百餘步精舍中有觀自在菩薩像淨信之徒與供養者所見不同莫定其所或立門側或出簷前諸國法俗咸來供養觀自在菩薩精舍北有大精舍高三百餘尺婆羅阿逸多王之所建也莊嚴度量及中佛像同善提樹下大精舍其東北窳堵波在昔如來於此七日演說妙法西北則有過去四佛坐處其南輪石精舍戒日王之所建立功雖未畢然其圖量一十尺而後成之次東二百餘步垣外有銅立佛像高八十餘尺重關六層乃得跡覆昔滿曾王之所作也滿曾王銅佛像北二三里乾精舍中有多羅菩薩像其量既高其靈甚

察每歲元日盛興供養隣境國王大臣豪族
賈妙香花持寶幡蓋金石通泰絲竹相和七
日之中建斯法會其垣南門內有大井昔佛
在世有大商侶熱渴逼迫來至佛所世尊指
其地以可得水商主乃以車軸築地地既為
陷水遂泉涌飲已聞法皆悟聖果伽藍西南
行八九里至拘理迦邑中有窣堵波無憂王
之所建也是尊者沒特伽羅子本生故里傍
有窣堵波尊者於此入無餘涅槃其中則有
遺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與舍利子少為
親友舍利子以才明見貴尊者以精鑒延譽
才智相比動止必俱結要終始契同去就相
與厭俗共求捨家遂師珊闍耶焉舍利子遇
焉勝阿羅漢聞法悟聖還為尊者重述聞而
悟法遂證初果與其徒二百五十人俱到佛
所世尊遙見指告衆曰彼來者我弟子中神
足第一既至佛所請入法中世尊告曰善來
苾芻淨修梵行得離苦際聞是語時曠曠落
俗裳變戒品清淨威儀調順經七日結漏盡
證羅漢果得神通力沒特伽羅子故里東行
三四里有窣堵波頻毗婆羅王迎見佛處如
來初證佛果知摩揭陁國人心渴仰受頻毗
婆羅王請於晨朝時著衣持鉢與千苾芻左
右圍繞皆是耆舊蠟鬚梵志慕法來前後

翼從入王舍城時帝釋天王變身為摩那婆
首冠蠟鬚左手執金瓶右手持寶杖足踏空
虛離地四指在大衆中前導佛路時摩揭陁
國頻毗婆羅王與其國內諸婆羅門長者居
士百千萬衆前後導從出王舍城奉迎聖衆
頻毗婆羅王迎佛東南行二十餘里至迦羅
臂擊迦邑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
尊者舍利子本生故里現今尚在傍有窣堵
波尊者於此寂滅其中則有遺身舍利尊者
大婆羅門種其父高才博識深鑒精微凡諸
典籍莫不究習其妻感夢具告夫曰吾昨宵
寐夢感異人身被鎧甲手執金剛摧破諸山
退立一山之下夫曰夢甚善汝當生男達學
貫世摧諸論師破其宗致唯不如一人為作
弟子果而有娠母忽聰明高論劇談言無屈
滯尊者年始八歲名檀四方其性淳質其心
慈悲朽壞結縛成就智慧與沒特伽羅子少
而相交深歎塵俗未有所歸於是與沒特伽
羅子於珊闍耶外道所而修習焉乃相謂曰
斯非究竟之理未能窮苦際也各求明導先
嘗甘露必同其味時大阿羅漢馬勝執持應
器入城乞食舍利子見其威儀開雅即而問
曰汝師是誰曰釋種子曰所說何法可得聞乎
覺是我師也舍利子曰所說何法可得聞乎

曰我初受教未達深義舍利子曰願說所聞馬勝乃隨宜演說舍利聞已即證初果遂與其徒二百五十人往詣佛所世尊遙見指告衆曰我弟子中智慧第一至已頂禮願從佛法世尊告曰善來苾芻聞是語時戒品具足過半月後聞佛爲長爪梵志說法聞餘論而感悟遂證羅漢之果其後阿難承佛告寂滅期展轉相語各懷悲感舍利子深增戀仰不忍見佛入般涅槃遂請世尊先入寂滅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告謝門人至本生里侍者沙弥遍告城邑未生怨王及其國人莫不風馳皆悉雲會舍利子廣爲說法聞已而去於後夜分正意繫心入滅盡定從定起已而寂滅焉迦羅臂拳迦邑東南四五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門人入涅槃處或曰迦葉波佛在世時有三拘胝唐言億大阿羅漢同於此地無餘寂滅舍利子門人窣堵波東行三十餘里至因陀羅勢羅窣訶山唐言帝釋山其山巖谷杳冥花林蒼鬱嶺有兩峯爰然特起西峯南巖間有大石室廣而不高昔如來常於中止時天帝釋以四十二疑事盡石請問佛爲演釋其迹猶在今作此像擬昔聖儀入中禮敬者莫不肅然敬懼山嶺上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東峯上有伽藍聞諸土俗曰

其中僧衆或於夜分望見西峯石室佛像前每有燈炬常爲照燭因陀羅勢羅窣訶山東峯伽藍前有窣堵波謂唐言巨唐言娑羅唐言昔此伽藍習說小乘小乘漸教也故開三淨之食而此伽藍違而不墜其後三淨求不時復有苾芻經行忽見群鴈飛翔戲言曰今日衆僧中食不充摩訶薩埵宜知是時言聲未絕一鴈退飛當其僧前投身自殞苾芻見已具白衆僧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隨機我等守愚遵行漸教大乘者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鴈垂誠爲誠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於是建窣堵波式昭遺烈以彼死鴈瘞其下焉

因陀羅勢羅窣訶山東北行百五六十里至迦布德迦唐言伽藍僧徒二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伽藍東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佛於此爲諸大衆一宿說法佛說法時有羅者於此林中網捕羽族經日不獲遂作是言我惟薄福恒爲弊事來至佛所揚言唱曰今日如來於此說法令我網捕都無所得妻孥飢餓其計安出如來告曰汝應緼火當與汝食如來是時化作大鶴投火而死羅者持歸妻孥共食其後重往佛所如來方便攝化羅者聞法悔過自斯捨家修

學使證聖果因名所建為鶴伽藍

迦布德伽藍南三里至孤山其山崇峻樹林

鬱茂名花清涼被崖注壑上多精舍靈廟頗

極剏刷之工正中精舍有觀自在菩薩像軀

量雖小威神感肅手執蓮花頂戴佛像常有

數人斷食要心求見菩薩七日二十七日乃至

一月其有感者見觀自在菩薩妙相莊嚴威

光赫弈從像中出慰喻其人昔南海僧伽羅

國王清旦以鏡照面不見其身乃觀贖部洲

摩揭陀國多羅林中小山上有此菩薩像王

深咸慶圖以營求既至此山寔唯肖因建

精舍與諸供養自後諸王尚想遺風遂於其

側建立精舍靈廟香花伎樂供養不絕

孤山觀自在菩薩像東南行四十餘里至一

伽藍僧徒五十餘人並學小乘法教伽藍前

有大宰堵波多有靈異佛昔於此為梵天王

等七日說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

遺迹之所伽藍東北行七十餘里苑伽河南

至大聚落人民殷盛有數天祠並窮飾東

南不遠有大宰堵波佛昔於此一宿說法從

此東入山林中行百餘里至洛般膩羅聚落

伽藍前有大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佛昔於

此三月說法此北二三里有大池周三十餘

里四色蓮花四時開發從此東入大山林中

行二百餘里至伊爛拳鋒伐多國中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疑

摩揭 下居列反 萃堵 上音蘇反 汲 音急引仿

維繫 下知丘反 廡 音教養象馬之詐

冥坐 上於見反 匿迹 上尼力反 亦作匿

淑慎 上音靜也 詭 詐也 怡神

暇景 上胡罵反 嚶轉 上音轉 下音

狸力 上音搏 兩翅 上音翅 下音

播 必 个 寔 上音 巒 峭 上音

亦作 嶺 深壑 上音 涯 岸 山 麓

山 上 小 巖 峻 上音 峴 上音

山 上 小 巖 峻 上音 峴 上音

山 上 小 巖 峻 上音 峴 上音

山 上 小 巖 峻 上音 峴 上音

山 上 小 巖 峻 上音 峴 上音

山 上 小 巖 峻 上音 峴 上音

山 上 小 巖 峻 上音 峴 上音

山 上 小 巖 峻 上音 峴 上音

山 上 小 巖 峻 上音 峴 上音

山 上 小 巖 峻 上音 峴 上音

山 上 小 巖 峻 上音 峴 上音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

疑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大持持寺沙門辯機撰

十七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

瞻波國

羯朱啞祇羅國

奔那伐彈那國

迦摩縷波國

三摩咀吒國

耽摩栗底國

羯羅拏蘇伐剌那國

烏荼國

恭御陀國

羯鉢力伽國

憍薩羅國

案達羅國

馱那羯磔迦國

珠利耶國

達羅毗荼國

秣羅矩吒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比路疏伽河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伽藍十餘所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近有隣王廢其國君以大都城持施衆僧於此城中建二伽藍各減千僧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大城側臨疏伽河有伊爛拏山含吐煙霞蔽虧日月古今仙聖繼踵棲神今有天祠尚遺遺則在昔如來亦嘗居此爲諸天人廣說妙法大城南有窣堵波如來於此三月說法其傍則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西不遠有窣堵波是室縷多頻設底拘脰唐言闍二百億茲芻生處昔此城有長者豪貴巨富晚有繼嗣時有報者輒賜金錢二百億因名其子閻二百億伯乎成立未曾履地故其足跡毛長尺餘光潤細軟色若黃金珍愛此兒備諸玩好自其居家以至雲山亭傳連隔僅僕交路凡須妙藥遙相告語轉而以授曾不踰時其豪富如此世尊知其善根將發也命沒特伽羅子而往化焉既至門下莫由自通長者家祠日天每晨朝時東向以拜是時尊者以神通力從日輪中降立於前長者子疑日天也因施香飯而歸其飯香氣遍王舍城時頻毗婆羅王駭其異額命使歷問乃竹林精舍段特伽羅子自長者家持來因知長者子有此奇異乃使召焉長者承命思何安步泛舟鼓掉有風波之危乘車馭象懼蹶之患於是自其居家至王舍城鑿渠通漕泳滿芥子御舟安止長緇以引至王舍城先禮世尊世尊告曰頻毗婆羅王命使召汝無過欲見足下毛耳王欲觀者宜結加坐伸脚向王國法當死長者子受佛誨而往引入廷謁王欲視毛乃加跣坐王善其有禮特深珍愛亦既得歸還至佛所如來是時說法誨諭聞而感悟遂即出家於是精勤修

習思求果證經行不捨足遂流血卅尊告曰
汝善男子在家之時知鼓琴耶曰知若然者
以此為喻絃急則聲不合韻絃緩則調不和
雅非急非緩其聲乃和夫修行者亦然急則
身疲心怠緩則情舒志逸承佛指教奉以周
旋如是不久便獲果證

國西界疏伽河南至小孤山重巖巒峯昔佛
於此三月安居降薄句羅藥义山東南巖下
大石上有佛坐跡入石寸餘長五尺二寸廣
二尺一寸其上則建窣堵波焉次南石上則
有佛置指雅迦即深稅也舊曰跡深寸餘作
八出花文佛坐跡東南不遠有薄句羅藥义
脚跡長尺五六寸廣七八寸深減二寸藥义
跡後有石佛坐像高六尺七次西不遠有佛
經行之處其山頂上有藥义故室次北有佛
足跡長尺有八寸廣於六寸深可半寸其跡
上有窣堵波如來昔日降伏藥义令不殺人
食肉敬受佛戒後得生天此西有温泉六七
所其水極熱國南界大山林中多諸野象其
形偉大從此順疏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
至瞻波國中印

瞻波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背疏伽河
周四十餘里土地墊濕稼穡滋盛氣序温暑
風俗淳質伽藍數十所多有傾毀僧徒二百

餘人習小乘教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
都城壘甃其高數丈基趾崇峻却敵高險在
昔劫初人物伊始野居穴處未知宮室後有
天女降迹人中遊疏伽河濕流自媚感靈有
娠生四子焉分贍部洲各擅區宇建都築邑
封壇畫界此則一子之國都贍部洲諸城之
始也

城東百四五十里疏伽河南水環孤嶼崖巖
崇峻上有天祠神多靈感鑿崖為室引流成
沼花林奇樹巨石危峯仁智所居觀者忘返
國南境山林中野象猛獸群遊千數自此東
行四百餘里至羯朱唄祇羅國俗或謂羯
朱唄祇羅國中
現印度羯朱唄祇羅國周二千餘里土地泉濕
稼穡豐盛氣序温風俗順敦尚高才崇貴學
藝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天祠十所異
道雜居自數百年王族絕嗣役屬隣國所以
城郭丘墟多居村邑故戒日王遊東印度於
此築官理諸國務至則菁茅為宇去則縱火
焚燒國南境多野象比境去疏伽河不遠有
大高臺壘甃石而以建焉基趾廣峙刻彫奇
製周其方面鑲聚聖像佛及天形區別而作
自此東渡疏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
那國中印

奔那伐彈那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

十餘里居人殷盛池館花林往往相間土地卑濕稼穡滋茂般接瓊果既多且貴其果大如冬瓜熟則黃赤剖之中有數十小果大如鵝卵又更破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如眾果之結實或在樹根若茯苓之在土氣存調暢風俗好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軋寔繁其黨

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始婆僧伽藍庭宇顯敞臺閣崇高僧徒七百餘人並學大乘教法東印度境碩學名僧多在於此其側不遠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三月在此

為諸天人說法之處或至齋日時燭光明其側則有四佛坐及經行遺跡之所去此不遠復有精舍中作觀自在菩薩像神鑿無隱靈應有徵遠近之人絕粒祈請自此東行九百餘里渡大河至迦摩縷波國

東印 度城

跡摩縷波國周方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

里土地泉濕稼穡時播般椽瓊果那羅雞羅果其樹雖多弥復珍貴河沭湖陂交帶城邑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形卑小容顏黧黑語言少異中印度性甚犢暴志存強學宗事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興以迄于今尚未建立伽藍招集僧侶其有淨信之徒但竊念而已

天祠數百異道數萬

今王本那羅延天之祚胤婆羅門之種也字

婆塞羯羅伐摩唐言日曹号拘摩羅唐言自據壘

土亦葉君臨遠於今王歷千世矣君上好學

眾庶從化遠方高才慕義客遊雖不導信佛

法然敬高學沙門初聞有至那國沙門在摩

揭陀那爛陁僧伽藍自遠方來學佛深法般

勸往復者再三未從來命時尸羅跋陁羅論

師曰欲報佛恩當和正法子其行矣勿憚遠

涉拘摩羅王世宗外道今請沙門斯善事也

因茲改轍福利引遠子昔起大心發引誓願

孤遊異域遺身求法普濟含靈豈徒鄉國宜

忘得喪勿拘榮辱宜揚聖教開導群迷先物

後身忘名弘法於是辭不獲免遂與使偕行

而會見焉拘摩羅王曰雖則不才常慕高學

聞名雅尚敢事延請曰實能稱智猥蒙深聽

拘摩羅王曰善哉慕法好學願身若浮踰越

重險遠遊異域斯則王化所由國風尚學今

印度諸國多有歌頌摩訶至那國

秦王破陣樂者聞之矣豈大德之鄉國耶

曰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拘摩羅王曰不

意大德是此國人常慕風化東望已久山川

道阻無由自致曰我大君聖德遠洽仁化遐

被殊俗異域拜開稱目者眾矣拘摩羅王曰

覆載若斯心冀朝貢今戒日王在羯末嗚祇
羅國將設大施崇樹福慧五印度沙門婆羅
門有學業者莫不召集今遣使來請願與同
行於是遂往焉此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
境接西南夷故其人類蠻獠矣詳問土俗可
兩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險阻障氣氛
冰毒蛇毒草爲害滋甚國之東南野象群
故此國中象軍特盛從此南行千二三百里
至三摩咀吒國東印三摩咀吒國周三十餘
里濱近大海地遠卑濕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稼穡磁植花果繁茂氣序和風俗順人性
剛烈形甲色黑好學勤勵邪正兼信伽藍三
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並皆遵習上座部學
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軌其徒特盛去
城不遠有室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
來爲諸天人於此七日說深妙法傍有四佛
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伽藍中有青
玉佛像其高八尺相好圓備靈應時効從此
東北大海濱山谷中有室利差咀羅國次東
南大海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有檀羅鉢底
國次東有伊賞那補羅國次東有摩訶曠波
國即此云林邑是也次西南有關摩那洲國
凡此六國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風俗壤界
聲聞可知自三摩咀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

耽摩栗底國東印

耽摩栗底國周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

餘里濱近海陸土地卑濕稼穡時播花果茂

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人性剛勇邪正兼信

伽藍十餘所僧衆千餘人天祠五十餘所異

道雜居國濱海隅水陸交會奇珍異寶多聚

此國故其國人大拓殷官城側窄堵波無憂

王所建也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

迹之所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羯羅擊蘇

伐刺那國東印

羯羅擊蘇伐刺那國周四千四五百里國大

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

卑濕稼穡時播架花滋茂珍異繁植氣序調

暢風俗淳和好尚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

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

五十餘所異道寔多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

遵提婆達多遺訓也

大城側有絡多未知僧伽藍唐言赤地庭宇顯敞

臺閣崇峻國中高才達學聰敏有聞者咸集

其中警誠相成球磨道德初此國未信佛法

時南印度有一外道腹錮銅鏢首戴明炬杖

策高步來入此城振擊論鼓求欲論議或者

問曰首顛何異曰吾學藝多能恐腹折裂悲

諸愚闇所以持照時經旬日人無問者詢訪

毘彥莫有其人王曰合境之內豈無明哲客
 難不酬為國深恥宜更營求訪諸幽隱或曰
 大林中有異人其自稱曰沙門強學是務令
 屏居幽寂久矣于茲非夫體法合德何能若
 此者乎王聞之已躬往請焉沙門對曰我南
 印度人也客遊止此學業庸淺恐黜所聞敢
 承來自不復固辭論議無負請建伽藍招集
 僧徒光讚佛法王曰敬聞不敢忘德沙門受
 請往赴論場外道於是誦其宗致三方餘言
 其義遠其文約包含名相網羅視聽沙門一
 聞究覽辭義無謬以數百言辯而釋之因問
 宗致外道辯窮理屈杜口不酬既折其名負
 恥而退王深敬德建此伽藍自時厥後方印
 法教

伽藍側不遠有窳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在昔
 如來於此七日說法開導其側精舍過去四
 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有數窳堵波並是如
 來說經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從此西南
 行七百餘里至烏荼國東印度境
 烏荼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
 土地膏腴穀稼茂盛凡諸果實頗大諸國異
 草名花難以稱述氣序溫暑風俗獷烈人貌
 魁梧容色黧黧言辯風調異中印度好學不
 倦多信佛法伽藍百餘所僧徒方餘人並皆
 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十所異道雜居諸窳
 堵波凡十餘所並是如來說法之處無憂王
 之所建也
 國西南境大山中有補溫波祇鷲僧伽藍其
 石窳堵波極多靈異或至齋日時燭光明故
 諸淨信遠近咸會持妙花蓋競修供養承露
 槃下覆鉢勢上以花蓋奇置之便住若礎石
 之吸針也此西北山伽藍中有窳堵波所異
 同前此二窳堵波者神鬼所建靈奇若斯
 國東南境臨大海濱有折利毘羅城唐言周
 二十餘里入海商人遠方旅客往來中止之
 路也其城堅峻多諸奇寶城外鱗次有五伽
 藍臺閣崇高尊像工麗南去僧伽羅國二萬
 餘里靜夜遙望見彼國佛牙窳堵波上寶珠
 光明離離然如明炬之懸燭也自此西南大
 林中行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國東印度境
 恭御陀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
 濱近海隅山阜嶸嶙土地墊濕稼穡時播氣
 序溫暑風俗勇烈其形偉其貌黑粗有禮義
 不其欺詐至於文字同中印度語言風調頗
 有異焉崇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百餘所異
 道方餘人國境之內數十小城接山嶺據海
 交城既堅峻兵又敢勇威雄隣境遂無強敵
 國臨海濱多有奇寶螺貝珠璣斯為貨用出

大青象起乘致遠從此西南入大荒野深林巨木千霄蔽日行千四五百里至羯鼓力敵

伽國南印度

羯鼓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時播花果具繁林藪聯綿動數百里出青野象隣國所奇氣序暑熱風俗躁暴性多稍曠志存信義言語輕捷音調質正聲旨風則頗與中印度異焉少信正法多遵外道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甚衆多是尼軌之徒也羯鼓伽國在昔之時氓俗殷盛有摩般擊衆杖成惟有五通仙棲巖養素人或凌觸退失神通以惡呪術殘害國人少長無遺賢愚俱喪人煙斷絕多歷年所頗漸遷居猶未充實故今此國人口尚少

國中印度境

僑薩羅國周六千餘里山嶺周境林藪連接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壤膏腴地利滋盛邑里相望人戶殷實其形偉其色黑風俗剛

猛人性勇烈邪正兼信學藝高明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法仁慈深遠伽藍百餘所僧徒咸萬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七十餘所異道雜居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窰塔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曾於此處現大神通摧伏外道後龍猛菩薩止此伽藍時此國王号婆多婆訶唐言敬龍猛周衛門廬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議謂門者曰幸為通謁時門者遂為入白龍猛雅知其名盛滿鉢水命弟子曰汝持是水示彼提婆提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持鉢懷疑而返龍猛曰彼何辯乎對曰默無所說但投針於水而已龍猛曰智矣哉若人也知幾其神察微亞聖盛德若此宜速命入對曰何謂也無言妙辯斯之是歟曰夫水也者隨器方圓逐物清濁弥漫無間澄湛莫測滿而示之比我學之智周也彼乃投針遂窮其極此非常人宜速召進而龍猛風範凛然肅物言談者皆伏抑首提婆素抱風徽久希請益方欲受業先聘機神雅懼威嚴昇堂僻坐談玄永日辨義清高龍猛曰後學冠世妙辯光前我惟慕耄遇斯俊彦誠乃寫貌有寄傳燈不絕法教弘揚伊人是賴幸能前席雅談玄奧提婆聞命心獨自負將開義府先遊辯圍提振辭端

仰視質義忽覩威顏忘言杜口避坐引責遂請受業龍猛曰復坐今將授子至真妙理法王誠教提婆五體投地一心歸命曰而今而後敢聞命矣龍猛菩薩善開藥術餐餽養生壽年數百志貌不衰引正王既得妙藥壽亦數百王有稚子謂其母曰如我何時得嗣王位母曰以今觀之未有期也父王年壽已數百歲子孫老終者蓋亦多矣斯皆龍猛福力所加藥術所致菩薩寂滅王必徂落夫龍猛菩薩智慧弘遠慈悲深厚周給群有身命若遺汝宜往彼試從乞頭若遂此志當果所願王子恭承母命來至伽藍門者驚懼故得入焉時龍猛菩薩方讚誦經行忽見王子忙然謂曰今夕何夕降趾僧坊若危若懼疾驅來至對曰我承慈母餘論語及行捨之士以為含生寶命經詰格言未有輕捨報身施諸求欲我慈母曰不然十方善逝三世如來在昔發心逮乎證果勤求佛道修習戒忍或投身卧獸或割肌救鵠月光王施婆羅門頭慈力王飲餓藥又血諸若此類尤難備舉求之先覺何代無人今龍猛菩薩篤斯高志我有所求人頭為用招募累歲未之有捨欲行暴劫殺則罪累尤多虐害無辜穢彰顯惟菩薩修習聖道遠期佛果慈雷有識慮及無邊輕

生若浮賤身如朽不違本願垂允所求龍猛曰俞誠哉是言也我求佛聖果我學佛能捨是身如響是身如泡流轉四生往來六趣宿契如誓不違物欲然王子有一不可者其將若何我身既終汝父亦喪頓斯為意誰能濟之龍猛徘徊顧視求所絕命以乾茅葉自刎其頸若利劍斷割身首異處王子見已驚奔而去門者上白具陳始末王聞哀感果亦命終國西南三百餘里至跋邏末羅耆窟山唐言黑炭然特起峯巖峭險既無崖谷死如金石引正王為龍猛菩薩鑿此山中建立伽藍去山十數里鑿開孔道當其山下仰鑿石其中則長廊步檐崇臺重閣間有五層層有四院並建精舍各鑄金像量等佛身妙窮心思自餘莊嚴唯飾金寶從山高峯臨崖飛泉周流重閣交帶廊廡踈寮外穴明燭中宇初引正王建此伽藍也人力疲竭府庫空虛功猶未半心甚憂感龍猛謂曰大王何故若有憂負王曰輒運大心敢樹勝福期之永固待至慈氏功績未成財用已竭每懷此恨坐而待旦龍猛曰勿憂崇福勝善其利不窮有興弘願無憂不濟今日還宮當極歡樂後晨出遊履覽山野已而至此平議管建王既受誨奉以周旋龍猛菩薩以神妙藥滴諸大石並變

爲金王遊見金心口相賀迴駕至龍猛所曰
今日敗遊神鬼所惑山林之中時見金聚龍
猛曰非鬼或也至誠所感故有此金宜時取
用濟成勝業遂以營建功畢有餘於是五層
之中各鑄四大金像餘尚盈積充諸幣戲招
集千僧居中禮誦龍猛菩薩以釋迦佛所宣
教法及諸菩薩所演述論鳩集部別藏在其
中故上第一層唯置佛像及諸經論下第五
層居止淨人資產什物中間三層僧徒所舍
聞諸先志曰引王營建已畢計工人所食鹽
價用九拘瓶唐言瓶金錢其後僧徒忿諱就
王平議時諸淨人更相謂曰僧徒諍起言議
相乖凶人伺隙毀壞伽藍於是重關反拒以
擯僧徒自介已來無復僧衆遠矚山巖莫知
門徑時引善賢方者入中瘵疾蒙面入出不
識其路從此大林中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
羅國南印度境

案達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号統著羅土地良沃稼穡豐盛氣序温暑
風俗猛暴語言辯調異中印度至於文字軌
則大同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天祠
三十餘所異道寔多

瓶者羅城側不遠有大伽藍重閣層臺製窮
削刷佛像聖容麗極工思伽藍前有石窣堵

波高數百尺並阿折羅唐言阿羅漢之所建
也所行羅漢伽藍西南不遠有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現大神通
度無量衆

所行羅漢伽藍西南行二十餘里至孤山山
嶺有石窣堵波陳那唐言童授菩薩於此作因明
論陳那菩薩者佛去世後承風淙衣智願廣
大慧力深固愍世無依思弘聖教以爲因明
之論言深理廣學者虛功難以成業乃匿迹
幽巖棲神寂定觀述作之利害審文義之繁
約是時崖谷震響煙雲變采山神捧菩薩高
數百尺唱如是言昔佛世尊善權導物以慈
悲心說因明論綜括妙理深究微言如來寂
滅大義泯絕今者陳那菩薩福智愆遠深達
聖旨因明之論重弘茲日菩薩乃放大光明
照燭幽昧時此國王深生尊敬見此光明相
疑入金剛定因請菩薩證無生果陳那曰吾
入定觀察欲釋深經心期正覺非願無生果
也王曰無生之果衆聖攸仰斷三界欲洞三
明智斯盛事也願疾證之陳那是時心悅王
請方欲證受無學聖果時妙吉祥菩薩知而
惜焉欲相警誡乃彈指悟之而告曰惜哉如
何捨廣大心爲使勞志從獨善之懷棄兼濟
之願欲爲善利當廣傳說慈氏菩薩所製瑜

伽師地論導誘後學為利甚大陳那善薩敬
 受指誨奉以周旋於是單思沉研廣因明論
 猶恐學者懼其文微辭約也乃舉其大義綜
 其微言作因明論以導後進自茲已後宣暢
 瑜伽盛業門人有知當世從此林野中南行
 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亦謂大安達連國南印度境
 馱那羯磔迦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
 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荒野多邑居少
 氣序溫暑人教習黑性猛烈好學藝伽藍鱗
 次荒蕪已甚存者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並
 多習學大衆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通寔多
 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唐言佛伽藍城西據
 山有阿伐羅勢羅唐言僧伽藍此國先王為
 佛走乎真川通徑疏崖峙閣長房步著枕蔽
 柱岫靈神警衛聖賢遊息自併寂滅千宇之
 內每歲有千凡夫僧同入安居罷安居日皆
 證羅漢以神通力凌虛而去千宇之後凡聖
 同居自百餘年無復僧侶而山神易政或作
 豺狼或為猿狖驚恐行人以故空荒閑無僧
 衆城南不遠有大山巖巖吐吠伽藍唐言論師
 住阿素洛宮待見慈氏菩薩成佛之處論師
 雜量弘遠至德深遠外示僧信之服內弘龍
 猛之學聞摩揭陀國護法善薩宜揚法教學
 徒教子有懷談談杖錫而往至彼叱聲城知

護法善薩在善提樹論師乃命門人曰汝行
 詣善提樹懷法善薩所如我辨曰善薩宜揚
 遠教遵誘徒仰德虛心為日已久然以宿
 願未果遂非礼謁善提樹者誓不寬見當
 有證稱天人師護法善薩謂其使曰人世如
 幻身命若浮沫日動誠未遑談議人信往復
 竟不會見論師既還本土靜而思曰非慈氏
 成佛誰次疑於觀自在善薩像前誦隨心陀
 羅尼絕粒飲水時歷三歲觀自在善薩乃現
 妙色身謂論師曰何所志乎對曰願留此身
 待見慈氏觀自在善薩曰人命危脆世間浮
 幻宜修勝善願生觀史多天於斯礼觀 尚
 速得見說師曰志不可奪心不可救善薩曰
 若然者宜往馱那羯磔迦國城南山巖執金
 剛神所至誠誦持執金剛陀羅尼者當遂此
 願論師於是往而誦焉三歲之後神乃謂曰
 伊何所願若此勸勵論師曰願留此身待見
 慈氏觀自在善薩指遣來請成我願者其在
 神乎神乃授秘方而謂之曰此巖石內有阿
 素洛宮如法行請石壁當開開即入中可以
 待見論師曰幽居無親詎知佛興執金剛曰
 慈氏出世我當相報論師受命專精誦持復
 歷三歲初無異想想芥子以擊石巖壁豁而
 洞開是時百千萬眾觀觀忘返論師跨其戶

而告衆曰吾久祈請待見慈氏聖靈誓祐大願斯遂宜可入此洞見佛興聞者怖駭莫敢復戶謂是毒蛇之窟恐喪身命再三告語唯有六人從入論師願謝時衆從容而入入之既已石壁還合衆皆恐嗟恨前言之過也自此西南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南境

珠利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土野空曠數澤荒蕪屠戶寡少群盜公行氣序溫暑風俗蠢兇人性獷烈崇信外道伽藍頹毀粗有僧徒天祠數十所多露形外道也

城東南不遠有窄堵波無憂玉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嘗於此處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摧伏外道度諸天人

城西不遠有故伽藍提婆菩薩與羅漢論議之處初提婆善薩聞此伽藍有咀咀羅唐言阿羅漢得六神通具八解脫遂來遠尋觀其風範既至伽藍投羅漢宿羅漢少欲知足唯置一牀提婆既至無以為席乃聚落葉指令

就坐羅漢入定夜分方出提婆於是陳疑請決羅漢隨難為舞提婆舉臂重質第七轉已杜口不酬竊運神通力往觀史多天請問慈氏慈氏為釋因而告曰彼提婆者曠劫修行賢劫之中當紹佛位非余所知宜深禮敬如

彈指頃還復本座乃復抑揚妙義剖析微言提婆謂曰此慈氏菩薩聖智之釋也豈仁者所能詳究哉羅漢曰然誠如來旨於是避席禮謝深加敬嘆從此南入林野中行千五六百里至達羅毗茶國南境

達羅毗茶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号建志補羅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豐盛多花果出寶物氣序溫暑風俗勇烈深篤信義高尚博識而語言文字少異中印度伽藍百餘所僧徒方餘人並皆遵學上座部法天祠八十餘所多露形外道也如來在卅數遊此國說法度人故無憂王於諸聖迹皆建窄堵波

建志補羅城者即達摩跋羅唐言菩薩本生之城菩薩此國大目之長子也幼懷雅量長而弘遠年方弱冠王姬下降禮避之夕憂心慘悽對佛像前殷勤祈請至誠所感神負遠

遁去此數百里至山伽藍坐佛堂中有僧開戶見此少年疑其盜也更詰問之菩薩具懷指告因請出家衆咸驚異遂允其志王乃宜命推求遐迹乃知菩薩神負遠塵王之知也增深敬異自降承已篤學精勤令問風範語在前記

城南不遠有大伽藍國中聰叡同類萃止有窄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在昔

之民氛你雙制二音壞土也兩反躁烈到反則大
 也底音琢磨上音銅音故餘銅錄上音薄也下
 扭上音詢訪反也音容點反也音律反也音社口反也音膏腴也音
 庸淺凡也音容點反也音律反也音社口反也音膏腴也音
 肥也音魁梧上音苦四反也下音薰點上即任反下
 黃紫補澀下音蓋許下音拿字反一磁石結上音
 錢石吸嶸嶸上於近反粗才古反林藪枯下音也聯縣
 二音猶獷下俱大反狂一也輕捷下才菜
 俗宅上音朝舉杖下彌祭反門廬下力居也澄湛
 也下宅棟然上音抑制力也反挹音邑風微下音
 十曰老八固音右餐餉上資字下而稚子上
 利反殂落在胡反誤降趾下音止經誥
 下音格言陌上加也作汨誤肌音肌虐害
 告反歸田俞反羊自劔下武粉反爰然及反
 全字步擻字同與鑄音注廊廡下音武堂功
 績下丘送反空曠曠音玉之舍也伺隙反相奇
 也又增怒也曠曠音玉之舍也伺隙反相奇
 泯絕反米奠川般上音狩狼特郎狝狝反下似
 也音聞傾危脆下取也反豁而活上呼剗
 拑擊下先王姻下音女之反忪悽下上七也成活上呼剗
 二音聰寂明也羊威反也枳棘下音末只反反通
 上音也冬盤下音也反破傾不正也反派
 流反也分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大捺特寺沙門辯機撰
疑

僧伽羅國 非印度之國 跋祿羯咭 昌葉 英國

摩臘婆國 阿吒釐國

契吒國 伐臘吐國 蘇刺佗國

阿難陀補羅國 鄔闍行那國

瞿折羅國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擲叔陀國 茂羅三部盧國

信度國 阿點婆翅羅國

鋒伐多國

狼揭羅國

波刺斯國 非印度之國 附此 波斯 阿耨茶國

臂多勢羅國

伐刺拳國

僧伽羅國 周七千餘里 國大都城周四十餘

里 土地沃壤 氣序溫暑 稼穡時播 花果具繁

人戶殷盛 家產富饒 其形卑黑 其性獷烈 好

學尚德崇善 勤福此國本寶 諸也多有珍寶

樓止鬼神 其後南印度有一國 王女娉隣國

吉日送歸 路逢師子侍衛之徒 棄女逃難 女

在舉中心甘 喪命時師子王負女而去 入深

山處 幽谷 捕鹿採果 以時資給 既積歲月 遂

孕男女形類同性種畜也男漸長大力格
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請其母曰我何謂
乎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非族類如何配偶
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曰人畜殊途宜速
逃逝母曰我先已逃不能自濟其子於後遂
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
去已遂擔負母妹下越人里母曰宜各慎密
勿說事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於是至父本
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寄邑人人謂之曰
余曹何國人也曰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母
相攜來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給其師子
王還無所見追戀男女憤恚既發便出山谷
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殘毒生類邑
人輒出遂取而殺擊鼓吹貝負弩持矛群從
成旅然後免害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
獵者期於擒獲王躬率四兵衆以方計掩薄
林藪弥跨山谷師子震吼人畜解易既不擒
獲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子除國患者當酬
重賞式族茂績其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
寒已甚宜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撫育母曰
言不可若是彼雖畜也猶謂父焉豈以艱辛
而興逆害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既以連
阻此心何莫乃袖小刃出應招募是時千衆
万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

即其前父遂馴伏於是乎親愛忘怒乃毒刃
於腹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剝腹含苦
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異也誘之以福
利震之以威禍然後具陳始末備述情事王
曰逆哉父而尚害況非親乎畜種難馴凶情
易動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
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
虧王言不貳於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
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
男船泛海至此實睹見豐珍玉便於中止其
後商人採寶復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其子
女如是繁息子孫衆多遂立君臣以位上下
建都築邑據有疆域以其先祖擒執師子因
舉元功而爲國号其女船者泛至波刺斯西
神鬼所魅產育群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故
師子國人形貌卑黑方頤大頰情性曠烈安
忍鴆毒斯亦猛獸遺種故其人多勇健斯一
說也

佛法所記則曰昔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
刹女之所居也城樓之上豎二高幢表吉凶
之相有吉事吉幢動有凶事凶幢動恒伺商
人至寶洲者便變爲美女持香花奏音樂出
迎慰問誘入鐵城樂讌歡會已而置鐵牢中
斷取食之時膳部洲有大商主僧伽者其子

字僧伽羅父既年老代知家務與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風波飄蕩過至寶洲時羅利女望吉幢動便費香花鼓奏音樂相携迎候誘入鐵城商主於是對羅利女王歡娛樂會自餘商侶各相配合亦歷歲時皆生一子諸羅利女情疏故人欲幽之鐵牢更伺商侶時僧伽羅夜感惡夢知非吉祥竊求歸路遇至鐵牢乃聞悲號之聲遂昇高樹問曰誰相拘繫而此怨傷曰余不知耶城中諸女並是羅刹昔誘我曹入城娛樂君既將至幽牢我曹漸充所食今已大半君等不久亦遭此禍僧伽羅曰當圖何計可免危難對曰我聞海濱有一天馬至誠祈請必相濟渡僧伽羅聞已竊告商侶共望海濱專精求救是時天馬來告人曰余輩各執我毛驢不迴顧者我濟汝曹越海免難至瞻部洲吉達鄉國諸商人奉指告專一無貳執其髭鬚天馬乃騰驪雲路越濟海岸諸羅刹女忽覺夫逃遁相告語異其所去各攜稚子凌虛往來知諸商人將出海濱遂相召命飛行遠訪嘗未踰時遇諸商侶悲喜俱至涕淚交流各掩泣而言曰我惟感遇幸會良人家家有慶恩愛已久而今遠棄妻子孤遺悠悠此心誰其能忍幸願留顧相與還城商人之心未肯迴慮諸羅刹女策說無

功遂縱妖媚備行矯惑商侶愛戀情難堪忍心疑去留身皆退墮羅刹諸女更相拜賀與彼商人携持而去僧伽羅者智慧深回心無帶累得越大海免斯危難時羅利女王空還鐵城諸女謂曰汝無智略為夫所棄既寡能宜勿居此時羅利女王持所生子飛至僧伽羅前縱極媚惑誘請令還僧伽羅口誦神呪手揮利劍叱而告曰汝是羅刹我乃是人鬼異路非其匹合苦苦相逼當斷汝命羅刹女知誘惑之不遂也凌虛而去至僧伽羅家謂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國王女僧伽羅娶我為妻生一子矣賣持實貨來還鄉國泛海遭風舟楫漂沒唯我子母及僧伽羅僅而獲濟山川道阻凍餒艱辛一言忤意遂見棄遺晉言不遜罵為羅刹歸則家國遠遼止則孤遺羈旅進退無依敢陳情事僧伽曰誠如所言宜時即入室居未久僧伽羅至父謂之曰何重財寶而輕妻子僧伽羅曰此羅刹女也則以先事具白父母而親宗戚屬咸事驅逐時羅利女遂以訴王王欲罪僧伽羅僧伽羅曰羅利之女情多妖惑王以為不誠也而情悅其淑美謂僧伽羅曰必棄此女今留復官僧伽羅曰恐為災禍斯既羅刹食唯血肉王不聽僧伽羅之言遂納為妻其後夜分飛還

寶渚召餘五百羅刹鬼女共至王宮以毒呪術殘害宮中凡諸人畜食肉飲血持其餘屍還歸寶渚旦日群臣朝集王門閉而不開候聽久之不聞人語於是排其戶闢其門相從趨進遂至宮庭聞其無人唯有骸骨群官僚佐相顧失圖悲號慟哭莫測禍源僧伽羅具告始末自庶信然禍自招矣於是國輔老臣群官宿將歷問明德推據崇高咸仰僧伽羅之福智也乃相議曰夫君人者豈苟且哉先資福智次體明哲非福智無以享實位非明哲何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其人矣夢察禍機感應天馬忠以諫主智足謀身曆運在茲惟新成詠衆庶樂推尊立之爲王僧伽羅辭不獲免允執其中恭揖群官遂即王位於是改革前弊表式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侶在羅刹國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將救難宜整兵甲極危恤患國之福也收珍藏寶國之利也於是治兵浮海而往時鐵城上凶幢遂動諸羅刹女覩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誘誑王素知其詐令諸兵士口誦神呪身奮武威諸羅刹女躡墜退敗或逃隱海島或沉溺洪流於是毀鐵城破鐵牢救得商人多獲珍寶招募黎庶遷居寶洲建都築邑遂有國焉因以王名而爲國号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生

之事也

僧伽羅國先時唯宗淫祀佛去世後第一百年無憂王弟摩醯因陞羅捨離欲愛志求聖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足步虛空來遊此國如宣正法流布遺教自茲已降風俗淳信伽藍百所僧徒二萬餘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敎至後二百餘年各擅專門分成二部一曰摩訶訶羅任部斥大乘習小敎二曰阿跋耶祇釐任部學兼二乘如演三藏僧徒乃戒行貞潔定慧發明儀範可師濟濟如也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瑩以珠珍飾之奇寶精舍上建表柱置鉢曇摩羅伽大寶寶光赫奕照曜晝夜遠望爛若明星王以佛牙日三濯洗香水香末或濯或焚務極珍奇式修供養

佛牙精舍側有小精舍亦以衆寶而爲瑩飾中有金佛像此國先王等身而鑄肉髻則貴寶飾焉其後有盜伺欲竊取而重門周檻衛守清切盜乃鑿通孔道入精舍而穴之遂欲取寶像漸高遠其盜既不果求退而嘆曰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起廣大心發弘誓願上自身命下至國城悲愍四生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恬寶靜言於此不明昔行像乃俯首而投寶焉是盜得已尋持貨賣人或見者咸

謂之曰此寶乃先王金佛像頂髻寶也。介從何獲來此。鬻賣遂擒以白王。王問所從得。盜曰佛自與我。我非盜也。王以爲不誠。命使觀。驗像猶俯首。王覩聖靈信心淳固。不罪其人。重贖其寶。莊嚴像。髻重置頂焉。像因俯首。以至於今。

王宮側建大廚。日營萬八千僧食。食時既至。僧徒持鉢受饌。既得食。已各還其居。自佛教流被建。斯供養子孫承統繼業。至今十數年。來國中政亂。未有定主。乃廢斯業。

國濱海隅。地產玳寶。王親祠祭神。呈奇貨。都人士子往來求採。稱其福報。所獲不同。隨得

珠璣賦稅有科。

國東南隅有駭勒。山巖谷幽。峻神鬼遊。

舍在昔如來。於此說駭。迦經舊曰榜述

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昔羅洲。人卑小。

長餘三尺。人身鳥喙。既無穀稼。唯食椰子。那

羅。昔羅洲。西浮海數千里。孤島東崖有石佛。

像高百餘尺。東面坐。以月愛珠爲肉。髻月將

迴照水。即懸流滂。霈崖巖。臨注谿。壑。壑。時有商

侶。遭風飄浪。隨波泛濫。遂至孤島。海。鹹。不可

以飲。渴乏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也。像頂流

水。衆皆獲濟。以爲至誠。所感。靈聖。拯之。於即

留。停。遂。經。數。日。每。月。隱。高。巖。其。水。不。流。時。商

主曰未必爲濟。我曾而流水也。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即水流。注耳。將非佛像頂上。有此寶。耶。遂登崖而視之。乃以月愛珠爲像。肉髻當。見其人。說其始末。國西浮海數千里。至大寶。洲。無人居住。唯神樓宅。靜夜遙望。光燭山川。商人住之者。多矣。咸無所得。自達羅。毗。茶。國。北入林野中。歷孤城。過小邑。凶人結黨作害。羈旅行二千餘里。至恭建。那補羅國。南印恭建。那補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滋盛。氣序溫暑。俗風。躁烈。形貌黧黑。性情曠暴。好學業。尚德藝。伽。藍。百餘所。僧徒。方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數百。異道。雜居。

王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寔唯俊。彥也。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一切義成。太子寶冠。高減二尺。飾以寶珠。盛以寶函。每。至齋日。出置高座。香花供養。時放光明。

城側大伽藍中。有精舍。高五十餘尺。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或至齋日。神光照。燭。是間二百億羅漢之所造也。

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採用。林中有窠。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則有間二百億羅漢遺身舍利窠。堵波也。

城東不遠有窳堵波基已傾陷餘高三丈聞諸先志曰此中有如來舍利或至齋日時燭

靈光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神通力度諸群生城西南不遠有窳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

所建也是聞二百億羅漢於此現大神通化度衆生傍有伽藍唯餘基址是彼羅漢之所

建也從此西北入大林野猛獸暴害群盜凶殘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刺佉國度南印境

摩訶刺佉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殷盛氣序溫

暑風俗淳質其形偉大其性傲逸有恩必報有怨必復人或委辱殉命以讎窘急投分忘

身以濟將復怨也必先告之各被堅甲然後爭鋒臨陣逐北不殺已降兵將失利無所刑

罰賜之衣服感激自死國養勇士有數百人每將決戰飲酒酣醉一人推鋒万夫挫銳遇

人肆害國刑不加每出遊行擊鼓前導復創暴象凡數百頭將欲陣戰亦先飲酒群馳蹈

踐前無堅敵其王恃此人象輕陵隣國王利帝利種也名補羅慧會謀猷弘遠仁慈廣被

目下事之盡其忠矣今戒日大王東征西伐遠賓迓肅唯此國人獨不臣伏屢率五印度

甲兵及募召諸國烈將躬往討伐猶未克勝其兵也如此其俗也如彼人知好學邪正象

崇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數異道甚多

大城內外五窳堵波並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無憂王建也自餘石甃諸窳堵波

其數甚多難用備舉城南不遠有故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石像

靈鑿潛被願求多果國東境有大山疊嶺連章重巒絕巘爰有伽藍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峯重閣層臺

背巖面壑阿折羅唐言所行阿羅漢所建羅漢西印度人也其母既終觀生何趣見於此國受

女人身羅漢遂來至此將欲草化隨機攝受入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來施乳便流

汁親屬既見以為不祥羅漢說本因緣女子便證聖果羅漢感生育之恩懷葉綠之致將

酬厚德建此伽藍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餘尺上有石蓋七重虛懸

無綴蓋間相去各三尺餘聞諸先志曰斯乃羅漢願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藥

術之功考厥實錄未詳其致精舍四周雕鏤石壁作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諸因地事證聖

果之禎祥入寂滅之靈應巨細無遺備盡鑿鑿伽藍門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聞之土俗曰

此象時大聲吼地為震動昔陳那菩薩多止

此伽藍自此西行千餘里渡耐秣臨河至跋
祿羯帖昌葉國南印度

跋祿羯帖婆國南印度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

周二十餘里土地鹹鹵草木稀疎羨海為鹽

利海為業氣序暑熱迴風颭起土俗澆薄人

性詭詐不知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

徒三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十餘

所異道雜居從此西北行二千餘里至摩臘

婁國即南華之國南印度境

摩臘婁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

里據莫訶河東南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草木

榮茂花果繁實特宜宿麥多食餅麩人性善

順大抵聰敏言辭雅亮學藝優深五印度境

兩國重學西南摩臘婁國東北摩揭陀國貴

德尚仁明敏強學而此國也邪正雜信伽藍

數百所僧徒二萬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

天祠數百異道是衆多是塗灰之侶也國志

曰六十年前王号尸羅阿迭多唐言機慧高

明才學瞻敏愛育四生敬崇三寶始自誕靈

伯乎段齒貌無瞋色手不害生象馬飲水漉

而後卧恐傷水性也其仁慈如此在位五十

餘年野獸狎人舉國黎庶咸不殺害居宮之

側建立精舍窮諸工巧備盡莊嚴中作七佛

世尊之像每歲恒設無遮大會招集四方僧

徒修施四事供養或以三衣道具或以七寶
珍奇卉相承美業無替

大城西北二十餘里至婆羅門邑傍有陷坑

秋夏淫滯弥淹旬日雖納衆流而無積水其

傍又建小宰堵波聞諸先志曰昔者大慢婆

羅門生身陷入地獄之處昔此邑中有婆羅

門生知博物學冠時彦內外典籍究極幽微

曆數玄文若視諸掌風範清高今問遐被王

甚珍敬國人宗重門人千數味道欽風每而

言曰吾為世出述聖導凡先賢後哲無與我

比彼大自在天婆敷天那羅延天佛世尊者

人皆風靡祖述其道莫不圖形竟修祗敬我

今德踰於彼名擅於時不有所異其何以顯

遂用赤旃檀刻作大自在天婆敷天那羅延

天佛世尊等像為座四足凡有所至負以自

隨其慢傲也如此時西印度有苾芻跋陀羅

攬支唐言寶言妙極因明深窮異論道風淳粹戒

香郁烈少欲知足無求於物聞而歎曰惜哉

時無人矣今彼愚夫敢行凶德於是荷錫遠

遊來至此國以其宿心具白於王王見弊服

心未之敬然高其志強為之禮遂設論座告

婆羅門婆羅門聞而笑曰彼何人斯敢懷此

志命其徒屬來就論場數百千衆前後侍聽

賢愛服弊故衣數草而坐彼婆羅門踞所持

座非斤正法敷述邪宗茲芻清辯若流循環
 往復婆羅門久而謝屈王乃謂曰久虛虛名
 罔上感眾先典有記論負當戮欲燒鑪鐵令
 其坐上婆羅門窘迫乃歸命求救賢受惡之
 乃請王曰大王仁化遠洽頌聲載途當布慈
 育勿行殘酷恕其不逮唯所去就王令乘驢
 遍告城邑婆羅門恥其戮辱發憤歃血茲芻
 聞已往慰之曰介學苞內外聲聞遐迩榮辱
 之事進退當明夫名者何寶乎婆羅門憤志
 深置茲芻誇毀大乘輕蔑先聖言聲未靜地
 便坼裂生身墜陷遺迹斯在自此西南入海
 交西北行二十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南印
度境

阿吒釐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居人殷盛珍寶盈積稼穡雖備與販為業
 土地沙鹵花果稀少出胡椒樹樹葉若蜀椒
 也出薰陸香樹樹葉若棠梨也氣序熱多風
 埃人性澆薄貴財賤德文字語言儀形法則
 大同摩臘婆國多不信福縱有信者宗事天
 神祠館十餘所異道雜居從摩臘婆國西北
 行三百里至契吒國南印
度境

契吒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
 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
 國風土物產遂同其俗伽藍十餘所僧徒千
 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外道眾

多從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南印比羅
國

伐臘毗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
 里土地所產氣序所宜風俗人性同摩臘婆
 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積財百億者乃有百
 餘室矣遠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百餘所僧
 徒六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
 異道寔多如來在世屢遊此國故無憂王於
 佛所止皆樹旌表建窣堵波過去三佛坐及
 經行說法之處遺迹相間今王刹帝利種也
 即昔摩臘婆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姪今羯若
 鞠闍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子胥号杜魯婆跋
 吒唐言性情性躁急智謀淺近然而淳信三寶
 歲設大會七日以殊珍上味供養僧眾三衣
 醫藥之價七寶奇貴之珍既以摠施倍價酬
 贖貴德尚賢尊道重學遠方高僧特加禮敬
 去城不遠有大伽藍阿折羅阿羅漢之所建
 立德慧堅慧菩薩之所遊止於中制論並盛
 流布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
 國西印
度境

阿難陀補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
 摩臘婆國土宜氣序文字法則遂亦同焉伽
 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
 天祠數十異道雜居從伐臘毗國西行五百

餘里至蘇刺侗國度西印

蘇刺侗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西據莫醴河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役屬伐獵毗國地土鹹鹵花果稀少寒暑雖均風飄不靜土俗澆薄人性輕躁不好學藝邪正兼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多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雜居國當西海之路人皆資海之利興販為業貨遷有無去城不遠有郁鄯多山山頂有伽藍房宇廊廡多踰崖嶺林樹鬱茂泉流交境聖賢之所遊止靈仙之所集往從伐臘毗國北行千八百餘里至瞿折羅國度西印

瞿折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号毗摩摩羅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刺侗國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多事外道少信佛法伽藍一所僧百餘人習學小乘法教說一切有部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利帝利種也年在弱冠智勇高遠深信佛法高尚異能從此東南行

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國度南印

鄔闍衍那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刺侗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伽藍數十所多以圮壞存者三五僧徒三百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婆羅門種也博覽邪書不信正法

去城不遠有窄堵波無憂王作地獄之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陁國度南印

擲枳陁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稱沃壤稼穡滋植宜菽麥多花果氣序調暢人性善順多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數十少有僧徒天祠十餘所外道千餘人王婆羅門種也篤信三寶尊重有德諸方博達之士多集此國從此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度中印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鄔闍衍那國宗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數十多是塗灰之侶王婆羅門種也不甚敬信佛法從此還至瞿折羅國復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百餘里渡信

度大河至信度國度西印

信度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号毗苦婆補羅周三十餘里宜穀稼豐粟麥出金銀鑰石宜牛羊驃駝驘畜之屬驃駝卑小唯有一峯多出赤鹽色如赤石白鹽黑鹽及白石鹽等

異域遠方以之為藥人性剛烈而質直數聞諍多誹謗學不好博深信佛法伽藍數百所僧徒方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抵懈怠性行弊穢其有精勤賢善之徒獨處閑寂遠迹山林夙夜匪懈多證聖果天祠三十餘所

異道雜居王戎旃羅種也性淳質敬佛法如來在昔頗遊此國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窠堵波數十所烏波毘多大阿羅漢屢遊此國演法開導所止之處皆旌遺迹或建僧伽藍或樹窠堵波往往間起可略而言

信度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有數百千戶於此宅居其性剛烈唯殺是務牧牛自活無所係命若男若女無貴無賤剃鬚髮服袈裟像類苾芻而行俗事專執小見非斤大棄聞諸先志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事凶殘時有羅漢愍其顛墜為化彼故乘虛而來現大神通示希有事今衆信受漸導言教諸人歡悅願奉指誨羅漢知衆心順為授三歸息其凶暴悉斷殺生剃鬚涂衣恭行法教年代浸遠世易時移守善既虧餘風不殫雖服法衣膏無戒善子孫奔世習以成俗從此東行九百餘里度信度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國度境西印茂羅三部盧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役屬踈迦國土田良沃氣序調順風俗質直好學尚德多事天神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多已圯壞少有僧徒學無專習天祠八所異道雜居有日天祠莊嚴甚麗其日天像鑄以黃金飾以奇寶靈鑿幽通神功潛被女樂遙奏明炬繼日香

花供養初無廢絕五印度國諸王豪族莫不於此捨施珠寶建立福舍以飲食醫藥給濟貧病諸國之人來此求願常有千數天祠四周池沼花林甚可遊賞從此東比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度境北印

鉢伐多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踈迦國多旱稻宜菽麥氣序調適風俗質直人性躁急言含鄙辭學藝深博邪正雜信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四窠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天祠二十異道雜居城側有大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即是昔慎那弗咀羅音最勝論師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受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此大伽藍為天火所燒摧殘荒地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度境西印阿點婆翅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号竭鱗濕伐羅周三十餘里僻在西境臨信度河隣大海濱屋宇莊嚴多有珠寶近無君長統屬信度國地下濕土斤鹵穢草荒茂疇壟少墾穀稼雖備菽麥特豐氣序微寒風颯勁烈宜牛羊彘駝騾畜之類人性暴急不好習學語言微異中印度其俗淳質敬崇三寶伽藍八十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多學小乘正董部

法天祠十所多是塗灰外道之所居止城中
有大自在天祠祠宇彫飾天像靈鑿塗灰外
道遊舍其中在昔如來頗遊此國說法度人
導凡利俗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六宰塔波
焉從此西行減二千里至狼揭羅國西境印
狼揭羅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國大都城周
三十餘里号窈黎濕伐羅土地沃潤稼穡
磁盛氣序風俗同阿點婆翅羅國居人殷盛
多諸珍寶臨大海濱入西女國之路也無大
君長據川自立不相承命役屬波斯國文
字大同印度語言少異邪正兼信伽藍百餘
所僧徒六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
數百所塗灰外道其徒極衆城中有大自在
天祠莊嚴壯麗塗灰外道之所宗事自此西
北至波斯國附見舊唐書曰波斯國也
波斯國周數万里國大都城号蘇刺薩儻
那周四十餘里川土既多氣序亦異大極溫
也引水為田人戶富饒出金銀鑰石頗脰水
精奇珍異寶工織大錦細褐氈氍之類多善
馬橐駝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無禮義文
字語言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伎凡諸造作
隣境所重婚姻雜亂死多棄屍其形偉大齊
髮露頭衣皮褐服錦氈戶課賦稅人四銀錢
天祠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為所宗也伽藍

二三僧徒數百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法
釋迦佛鋒在此王官國東境有鶴秣城內城
不廣外郭周六十餘里居人衆家產富西北
接拂憐國境壤風俗同波斯形類語言稍
有乖異多珍寶亦富饒也拂憐國西南海島
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略無男子多諸珍寶貨
附拂憐國故拂憐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
男皆不舉也自阿點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
里至臂多勢羅國西境印
臂多勢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
餘里居人殷盛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地
沙鹵寒風凜勁多菽粟少花果而風俗鷲暴
語異中印度不好藝學然知淳信伽藍五十
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
祠二十餘所並塗灰外道也城北十五六里
大林中有窈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所建也
中有舍利時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國
王所害之處此東不遠有故伽藍是昔大迦
多延那大阿羅漢之所建立其傍則有過去
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建窈堵波以為旌
表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耨茶國西境印
阿耨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宜稼穡菽
麥特豐花果少草木疎氣序風寒人性鷲烈

颯起上少也 澆薄上古餅斂下尺小又雅亮
 下方何誕靈解生也 澆薄下邑也 狎甲
 近澆薄上余也 彌淹俱下邑也 導敷下苦焉
 風靡下無也 循環句運戮也 拜酷下苦焉
 棠梨上音 風埃下音 郁郭上於六及 地壞
 上或美菽麥也和合生駒也 駮駮一作素
 下音馳才驛音和合生駒也 駮駮一作素
 名駮駮才驛音和合生駒也 駮駮一作素
 成陀上音 總多上音 殊絕也 碩竹陌錫韻
 或作石計及下竹皆及 壘音 寧亮下音亮
 顛腦上音 亞音 乾上音 復下音
 排樓下音 亞音 復下音 復下音
 殊美也 漕姑下音 復下音 復下音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大持寺沙門辨慧撰

二十二國

僧矩吒國 弗栗特薩儻那國

安咀羅縛國 闍悉多國

活國 曹健國

阿利尼國 曷邏胡國

訖栗瑟摩國 鉢利局國

四摩吧羅國 鉢鐸創那國

淫薄健國 屈居勿浪拳國

達摩悉鐵帝國 尸棄尼國

商弥國 揭盤陁國

烏錄國 法沙國

斫句迦國 瞿薩旦那國

漕矩吒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号鶴悉那

周三十餘里或都鶴薩羅城周三十餘里並

堅峻險固也山川嶮嶙疇壘堦穀稼時播

宿麥滋豐草木扶疎花果茂盛宜鬱金香出

興瞿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鶴薩羅城中涌泉

洙派國人利之以溉田也氣序寒烈霜雪繁

多人性輕躁情多詭詐好學藝多伎術聰而

不明日誦數方言文字言詞異於諸國多飾

虛談少成事實雖祀百神敬崇三寶伽藍數

百所僧徒万餘人並皆學大乘法教今王淳

信累葉承統祐興勝福敏而好學無憂王所
建寧堵波十餘所天祠數十異道雜居計多
外道其徒極盛宗事種下同及那天其天神
皆自迦畢試國阿路稼山徙居此國南界種
那四羅山中作威作福為暴為惡信求者遂
願輕蔑者招殃故遠近宗仰上下極懼隣國
異俗君臣僚庶每歲嘉辰不期而會或賣金
銀奇寶或以羊馬馴畜覺與貢奉俱申誠素
所以金銀布地羊馬滿谷無敢觀觀唯修施
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呪術外道
遵行多効治瘵疾病頗蒙痊愈從此北行五
百餘里至弗栗恃薩儻那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
里國大都城號護苾那周二十餘里土宜風
俗同漕矩吒國語言有異氣序寒動人性犢
烈王突厥種也深信三寶尚學遵德從此國
東北踰山涉川越迦畢試國邊城小邑凡數
十所至大雪山婆羅摩那大嶺嶺極崇峻危
陁殿傾蹊徑繁迂巖岫迴互或入深谷或上
高崖盛夏合凍鑿冰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
上寒風凜烈積雪弥谷行旅經涉莫能佇足
飛隼翱翔不能越度足趾步履然後飄飛下
望諸山若觀培塿瞻部洲中斯嶺特高其巔
無樹唯多石峯攢立叢倚森然若林又三日

行方得下嶺至安咀羅縛國

安咀羅縛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
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
山阜連屬川田隘狹氣序寒烈風雪淒勁豐
稼穡宜花果人性犢暴俗無網紀不知罪福
不尚習學唯修神祠少信佛法伽藍三所僧
徒數十然皆遵習大東部法有一宰堵波無
憂王建也從此西北入谷踰嶺度諸小城行
四百餘里至關悉多國

關悉多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
大都城周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多
川狹風而且寒穀稼豐花果盛人性犢暴俗
無法度伽藍三所僧徒少從此西北踰山
越谷度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活國觀
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無別君長役屬突厥土地平坦穀稼
時播草木榮茂花果異繁氣序和暢風俗淳
實人性躁烈衣服氈褐多信三寶小事諸神
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二乘兼功綜
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南諸小國遷徙鳥
居不常其邑從此東入葱嶺葱嶺者據瞻部
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至活國
東至烏鐵國東南西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
重幽谷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烈多出蔥故

謂慈嶺又以山崖蔥翠遂以名焉東行百餘里至普健國

普健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北至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帶縛觶河兩岸周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東至易邏胡國

易邏胡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北臨縛觶河周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從普健國東踰峻嶺越洞谷歷數川城行三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

訖栗瑟摩國觀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十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普健國但其人性暴惡有異東北至鉢利易國鉢利易國觀貨邏國故地也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摩國從訖栗瑟摩國東踰山越川行三百餘里至四摩囉羅國

四摩囉羅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山川遶迤土地沃壤宜穀稼多宿麥百卉滋茂衆果具繁氣序寒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形貌鄙陋舉措威儀衣毳皮褐頗同突厥其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

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歿角冠全棄其先強國王釋種也葱嶺之西多見巨伏境隣突厥遂染其俗又為侵掠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十堅城各別立主穹廬毳帳遷徙往來西接訖栗瑟摩國東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

鉢鐸創那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遶迤沙石弥漫土宜菽麥多蒲萄胡桃梨柰等果氣序寒烈人性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多衣毳褐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質深信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

淫薄健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狹土地所產氣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鉢鐸創那但言語少異王性苛暴不明善惡從此東南踰嶺越谷峽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浪拏國屈浪拏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倏同淫薄健國俗無法則人性鄙暴多不營福少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毳褐有山巖中多出金精珠玢其石然後得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寶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難險行五百餘里

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鎮仁

又謂曠堂

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觀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五百餘里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踰一里臨縛芻河盤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風淒烈唯植麥豆少樹林之花果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無禮義人性犷暴形貌鄙陋衣服醜褐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

尸棄尼國昏馱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立疏崖窠各式建堂宇此國之先未被佛教但事邪神數百年前肇弘法化初此國王愛子嬰疾徒究醫術有加無瘳王乃躬往天祠禮請求救時彼祠主為神下語必當痊復良無他慮王聞喜慰迴駕而歸路達沙門容止可觀駭其形服問所從至此沙門者已證聖果欲弘佛法故此儀形而報王曰我如來弟子所謂苾芻也王既憂心即先問曰我子嬰疾生死未分沙門曰王先靈可起愛子難濟王曰天神詳其不死沙門言其當終詭俗之人言何可信遲至宮中愛子已死匿不發喪更問神主猶曰不死亦疾當瘳王便發怒縛神主而數曰汝曹羣居長惡妄行威福我子已死尚去當瘳此而謬惑孰不可忍宜戮神主殛滅靈廟於是殺神主除神像投縛

芻河迴駕而還又遇沙門見而敬悅誓首謝曰曩無明導佇足邪途澆弊雖久必革在茲願能垂顧降臨居室沙門受請隨至中宮葬子既已謂沙門曰人世糾紛生死流轉我子嬰疾問其去留神而妄言當必痊差先承指告果無虛說斯則其法可奉唯垂哀愍導此迷徒遂請沙門揆度伽藍依其規矩而便建立自今之後佛教方隆故伽藍中精舍為羅漢建也

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懸金銅圓蓋衆寶莊嚴人有旋繞蓋亦隨轉人上蓋止其測靈鑒聞諸者舊曰或云聖人願力所持或謂機關秘術所致觀其堂宇石壁堅峻考厥衆議莫知實錄踰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穀麥少穀稼林樹稀疎花果寡少氣序寒烈風俗獷勇忍於殺戮務於盜竊不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來禍福懼現世災殃形貌鄙陋皮褐為服文字同觀貨邏國語言有異越達摩悉鐵帝國大山之南至高弥國

高弥國周二千五百里山川相間堆阜高下穀稼備植菽麥苜蓿多蒲萄出雌黃鑿崖析石然後得之山神暴惡屢為災害祀祭後

入平吉往來若不折嶠風電奮發氣序寒風俗急人性淳質俗無禮義智謀寡俠伎能淺薄文字同觀貨運國語言別異多衣氈褐其王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從化莫不淳信伽藍二所僧徒寡少

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履險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雪山間故寒風凄勁春夏飛雪晝夜飄風地鹹鹵多礫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致空荒絕無人止

波謎羅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慈嶺內當瞻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鏡莫測其深色帶青黑味甚甘美潛居則鮫鱗魚龍鼈龜鼉鼉浮遊乃鷺鷥鴻鴈鴛鴦鸚鵡諸鳥大仰遺穀荒野或草澤間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池東派一大流東北至佳沙國西界與徒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左水皆東流波謎羅川南越山有鉢露羅國多金銀金色如火自此川中東南路無人里登山履險唯多冰雪行五百餘里至揭盤陁國

揭盤陁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大石嶺背徒多河周二千餘里山嶺連屬川原隘狹

穀稼儉少菽麥鹽多林樹稀花果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曠俗無禮義人寡學藝性既獷暴力亦驍勇容貌醜黼衣服氈褐文字語言大同法沙國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今王淳質敬重三寶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已來多歷年所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瞿坦羅唐言漢此國之先慈嶺中荒川也昔波利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時屬兵亂東西路絕遂以王女置於孤峯峯極峻峻梯崖而上下設周衛警晝巡夜時經三月寇賊方靜欲趁歸路女已有娠使目惶懼謂徒屬曰王命迎婦屬斯寇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王德威妖氣已靜今將歸國王婦有娠願此爲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或以後誅訊謂譖譁莫究其實時彼侍兒謂使目曰勿相尤也乃神會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會比使目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且推且夕於是即石峯上築官起館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爲主建官垂憲至期產男容貌姸麗母攝政事子稱尊号飛行虛空控馭風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隣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壽終葬

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
 腊今猶不壞狀羸瘠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
 恒置香花子孫奕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
 世母則漢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
 漢日天種然其王族類同中國首飾方冠身
 衣胡服後嗣陵夷見迫強國無憂王命世即
 其宮中建窳堵波其王於後遷居宮東北隅
 以其故宮為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臺閣
 高廣佛像威嚴尊者咀义始羅國人也幼而
 穎悟早離俗塵遊心典籍樓神玄旨日誦三
 万二千言兼書三万二千字故能學冠時彦
 名高當世立正法摧邪見高論清舉無難不
 酬五印度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凡數十部
 並盛行莫不翫習即經部本師也當此之
 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
 号為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盛德興兵
 動衆伐咀义始羅國脅而得之建此伽藍式
 昭瞻仰

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
 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然而坐難以動搖
 形若羸人膚骸不朽已經七百餘歲其頰疑
 恒長故衆僧年別為剃髮易衣
 大崖東北踰嶺履險行二百餘里至奔_道論
 樓舍_羅嶺_羅東岡四山之中地方百餘

頃正中墊下冬夏積雪風寒飄勁噤城渴幽
 稼穡不滋既無林樹唯有細草時雖暑熱而
 多風雲人徒纒入雲霧已興商侶往來苦斯
 艱險聞諸耆舊曰昔有賈客其徒万餘棄駝
 數千賣貨逐利遭風遇雪人畜俱喪時竭盤
 脰國有大羅漢遙觀見之憐其危厄欲運神
 通拯斯喻囑適來至此商人已喪於是收諸
 珍寶集其所有構立館舍儲積資財買地隣
 國鬻戶邊城以賑往來故今行人商侶咸蒙
 周給從此東下葱嶺東岡登危嶺越洞谷豁
 徑險阻風雪相繼行入百餘里出葱嶺至烏
 鐵國

烏鐵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臨
 徒多阿地土沃壤稼穡殷盛林樹鬱茂花果
 具繁多出雜玉則有白玉璧玉青玉氣序和
 風雨順節俗寡禮義人性剛彊多詭詐少廉恥
 文字語言少同佻沙國容貌醜弊衣服皮褐
 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
 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自數百年王族
 絕嗣無別君長役屬竭盤脰國城西二百餘
 里至大高山山氣龍旋觸石興雲崖隙崢嶸將
 崩未墜其巔窳堵波鬱然奇制也聞諸土俗
 曰數百年前山崖崩圯中有苾芻瞑目而生
 無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垂被有蒙面有

敗攬者見已白王王躬觀禮都人士子不召而至焚香散花竟修供養王曰斯何人哉若此偉也有苾芻對曰此驢駘垂長而被服象裝乃入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先有期限或言聞捷雅聲或云待日光照有故警察便從定起若無警察寂然不動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段食之體出定便謝宜以酥油灌注令得滋潤然後鼓擊警悟定心王曰爾平乃擊捷雅其聲纒振而此羅漢豁然高視久之乃曰介輩何人形容卑劣被服袈裟對曰我苾芻也曰然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入大涅槃其來已久聞而閉目悵若有懷尋重問曰釋迦如來出興世耶對曰誕靈導世已從寂滅聞復俯首久之乃起昇虛空現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墜地王收其骨起窣堵波從此北行山積曠野五百餘里至佉沙國舊謂殊勒者乃稱其城也正音宜云宜利說粟多底殊勒之言雅為說也住沙國周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殷盛花果繁茂出細氈褐工織細氈氈氣候和暢風雨順序人性曠暴俗多詭詐禮義輕薄學藝庸淺其俗生子押頭匾匿容貌麗鄙文身綠睛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剛訛頗存體勢語言辭調異於諸國傳信佛法勤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習學小乘教

說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過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濟徙多河踰大沙嶺至斫句迦國舊曰國譯斫句迦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峻險固編戶殷盛山阜連屬礫石弥漫臨帶兩河頗以耕植蒲萄梨奈其果夏繁時風寒人躁暴俗唯詭詐公行劫盜文字同瞿薩旦那國言語有異禮義輕薄學藝淺近傳信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多僧徒百餘人習學大乘教國南境有大山崖嶺巒峨峯巒重疊草木凌寒春秋一貫豁闊浚瀨飛流四注崖壑石室瀑布巖林印度果人多運神通輕舉遠遊棲止於此諸阿羅漢寂滅者衆以故多有窣堵波也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巖穴中入滅心定形若羸人驢駘恒長故諸沙門時往爲剝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佛法至處莫斯爲盛也十方頭爲部者凡有十數自茲已降其流寔廣從此而東踰嶺越谷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唐言地乳邪言也俗語謂之使那國山故謂之于道端胡謂之錫且印度謂之屈丹其于開統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大半壤土隘狹宜穀稼多粟果出氈氈細氈工紡績純絀又產白玉鷲玉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溫恭好學典藝博達伎能衆庶富樂

編戶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舞少服毛褐氍毹多衣純絀白氎儀形有禮風則有紀文字憲章聿遵印度微改體勢粗有公華語異諸國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王甚驍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昔者此國虛曠無人毗沙門天於此棲止無憂王太子在咀义始羅國被使目已無憂王怒護輔佐遷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間遷人逐物至此西界推舉首豪尊立為王當是時也東土帝子蒙護疏徙居此東界群下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風教不通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爭長忿形辭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遠乎因獵使戰未盡兵鋒宜歸治兵期而後集於是迴駕而返各歸其國校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旗鼓相望旦日合戰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三國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成功宣告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外道負大甑盛滿水自而進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洙周而復始因即疾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迹峙其基堵遂得興功即斯國治今王所都於此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克自古已來未能有勝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

耆云暮未有胤嗣恐絕宗緒乃往毗沙門天神所祈禱請嗣神像領上割出嬰孩捧以迴駕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遐被遂管神祠宗先祖也自茲已降奔世相承傳國君臨不失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身祭無替於時地乳所育因為國号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為毗盧折那_{唐言}阿羅漢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弥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時有見者駭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王遂躬往觀其容止曰今何人乎獨在幽林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閑居習定王宜樹福弘讚佛教建伽藍召僧眾王曰如來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鳥棲勤苦奉教曰如來慈愍四生誘導三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出離生死迷其教者羈纏愛網王曰誠如所說事高言議既云大聖為我現形既得瞻仰當為建立聲心歸信弘揚教法羅漢曰王建伽藍功成感應王苟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法會稱慶而未有捷推扣擊召集王謂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王當至誠聖鑒不違王遂禮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

授王健椎因即誠信弘揚佛教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餒伽山唐言山峯兩起巖隙四絕於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如來曾至此處爲諸天人略說法要懸記此地當建國土敬崇遺法遵習大乘

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間供養無替迨者崖崩掩塞門徑國王興兵欲除崩石即黑蜂群飛毒螫人衆以故至今石門不開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迹婆縛那伽藍中有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昔此國中有一日被譴高居屈支恒禮此像後蒙還國傾心遙敬夜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藍

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餘相好允備威肅巖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聞諸土俗曰本在迦濕彌羅國請移至此昔有羅漢其沙弥弟子臨命終時求酢米餅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國有此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弥嗽已願生其國果遂宿心得爲王子旣嗣位已威攝遐迹遂踰雪山伐迦濕彌羅國迦濕彌羅國王整集戎馬欲禦邊寇時阿羅漢諫王勿關兵也

我能退之尋爲瞿薩旦那王說諸法要王初未信尚欲興兵羅漢遂取此王先身沙弥時衣而以示之王旣見衣得宿命智與迦濕彌羅王謝咎交歡釋兵而返奉迎沙弥時所供養佛像隨軍禮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伽藍式招僧侶捨寶冠置像頂今所冠者即先王所施也

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有推阜並鼠壤墳九間之土俗曰此沙磧中鼠大如蠅其毛則金銀異色爲其群之首長每出穴遊止則群鼠爲從昔者匈奴率數十萬衆寇掠邊城至鼠壤側也軍時瞿薩旦那王率數萬兵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無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請鼠冀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瞿薩旦那王夢見大鼠曰敬欲相助願早治兵旦日合戰必當克勝瞿薩旦那王知有靈祐遂整戎馬甲令將士未明而行長驅掩襲匈奴之聞也莫不懼焉方欲駕乘被鎗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縋凡厥帶系鼠皆齧斷兵寇旣臨面縛受戮於是殺其將虜其兵匈奴震懾以爲神靈所祐也瞿薩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設祭弈世遵敬特深珍異故自上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禮祭以求福祐行次其穴下

乘而趨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有膳亦既輸誠多蒙福利若無享祭則逢災變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有宰堵波高百餘尺甚多靈瑞時燭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遙見林中光明照耀於是歷問僉曰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既觀明賢心乃粒敬欽風不已請至中宮沙門曰物有所宜志有所在幽林藪澤情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聞王益敬仰深加宗重為建伽藍起宰堵波沙門受請遂止其中頃之王感獲舍利數百粒甚慶悅竊自念曰舍利來應何其晚歟早得置之宰堵波下豈非勝迹尋詣伽藍具白沙門羅漢曰王無憂也今為置之宜以金銀銅鐵大石函等以次周盛王命匠人日功畢載諸寶輿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官導從庶僚凡百觀送舍利者動以萬計羅漢乃以右手舉宰堵波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安函其功斯畢於是下宰堵波無所傾損觀觀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彌篤敬法之志斯堅王謂群官曰我嘗聞佛力難思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迹人天舉世界

於掌內衆生無動靜之想演法性於常音衆生有隨類之悟斯則神力不共智慧絕言其靈已隱其教猶傳餐和飲澤味道飲風尚獲斯靈深賴其福勉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幽深於是明矣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鹿射僧伽藍此國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也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勅關防無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那王命使迎婦而誠曰公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以持來自為蒙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主者過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檢遂入瞿薩旦那國止鹿射伽藍故地方備儀禮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於此地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也尚以雜葉餌之自時厥後桑樹連蔭王妃乃刻石為制不令傷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違明神不祐遂為先蠶建此伽藍數株枯桑云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殺竊有取絲者來年輒不宜蠶

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用以溉田其後斷沫王深怪異於是命駕問羅

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爲政有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爲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迴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絕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配我爲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任所欲耳龍遂目悅國之大臣王旣迴駕謂群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人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絕食則死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越席跪而對曰久已虛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百姓何怪一臣且者國之佐人者國之本願大王不冉思也幸爲修福建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且又請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僖庶鼓樂飲餞其且乃衣素服乘白馬與王辭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鞭畫水水爲中開自茲沒矣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栴檀大鼓封一函書其書大略曰大王不遺細微謬參神選願多營福蓋國臣以此大鼓懸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聲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歲月浸遠龍鼓久無著懸之處今仍有鼓池側伽藍荒圯無僧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地絕無

蕪草其土赤黑聞諸者舊曰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萬西伐此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十方衆東禦強敵至於此地兩軍相遇因即合戰西兵失利乘勝殘殺虜其王殺其將誅戰士卒無復子遺流血流地其迹斯在

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娑摩城有彫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怙像即時痊復虛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土俗曰此像昔佛在卅橋賞弼國鄔臨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凌空至此國比曷勞落迦城中初此城人安樂富饒深著邪見而不珍敬傳其自來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禮拜此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以白王王乃下令宜以沙土塗此異人時阿羅漢身蒙沙土餬口絕糧時有一人心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禮此像及見羅漢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曰從後七日當兩沙土填滿此城略無遺類余宜知之早圖出計猶其全我獲斯殃耳語已便去忽然不見其人入城具告親故或有聞者莫不嗤笑至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壤雨雜寶滿衢路人更晉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竊開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後兩沙土滿城中其

人從孔道出東越此國止地摩城其人纔至其像亦來即此供養不敢遷移聞諸先記曰釋迦法畫像入龍宮今曷勞落迦城爲大堆阜諸國君王異方豪右多欲發掘取其寶物適至其側猛風暴發煙雲四合道路迷失地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熱濕難以履涉蘆草荒茂無復途徑唯越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薩旦那以爲東境之關防也從此東行入大流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者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覲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末地也城郭隳然人煙斷絕復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推表山川考採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動靜無常取捨不同事難窮驗非可抑說隨所遊至略書梗槩舉其間見記諸慕化斯固日入已來咸沐惠澤風行所及皆仰至德混同天下一之宇內豈徒單車出使通驛万里者哉

記贊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靈化潛運神道虛通盡形識於沙界絕起謝於塵劫形識雖盡應生而不生起謝雖絕示寂滅而無滅豈實迦維降神娑羅潛化而已固知應物妙靈感緣垂迹嗣種利利紹胤釋迦繼域中之尊擅方外之道於是捨金輪而臨制法界摘玉毫而光撫含生道洽十方智周万物雖出希夷之外將莊視聽之中三轉法輪於大千一音振辯於群有八万門之區別十二部之綜要是以聲教之所霑被馳騫福林風軌之所鼓扇載驅壽域聖賢之業盛矣天人之義備矣然後忘動寂於堅固之林遺去來於幻化之境莫繼千有待匪遂乎無物尊者迦葉妙選應真將報佛恩集斯法寶四合摠其源流三藏括其樞要雖部執茲興而大寶斯在粵自降生泊乎潛化聖迹千變神瑞万殊不盡之靈逾顯無爲之教弥新備存經誥詳著記傳然尚群言紛紜異議舛馳原始要終罕能正說此指事之實錄尚衆論之若斯况正法幽玄至理冲遠研覈與旨文多闕焉如是以前修今德繼軌譯經之學後進英彦踵武缺簡之文大義辭而未彰微言闕而無問法教派漸多歷年所始自炎漢迄于聖代傳譯盛業派美聯輝玄道未據真宗猶

味聖教之行藏國王化之由致我

大唐臨訓天下作乎海外考聖人之遺則正先王之舊典闡茲像教籌爲大訓道不虛行如在明德遂使三乘奧義鬱於千載之下十力遺靈闕於万里之外神道無方聖教有寄待緣斯顯其言信矣夫玄英法師者跡跡清流於雷澤派洪源於螭川體上德之禎祥蘊中和之淳粹履道合德居易著行福樹累因命偶昌運拔迹俗塵閑居學肆奉先師之雅訓仰前哲之令德負笈從學遊方請業周流燕趙之地歷覽魯衛之邦背三河而入秦中步三蜀而抵吳會達學騁彥遍効請益之勤冠世英賢屢申求法之志側聞餘論考厥眾謀競黨專門之義俱嫉異道之學情發討源志存詳考屬四海之有截會八表之無虞以貞觀三年仲秋朔旦奉蒙遵路杖錫遐征資皇化而問道乘其祐而孤遊出鐵門石門之阨踰凌山雪山之險驟移灰管達于印度宣國風於殊俗喻大化於異域親承梵學詢謀哲人宿疑則覽文明發奧旨則博問高才啓靈府而究理廓神衷而體道聞所未聞得所未得爲道場之益友誠法門之匠人者也是知道風昭著德行高明學蘊三冬聲馳万里印度學人咸仰盛德既曰經筭亦稱法將小

乘學徒号木义提婆唐言解大乘注衆号摩訶耶那提婆唐言大斯乃高其德而傳微号敬其人而議嘉名至若三輪與義三請微言深究源流妙窮枝葉煥然慧悟怡然理順質疑之義詳諸別錄既而精義通玄清風載扇學已博矣德已盛矣於是乎歷覽山川徘徊郊邑出茅城而入鹿苑遊杖林而鵝鷄園迴眺迦維之國流目拘尸之城降生故基與川原而瞻臨潛靈舊趾對郊阜而浩浩覽神迹而增懷仰玄風而永噴匪唯麥秀悲殷黍離愍周而已是用詳釋迹之故事舉印度之茂實頌採風壤在記異說歲月遙邁寒暑屢遷有懷樂土無忘返迹請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影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宛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擬憍賞弥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降覆寶階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鷲峯山說法華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善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釁國巡城行化像大

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
上座部經律論一十四部大衆部經律論一
十五部三弥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弥沙塞
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
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
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六部聲論一
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揔六百五十七部將
知至教越踐畏途薄言旋軻載馳歸焉出舍
衛之故國背伽耶之舊郊踰葱嶺之危陞越
沙磧之險路十九年春正月達于京邑謁帝
維陽肅承

明詔載令宣譯爰召學人共成勝業法雲再
蔭慧日重明黃鬲冰鷲山之化赤縣演龍宮
之教像運之興斯為盛矣法師妙窮梵學式
講深經覽文如已轉音猶響敬順聖旨不加
文飾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存陶冶取正典
纂推而考之恐乖實矣有措紳先生動色相
趨儼然而進曰夫印度之為國也靈聖之所
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書稱天書語為天語文
辭婉密音韻循環或一言貫多義或一義綜
多言聲有抑揚調裁清濁梵文深致譯寄明
人經旨仲玄義資盛德若其裁以筆削調以
宮商實所未安誠非謙論傳經深旨務從易
曉苟不違本斯則為善文過則艷質甚則野

謹而不文辯而不質則可無大過矣始可與
言譯也李老曰美言者則不信信言者則不
美韓子曰理正者直其言言飾者昧其理是知
垂訓範物義本玄同庶祛蒙滯將存利喜遠
本從文所害滋甚率由舊章法王之至誠也
縑素僉曰渝乎斯言謹矣昔孔子在位聽訟
文辭有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修春秋筆
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孔門文學嘗不能讚
一辭焉法師之譯經亦猶是也非如童壽道
暹之集文任生肇融睿之筆消況乎園方爲圓
之世斷肥從朴之時其可增損聖旨綺藻經
文者歟辯機遠承輕舉之流少懷高蹈之節
年方志學抽簪華服爲大揔持寺蔭婆多部
道岳法師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彫幸入法
流脂膏不潤徒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卒歲
幸藉時來屬斯嘉會負鸛雀之資廁鴻臚之
末爰命庸才撰斯方志學非博古文無麗藻
磨鈍勵朽力疲曳褰恭承志記論次其文尚
書給筆札而撰錄焉淺智褊能多所闕漏或
有盈缺尚無刊落昔司馬子長良史之才也
序太史公書仍父子繼業或名而不字或縣
而不郡故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蓋不暇也
其况下愚之智而能詳備哉若其風土習俗
之差封壇物產之記性智區品炎涼節候則

備寫優薄蓄存糧實至於胡戎姓氏頗稱其國印度風化清濁群分略書梗槩備如前序賓儀嘉禮尸口勝兵漆衣之士非所詳記然佛以神通接物靈化垂訓故曰神道洞玄則理絕人區靈化幽顯則事出天外是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墟略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繁紆壇場迴牙行次即書不在編比故諸印度無分境壞散書國未略指封域書行者親遊踐也舉至者傳聞記也或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之務從實錄述誠

皇極二十年秋七月絕筆殺青文成油素塵暎聖鑒詐稱天規然則胃遠窮遐寔資朝化懷奇纂異誠賴

皇靈逐日八荒匪專夸父之力鑿空千里徒聞博望之功驚山從於中州鹿苑掩於外圍想千載如目擊覽方里若躬遊覽古之所不聞前載之所未記至德燾覆殊俗來王淳風遐扇幽荒無外庶斯地志補闕山經頌左史之書事備職方之遍舉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大健上音鐸創下初狀反及揚上音美下口改反時
墟反音直下音也
墮反音直下音也
墟反音直下音也

古愛反詭詐上過妻種那上下助句反孫山上
凌也反詭詐上過妻種那上下助句反孫山上
凌也反詭詐上過妻種那上下助句反孫山上
凌也反詭詐上過妻種那上下助句反孫山上

鎮侶下苦堆阜也
辟瘴復上愈也
駭驚也
詭俗安反

波謎元反此韻二
龍龜此龜之類首
龍龜此龜之類首

大鵬鳥上音宿西
原隰原下音習
馮國上音昔

